

她是让硕亲王府苦难加三级刮风兼下雨的，
满清皇朝十大难缠格格的全朝总冠军，
生来一副变男变女变变变的好本领，
不但皇上对“他”这爱卿宠幸有加，
公主更是对“他”我为卿狂、非卿不嫁，
但她只爱那在画舫上偷了她一记小红唇，
险些在擂台上命断她剑下的——四贝勒，
颠凤倒凰再有趣，遇着了爱情——
也只好退位了……
唉！他真是“目矚给蛤肉糊住”，
和他礼乐射御琴棋书画了半天，
还和千古笨男人梁山伯犯下相同的错误，
所幸男未娶、女未嫁，妹心一就是郎家，
只是后宫佳丽三千的皇上怎蹦出来参一脚，
皇恩浩浩国恩荡荡，怎奈不及美人恩博大，
为了她，臣子让天子失恋的历史，
恐怕要写下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

清朝初年

富丽堂皇、斗拱飞檐的硕亲王府里，侍女南袭正没有好脸色的在整理寝宫内务，她用力扯着被单，手劲儿之大、脸色之阴郁，使得其它的侍女都不敢随意靠近她。

“格格也真是的，昨儿个王爷和福晋千交代万交代的，安亲王的大贝勒要来提亲，要她好好的待在房里，什么地方也别去，谁知道才一早，她就跑了个无影无踪，简直是完全没有把我南袭放在眼里嘛！万一王爷、福晋怪罪下来，这个月的排行榜上，我岂不是又会变成府内分数最低的侍女了吗？”南袭先是重重的吁出一口闷气，继而又气愤的自言自语着，“服侍这种野马似的格格，不成为风评最差的侍女也很难哪！难怪府里的家仆个个到了月初都胸有成竹的等着看笑话，反正总有我在垫底……”

“嗨！南袭，你在叹什么气啊？”

一个相貌俊俏、倜傥潇洒的郎君跨进了玄关，他轻挑的用羽扇朝南袭屁股拍击了一下，接着便吟吟的笑开了一张脸。

南袭抚着胸口，倏地转过身去，一看之下，不得了，惊吓更大。

“天啊！”南袭嘴巴张得活像水牛大张口，“格格，你怎么穿成这副阴阳不分的鬼样子，

完了！完了！王爷看到不昏倒才怪！”

“你别叫！”塞阳格格一个箭步向前，捂住了南袭的口，“你再这么乱叫乱叫的，待会把阿玛和额娘引来了，我是不会帮你说话的，懂了吗？乖一点，把嘴角缩小，很好，就是这样，说话小声点，要有淑女的风范。”塞阳颇为满意的松开捂在南袭嘴上的手。

南袭惊魂未定的看着塞阳，心想这个格格，她怎么可以这样，明明是她自己不对，换了男装溜出去玩，却说什么“我不会帮你说话的”之类狗屁不通的话，好象错全在她似的，每次都叫她背这种倒霉的黑锅……愈想愈生气，南袭的眉像要挑到天花板上去了。

“我不干了！”南袭瞬间垮了脸，丢掉刚才拉在手中的被单，转头就要走，一边还不忘大声的放话，“我要回乡下去，我——不——干——啦！”

塞阳只用一只手就简单的拉回了南袭，在拉回的过程中，南袭被塞阳的不懂怜香惜玉给摔得七晕八素。

“笨蛋南袭！你哪来的乡下可回啊？”塞阳指着她的鼻子，大摇其头，“你是我乳母的女儿，自小就住在硕亲王府里，这里就是你唯一的‘乡下’！你的头脑真是永远都在打结耶，你要发狠我很欣赏，但也不能有样学样，学那些府外来打扫的仆妇似的，一受委屈就吵着要回乡，真是没创意，而且笑死我了！哈——哈——哈！”南袭咬牙切齿的等塞阳笑完，这才掀起了双手摆在腰际上，冷冷的说：“格格你继续笑好了，安亲王的大贝勒就要来提亲了，等会儿大贝勒肯定会教格格美绝的外貌所迷惑，坚持要娶格格为妻的，到时候格格嫁进安亲王府，这么野的安亲王府长媳，一定会教众人头痛死，而且也讨不到安亲王府里那个难缠福晋的欢心，恶婆婆遇上恶媳妇……”

“你说什么？”塞阳飞也似地捉住了南袭的胸口，凶巴巴的问：“你说什么安亲王？什么大贝勒提亲？我怎么半点都不知道！”

南袭还是继续在冷笑，她撇了撇嘴说：“格格忘了吗？真是健忘啊！不愧为格格的本色。”

“南——袭！你说重点好不好，别拐弯抹角！”塞阳紧紧抓住了南袭的领口，口气更凶恶了。

“王爷就是担心格格这种会将不想记的事情忘掉的‘特质’，所以昨天在用晚膳的时候又特别当着大家的面提醒了格格一次，还吩咐总管清洁府院事宜，府内一早就开始大扫除，格格难道都没看见？”

“我是看见了啊！”塞阳泄气的松开了手，沮丧的说：“我正在奇怪着呢！平常懒得像头猪似的额娘怎么会要总管大肆清扫府院，原来……”

“格格！”南袭用严厉的口吻，正经八百的叫住了塞阳。

塞阳被吓了一跳，“干嘛……呀！”

“格格昨晚用膳时，是不是又吃得超过分量了？”南袭幽怨的看了塞阳一眼，“奴才几次耳提面命，格格都不放在心上，每次一上了饭桌，食量惊人，比几位贝勒爷们抢得还凶，教奴才怎能不痛心？而且现在格格居然对吃饭这回事这么心无旁骛，已经到了王爷在交代事情都听不到的地步了，这……这可怎么办……”

南袭一难过，就教塞阳慌了手脚，“你别自责嘛！南袭。”她胡乱安慰的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既然上天赐给我这么好的食欲，我不好好运用，岂不是辜负了老天爷的美意，你说对不对？”

“可是……可是也没有哪家的小姐像格格吃得那么多呀！”南袭抽抽噎噎的说：“格格每吃一口饭，奴才的心就绞痛一次，仿佛刀在割似的……”

“咳！没有那么严重啦！南袭，你就是太喜欢大惊小怪了。”塞阳拂了拂衣袖粗声的说，直觉自己脸上挂不住，竟被个侍女如此教训。

“还不严重？”闻言，南袭泪珠儿纷纷坠落，心绪激动起来，“奴才……奴才没有面子，呜……格格的饮食习惯不好，奴才有负王爷、福晋的托付。”

“天啊！这也能扯到我阿玛和额娘去？”塞阳跌坐在椅上，手掌撑着头在桌面，一脸颓丧地说：“南袭，你把眼泪吞回去，我什么都答应你，否则别人还以为我调戏你了呢！”

“格格，此话当真？”南袭马上止住泪水，功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真是现实！塞阳吊了吊眼睛。

南袭气馁的看着塞阳的脸部表情直跺脚，“格格！这个表情真是不雅，若教奉隆贝勒瞧见了，他绝对不敢相信格格的出身是贵族中的贵族、世家中的世家……”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谁说我要嫁给奉隆贝勒那个白痴啦！”塞阳不耐烦的说。

南袭倒退几步，差点站立不稳，又一个青天霹雳向她涌来，她感到自己的心脏似乎愈来愈

没有力气，“格格，这种话千万不要到府外说溜了嘴，奉隆贝勒可是权贵之臣安亲王的长公子，你居然说他是白痴……”

“不对吗？”塞阳满脸不屑的批评，“如果说我是京城里贵族中的贵族，那他就是京城里人渣中的人渣，什么玩意嘛！整天游手好闲，顶着安亲王府大贝勒的名号四处招摇撞骗，满肚子的坏主意却又都不高明，长得只能算差强人意，是最下三滥的王孙公子，还妄想我会嫁给他，哼！这岂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

南袭用袖掩口，嗤的一声笑了出来，“格格总是这样，损别人时，总不忘捧捧自己。”

“不是吗？”说到这种事情，塞阳兴致可高喽，“记得前年的元宵，我和六哥还有几个家仆在弯月桥上放烟火，奉隆正巧经过，六哥礼貌的邀他一起玩，他非但马上退避三舍，最后还被爆竹吓得屁滚尿流，真是没用的蠢蛋！”

南袭笑眯眯的接口说：“格格，这个蠢蛋可是你准夫婿的人选之一呢！”

听到这句话，塞阳马上打了个哈欠，不怎么专心的说：“唉！真不知道阿玛怎么会看中他呢？真是一级的没眼光！”

南袭惊骇的眼珠子快掉下来了，塞阳现在在口里说的那个“没眼光”的人可是王爷啊！这怎么得了！

南袭的心揪紧了，她神经兮兮的望望门外又望望塞阳后才说：“格格，我求求你，别再乱说话了，奴才会被扣分数的……”

塞阳匪夷所思的看着南袭，大惑不解，“咦，奇怪了，你紧张什么，瞧你脸色白的，我什么也没说啊！”

南袭不禁懊恼起自己命运的舛错，当初她娘为什么要被遴选入王爷府担任格格乳母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她也就不会跟着入府来，不入府，她就不会服侍到这个和历代、历府、历院的格格都不太一样的怪格格，更不会每天被这怪格格整得奇疯无比了。

这一切她南袭也只能大叹命运捉弄人了。

她眼前的这位塞阳格格——硕亲王府三小姐，上有六位兄长，均受皇恩任命一品官职为朝廷效命，两个姊妹都已出嫁，大姊为当今皇上的宠妃——薜妃，二姊婚配正白旗礼亲王府大贝勒。硕亲王是前朝重臣，相当受到当今皇上信任，可谓满门皆富贵，势力之强，朝中无人能出其右。

塞阳格格年方十七，自小就是个美人胚子，相貌嫣然，生得明眸皓齿、落落大方，长得愈大愈是口齿伶俐、能言善道。她有着爽朗的个性，不输男儿的豪情胸怀；四艺六经都是她拿手的，骑马射箭也无一不会。

最要命的是，塞阳格格的脑筋十分聪明灵活，常常喜欢举一反三的将老师们折磨得半死，她求学求知的精神，像鱼一样的滑溜，这点常教福晋怀疑塞阳到底是不是她亲生的，塞阳是继承了她的美貌没错，但塞阳的聪明她却望尘莫及，远远的赶也赶不上的！

已到了适婚年龄的塞阳格格，硕亲王府求亲者多如过江之鲫，但她是满清第一大美人“先是自封的，后来就被认同了”，当然眼光不会太低，她要慢慢的挑，细细的选，她坚信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这亘古不变的真理。

硕亲王府里雕龙画凤的厅堂里，楹柱中堂悬满了御赐字书，端的一派富贵。

亲王与福晋正陪着奉隆贝勒等候塞阳格格梳妆后出来会面，在旁陪侍的官婢多达二十多人，丝毫不敢怠慢了这位威重位高的大贝勒。

不久，塞阳一身描金绣凤的大红衣裳，娉娉婷婷的由南袭服侍着，缓缓的由廊弯处进厅。

“塞阳给阿玛、额娘请安，阿玛吉祥、额娘吉祥！”塞阳躬下身去行礼，斯文端庄的模样和适才在房中大大不同，简直判若两人。

“王爷吉祥、福晋吉祥！”陪侍在侧的南袭也规规矩矩的行了礼，她偷偷瞄了塞阳格格一眼，希望不要出什么乱子，否则她的心脏可又要负载不起了。

“都起来吧！”硕亲王一脸亲善和蔼，笑眯眯的说：“塞阳，见过安亲王府的奉隆贝勒了吗？奉隆贝勒可是专程来探望你的哟！”

“哦！是吗？那可真是不敢当了。”塞阳将眼光正对着奉隆贝勒，眼如新月，嘴角儿泛起一抹薄薄的笑意，“我听说安亲王府的大贝勒是位人品不凡，相貌俊伟的有为公子，本来心里还不大肯相信呢！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奉隆笑开了一张大麻脸，硕亲王和福晋也跟着笑了，还好塞阳今天表现的很正常，他们总

算可以放下心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只有南袭在心里偷偷的笑着，暗忖着这个格格实在太过分啦！骂人不带脏字，她说“不同凡响”和“闻名不如见面”都是另有它意，实意是，奉隆贝勒光是闻名已经够烂的了，见面发觉竟然烂得那么彻底，真是无一可取。

“塞阳格格非但生得如春花般娇美，眼光也是一流的，真是虎门将女，硕亲王府的三千金早已闻名整个京城，今日有幸得见，是我的福气。”奉隆欣喜得不知如何是好的直搓着双手，一双猪眼色迷迷的直在塞阳身上打转，像苍蝇似的挥之不去。

“大贝勒太客气了，塞阳平庸姿色，何足挂齿？”塞阳盈盈一笑说。

塞阳那迷醉人的笑容马上教奉隆狂驰飞骋起来，他虽然喜欢在酒国名花堆里打滚，也玩过不少青青嫩嫩的府中侍女，但全京城却没有一个女人可以胜过塞阳的明媚端丽，她的艳冠群芳，原来不止是流传而已啊！

“格格秀外慧中，当然要挂齿！挂得住！挂得住！”奉隆眉开眼笑的回礼。

塞阳见状，抿唇一笑，南袭则嗤嗤的牵动嘴角不敢笑出声音。

“既然贝勒爷如此有心登门来探望塞阳，何不到塞阳的房里坐坐？我们也可聊聊，多增进彼此的了解，你说好吗？”塞阳善解人意的提议。

一听到“闺房”两个字，奉隆简直乐疯了，他没想到事情竟那么顺利，初次造访，他就可以成为格格的入幕之宾，他乐翻天地心想：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好运来的时候，城墙挡都挡不住！

奉隆忙不迭地点头，“乐意之至，一切听从格格的安排。”

“贝勒爷错爱了！”塞阳讲了客套话后，随即面对着硕亲王和福晋说：“阿玛、额娘，女儿请贝勒爷参观、参观内院，就此告退。”

硕亲王和福晋面面相觑的对看一眼，虽然进展得太快了，快得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想想倒也无妨，年轻人一见钟情，两相情愿是常有的事，作长辈的当然就不可以太拘泥，更何况把塞阳格格嫁出去是他们的年度心愿之一，当然能够速战速决是最好，况且对方家世又极好，与硕亲王府绝对匹配得过，没什么好犹豫的。“好，那你就替我们好好招待大贝勒吧！”在王爷的明许之下，塞阳微微一笑，跪安行礼后，领着奉隆贝勒入内院了。

“贝勒爷，你确定要将这路棋下在这里？”塞阳微微低头，她嘴角上扬，眼眸不怀好意的盯着奉隆。

“这个……这个……”奉隆原本已将一枚白棋下在棋盘之上，听塞阳一问，又将棋子收了回来，脸上呈现出难以抉择的犹豫表情。

“贝勒爷，起手无回大丈夫，你应该听过吧？”塞阳斜眼睨了奉隆一眼，不疾不徐地说。

“啊……这个……这个我……我不是故意的……”奉隆慌慌张张的又将棋子放回棋盘上。

塞阳也不言语，径自下了一枚黑棋，这才抬眼看奉隆，轻描淡写的说：“贝勒爷如果将棋下在这里，那么，就会变成这种局面，看着！贝勒爷你的棋，是一着死棋！”

奉隆被塞阳的语气给吓了一跳，他眼花缭乱的看着棋盘，原本已经输得七零八落，这下子更是雪上加霜，刚才的那一枚棋子，将他的棋面逼入绝境，再也没有出路，就如同塞阳所言，是一着死棋。

“这……这……这怎么是好……”奉隆脸色惨淡的看着棋盘，怎么想也想不通。

塞阳向他凝视片刻，微微一笑，“贝勒爷人品不凡、英俊潇洒，想不到……嘿、嘿，居然是腹无半点墨，竟连小小的围棋都破解不了，枉费塞阳暗自倾慕已久啊”

奉隆脸有惭色，愈急愈解不出来，他看了老半天，还是无法再下一枚棋。

“贝勒爷，看着了！”塞阳威风凛凛的喊了一声，接着白棋、黑棋流轮在她手中一枚一枚的下到棋盘上，原本已全军覆没的白棋，两三下杀出重围，转瞬间起死回生。

“贝勒爷，我们再来过吧！这盘棋就算打平啦！”塞阳笑嘻嘻的宣布，她气定神闲的喝了口茶，双眸神采奕奕，和奉隆的那副槁木死灰的面容大大的不同。

“啊！不……不……不用了……我忽然想起来，府里还有点事……”奉隆毛骨悚然的连忙摆手拒绝，心想：继续下棋……这太可怕了，神经病才会继续和塞阳下棋，从早上她说要招待他进闺房聊聊之后，他们就一直坐在房里对弈，塞阳命了一大堆人来伺候，婢仆如云穿流不停，送茶。送点心，摇扇、擦汗的，无一不体贴，但是到最后，他却发现自己像个白痴似的受塞阳摆弄，她棋艺精湛，每每就能轻易的吃掉他的棋子，送他的棋面上死路，然后再以极高明

的问话方式弄得他进退维谷。

一盘棋下来，往往弄得他大汗淋漓，无力招架，而塞阳依然笑眯眯的，极为和言悦色的要婢女服侍他吃点心、喝茶，接着再宽宏大量的帮他解了棋局，然后两人重新来过。

他们对弈少说也五、六个时辰了，奉隆先是想好好表现表现自己，在佳人面前献殷勤嘛，反正下棋他拿手，但是弄得这般灰头土脸的地步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旁侧的婢仆全都掩袖讪笑，使他没面子之至，他这才晓得，原来塞阳请他到房里是别有目的，存心耍他！

塞阳故意叫一大堆不同的婢仆轮流来服侍，目的就是要让众人看看堂堂安亲王府的大贝勒有多么“不同凡响”，这下子如她所料，果然非常不同啊！

“贝勒爷是嫌弃塞阳招呼不周，所以早早想走吗？”塞阳故意一副忧心忡忡的问。

“不、不、不是的！”奉隆连忙撇清塞阳扣过来的大帽子，他急急忙忙的回答：“今天让格格如此盛情招待，心里欢心莫名，只是因为府中近日要举办大宴会，所以有许多事情得由我去打点，下次……下次有机会再来探望格格。”

“哦？是吗？”塞阳立即愁眉开展，勾勒出丝丝笑意，她笑意清朗，奉隆和她比起来，简直像只门败的公鸡。

“是的、是的，格格千万不要怀疑！”奉隆一边点头，一边加重语气地说，深怕塞阳一个不满意，又将他强留下来，那就完了，他走也走不出这个有塞阳的地狱。

“既然贝勒爷执意要离去，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不送啦！”塞阳站了起来，婢仆们马上分开变成两排。

“不必送、不必送，格格留步，我自己出去就行了。”

奉隆就在仓皇失措中匆匆打道回府，而他身后的塞阳和南袭则捧着肚子和一干侍女笑翻了天。

纸包不住火，尤其是在人多口杂的情况之下，奉隆贝勒在塞阳格格闺房受挫的事儿，没几天就如火如荼的传遍全京城了，在这种情形下，当然首先被惹毛的是硕亲王。

“天啊！我怎么会拥有你这种顽劣不堪的女儿！”硕亲王又在自怨自艾了，“我还以为你真的转性了呢！想不到背着我居然做出这种挑拨硕亲王府和安亲王府之间友好的可怕事，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奉隆贝勒颜面扫地，还传得朝中大臣人人皆知，最近几天上朝，安亲王爷都没有给我好脸色看，我也没脸面对他，这件事闹得连皇上都已经知道啦！皇上还以为我和安亲王争权，以致不和呢！”

塞阳趴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的望着她阿玛，一串串的训话左耳进右再出，她早已习惯了。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硕亲王踱来踱去，不忘严厉的指正塞阳，“看看你的样子，坐没有坐相，这像个贵族千金该有的样子吗？”

塞阳照旧有气无力的趴在桌上，她也不回嘴，她非常孝顺地心想，反正就是这样，她阿玛喜欢教训人，就让他威风个够，念完了，就混过去了，她又不会少一块肉。

“王爷，两个时辰了。”南袭在一旁小声的提醒。

“我知道！”硕亲王心烦意乱的挥挥手，又继续耳提面命着，“你哟！就是这副样子，让你额娘给宠坏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三个时辰过去后，硕亲王终于说教完毕，塞阳也睡醒了。

“格格……格格……起来啰！王爷说完了……”南袭尽责的拉拉塞阳的衣袖，将她的瞌睡虫赶跑。

“哦……”塞阳揉揉眼睛，对着双手还反握在背，双脚踱来踱去的王爷问：“阿玛，您说完啦？”

“嗯……”硕亲王口角有点干的回答。

塞阳马上跳起来斟茶，她笑眯眯的捧到硕亲王面前，谄媚的说：“阿玛说了那么久的话，渴了吧！先喝口水，解解渴。”

“嗯。”硕亲王接过茶杯，还算满意的喝了一口。

“茶叶很香吧！这边有玫瑰软糕，阿玛，您尝一口，这是我特地要人从江南带来的。”塞阳殷勤的递过点心，接着笑脸盈盈地说：“阿玛继续留在这里休息吧？我和南袭先告退了，女儿惹得阿玛生气，内心实在惶恐，这下要回房里去面壁思过，下次绝不敢再犯了。”

“嗯。”硕亲王继续喝着好茶，吃着香味四溢、口感酥软的点心，忘了刚才训人的那回事

了。

见状，塞阳立刻跪安，脚底抹油地拉起南袭，从从容容的离开硕亲王的训戒。

“格格！格格！等等我啊！”南袭追在塞阳后面跑着，塞阳脚程飞快，不一会就穿过长廊，往内院走去了。

“你快一点嘛！时间快来不及了。”塞阳嘴上说着，脚步没停，雷电似的飞奔在内院。

“你说什么啊？什么时间来不及了？”南袭气喘不已地问。

“兴武门办的驯马大赛呀！”塞阳神采飞扬的说：“我已经报了名，错过比赛时间可是要自己负责的，浪费名额，是要罚钱的。”

“驯——马——大——赛——”南袭紧急煞车，一张花容吓得惨白，“格格要去参加那个都是粗鄙人氏参加的驯马大赛？！”

“是啊！有什么不对？”塞阳答得理所当然，“我技术这么好，不去参加，岂不可惜？”

“可是……可是格格刚才不是说，要回房去面壁思过吗？”南袭又快被弄疯了。

“让我阿玛高兴高兴嘛！他年纪大了，不适合听太过刺激的消息。”塞阳嘻嘻一笑。

南袭还是觉得不妥，“可是……格格，那个驯马大赛，不是只有男人才可以参加的吗？你是道道地地的千金小姐……”

塞阳嫣然一笑，“所以我现在才要争取时间，赶紧回房变成男人啊！笨呀！”

推门而入，塞阳眉开眼笑，她有把握，这次驯马大赛，谁都不是她的对手！

二

塞阳格格戏弄奉隆贝勒的风波经过了一个月，总算渐渐平息下来了，安亲王府和硕亲王府也恢复了交往，闯了祸的塞阳格格虽在名义上被罚禁足，但是有南袭这个忠心侍女的助纣为虐，处处帮她掩饰，她照样能横行无阻的潇洒上街，好不快活哉！

这天风和日丽、天清气爽，塞阳格格刚领了“兴武门”驯马大赛的冠军锦旗回府，她不敢让马夫知道马曾被偷出去过，便自己悄悄的将马儿牵到马厩将马拴好，才要回房去向南袭炫耀这面打败全京城公子哥儿的优异锦旗时，远远的就看见她的五阿哥托纳贝勒在射箭，塞阳心里一喜，开心的朝射箭场走去。

“托纳！”她花差花差的朝托纳招招手。

“你怎么溜出来了？”托纳上下打量着塞阳，不禁扬嘴一笑，“阿玛不是将你禁足吗？穿成这样，又上哪玩去啦？”

“没什么，出去透透气嘛！”塞阳无所谓耸耸肩、撇撇嘴，“你也知道阿玛那个死脑筋，总是爱教训人，真受不了！”

“阿玛也是为了你好啊！”托纳拿塞阳没办法的摇了摇头，接口道：“你再不收敛、收敛玩心，总有一天会闯出大祸来，到时候，恐怕连阿玛也没办法保你……”

“你别唠叨了啦！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行吗？”塞阳笑颜逐开的打断托纳的话，接着看了看托纳身边的男子，她眼珠子骨碌碌的转着，撞了撞托纳的手臂俏声的说：“介绍介绍你的朋友吧！”

“真是的，没有一点……”

托纳话还没说完，随即教塞阳给打断了，“咳！你快点介绍嘛！否则就失礼了。”她清了清喉咙，一本正经的说。

塞阳如道托纳脱口而出的话一定是“没有一点格格的样子”，虽是老套且习以为常，但却会教她丢脸之至，她怎么可以让一个初见面的外人看笑话呢！

“好啦！好啦！别催了。”托纳笑了笑的说：“这位是镇亲王府的四贝勒，萨放豪，这位是……”

“我是硕亲王府的七贝勒，塞阳，真是幸会！”塞阳抢先一步自我介绍，把托纳搞得莫名其妙，硕亲王府什么时候又多出了个“七贝勒”？

“原来是塞阳贝勒，久仰了。”萨放豪微一颌首，彬彬有礼的说。

塞阳和托纳对看了一眼，两个人老实不客气的笑得人仰马翻，根本没有的人，萨放豪居然

说“久仰”？

“有什么不对吗？”萨放豪奇怪的看着他们“兄弟”俩。

“没有、没有！”托纳摇了摇头，又摇了摇头，这才笑意甫定的说：“四贝勒，我还有事，就不陪你了，塞阳也是射箭高手。就让她代替我吧！”

“没问题！”塞阳高兴的欢呼，她正愁射遍府内无敌手，平空掉下一个挑战者，她非好好运用不可。

托纳笑着离去了。

萨放豪狐疑的看着塞阳，他觉得眼前这位贝勒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是哪怪，总之不太一样，说“他”有点胭脂花粉味恐怕又会冒犯了“他”，大概是自己多心了吧！这个塞阳贝勒只不过是太俊美了些而已。

“喂！四贝勒，你在想什么？”塞阳在他面前扬了扬手掌，笑得明媚动人。

萨放豪突然一愣，心脏怦然一跳。

怎么回事？萨放豪感到有些纳闷，他居然会对一个男子的笑容而招架无力？这太不可思议了，虽然他平时只爱文武，不爱女色那套，但也没有离谱到对一个男人动心的地步，他向来自认是个堂堂的男子汉，行为举止也很正常，怎么会……天啊！如果让别人知道，他镇亲王府的声誉准会跌停板。

“四贝勒，你不舒服吗？”塞阳伸手拭了拭他的额头，心想：毫无异状，很正常啊？

“啊！你……你……你别这样！我没事。”萨放豪拿下了塞阳的手，觉得被他这一摸，浑身都不对劲。

“哈！你怕什么？我们都是男人嘛！”塞阳用力的拍了他的肩膀一下，对于装扮男人，她塞阳格格可是驾轻就熟得很，她知道每一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术语，也知道男人们彼此表示亲昵的动作，这全是她跟那些酒馆里的江湖术士学来的。

萨放豪颇不自然的斜睨着塞阳，不知道为什么托纳的弟弟会和托纳差这么多，非但长相过于俊美不说，而且举止还有点流里流气的，实在不像个出身贵族的子弟。

乍然初识的萨放豪哪里知这她塞阳格格最喜欢出入的场所就是京城里的麻将馆、酒馆和青楼妓院，她虽然身为女儿身，但扮起男装来也有模有样，她的风度翩翩加上一表人材及出手阔绰，把青楼名妓个个迷得半死，但她从不留宿过夜，这也是那些酒国名花对她又爱又恨的一点，由于长年保持着神秘感，在青楼里受欢迎的程度，她塞阳是所向披靡，无人能敌的。

“四贝勒，看你的样子，一定还没有意中人吧！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介绍？”塞阳勾勒起笑意，犹如识途老马的瞄了瞄萨放豪说，她存心逗弄这位看起来很温和，脾气又好的贝勒爷。

趁着空档，塞阳上下仔细打量眼前的男子，萨放豪俊眉朗目，身高硕长，乍看之下并不威猛，他不是勇将型的，但另有一种独特的气势，很引人注目。

不错！很好、很好，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塞阳满意地露出一抹笑。

“意中人？”萨放豪恢复镇定的笑了笑，“我还没有意中人。”

“那么，指婚了吗？”塞阳不着痕迹的看了他一眼，活像个包打听。

萨放豪摇了摇头“没有，还轮不到我，镇亲王府里还有一位兄长没指婚。”

“原来如此，很好、很好。”塞阳暗自窃喜，至于为什么窃喜，她自己也说不上来了。

萨放豪莫名其妙的看着塞阳嘴角的甜甜笑意，不懂这“很好”所为何来，也不知道好在哪里，“七贝勒，咱们比箭吧！西边已经浓云密布，雨可能很快就会下到这里来了，我们要争取时间。”他看着天空提议，其实是他不想再和塞阳说话，塞阳的语气和用词总是透着古怪，教他心有余悸又不能拒绝，而只要比箭他就不必跟他交谈了吧！

“好！我们比箭，输家作东请喝酒。”塞阳豪气干云的说，这是她平时和武术师父们比赛时最喜欢说的话。

萨放豪奇怪的看了她一眼，这是什么话？不过他还是答应了，“好，输家作东，请喝酒。”

塞阳笑颜逐开的和萨放豪开始比赛射箭了。

“四贝勒箭术精湛，我甘拜下风啦！”塞阳笑眯眯的说：“依照赛前的约定，输的人作东，所以，由我作东在后花园里设宴，四贝勒务必赏光。”

由于是事先讲好的，萨放豪无法拒绝的随着塞阳到了后花园，他虽然是赢了，却感觉像输了似的。

穿过回廊小桥，后花园是一片明丽，奇花异草遍野，在精致的凉亭里，婢仆已经接到命令，备受了酒菜恭候着。

“四贝勒，请。”塞阳笑吟吟的作揖，自己率先坐下。

“七贝勒盛情难却，不过，也不必太慎重，咱们小酌小饮一番即可，千万不要惊动了王爷、福晋。”萨放豪看到这等排场，不免要事先说明，他此次的探访纯属私人交情事谊，和朝廷政治无关，他不想让任何人误会。

“这个当然、当然！”塞阳颇有同感，心有戚戚焉的说：“四贝勒的心意，也是我的心声，我阿玛、额娘烦得很，动不动就要我们做儿女的少喝一点，真是八股得紧，一点都不懂得交际和人群关系的重要，落伍的不得了，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食古不化的人啰……”

萨放豪顿时瞪大了眼睛，一口酒差点喷了出来，堂堂的硕亲王府七贝勒居然当着客人的面前如此批评自己的父母？而且还一点颜面都不留？他希望自己的耳朵没问题。

“四贝勒，我敬你一杯，为我们的友谊。”塞阳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面不改色。

萨放豪开始有点犹豫，看塞阳现在的样子还颇有一点男子气概，也许刚才才是误会了，硕亲王府的贝勒爷，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

“为友谊！”萨放豪也举起了杯子，和塞阳一样，一饮而尽。

“四贝勒平时都做些什么消遣？”塞阳紧紧地盯着萨放豪问，她可是一流的外交官人才，和任何人都不会缺乏话题。

“骑马、打猎、看戏、射击等等，很普通，一般官家子弟的把戏，没什么特别。”萨放豪极自然的说。

“四贝勒一定很受镇亲王的喜爱，对吗？”塞阳扬嘴一笑，突然这么问。

萨放豪又被她的笑容给搞得心猿意马，一阵燥热，“你……你怎么知道？”他心不在焉的问，一边拼命的教自己镇定点，叮咛自己塞阳可是个男人啊！

“四贝勒器宇非凡，双眼极之睿智，这样的人品，镇亲王爷自然宠爱有加。”

塞阳拍马屁的功夫举世无双，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教她给捧上了天去。

“七贝勒过奖了，在下真是汗颜。”萨放豪的“汗颜”可是另有所指，他在责怪自己不该对塞阳有想入非非的念头。

“四贝勒当之无愧，不必太过谦虚。”塞阳露出贝齿一笑，娇俏绝美的模样仿如煦日拂照，又像出水芙蓉，美丽不可方物。

萨放豪好不容易止住的心又开始狂跳了，“怦！怦！怦！”的像击鼓般，不规则又迅速，他的血液充满和以往不同的不安分。

“过去怎么不曾听托纳提起过四贝勒？否则我们也好早早结识，能和四贝勒结交，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塞阳十分陶醉自得的说。

“我和托纳熟络起来也是最近的事。”萨放豪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可以再度开口，但声调还是颇为不自然，相较于塞阳的老谋深算，他可是生嫩多了。

“哦？四贝勒和托纳是在哪里认识的？”塞阳感兴趣地问。

“我们是在游湖的时候结识的。”萨放豪据实以告。

“托纳定是又去捧‘醉红楼’阿曼姑娘的场了，对吗？”塞阳笑吟吟的说：“你呢？你比较心爱的姑娘是哪一位？”

萨放豪看着塞阳那像认真又像恶作剧的眼神，他实在有所顾忌，不知道塞阳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对于一个初见面的生人谈这种事情，他总觉得不太合宜。

“我没有去青楼的习惯。”他清了清喉咙说。

“没有？”塞阳笑弯了眼，心想这小子挺不赖的嘛！

“对，没有。”萨放豪魄力十足，再一次给她肯定的答案。

“真是——难——得——呀！”塞阳故意拉长了声音，调侃的说，她是存心要看萨放豪的窘样。

“我去游湖，是因为要招待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没有别的原因。”

“四贝勒解释得可真详细啊！”塞阳笑得极为诡异。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萨放豪意会到塞阳的不怀好意，赶忙附注说明。

“我了解！我了解！”塞阳阻止了他继续说下去，灵慧的眼眸里开始闪烁着令人不安的调皮光彩，“四贝勒不必再解释了，男人嘛！多少都会偷腥，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绝不会让镇亲王府里的人知这，放心好啦！相信我。”

“不……七贝勒，你误会了，我没有……”萨放豪被塞阳的语气弄得心慌意乱。

“我都说了会帮你保守秘密的，安啦！除非你不把我当哥儿们看，否则话题就此打住，咱

们心知肚明就好。”塞阳笑颜迷人的挑了挑眉。

萨放豪怎么也没料到情况会变成这样，初次见面，他和塞阳就有了属于两人之间的“秘密”，而且这件秘密事情还是不怎么光彩的，但那件事他根本没有做……天啊！他今天是犯了什么冲，没事干嘛跑到硕亲王府里来？惹上了这位奇也怪哉加三级的七贝勒，难道这是他“脱轨命运”的倒霉开端？

不成！他非要扳回一城不可！萨放豪暗暗对自己起誓，但眼前这位笑得如春花灿烂的塞阳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恐怖的威胁。

萨放豪又来到硕亲王府了，离上次与塞阳“把酒言欢”才不到几天的时间，促使他又登府造访的原因是——他快捉狂了。

塞阳命信差带给他一封信，信里详尽介绍了京城中哪里的青楼设施最好，哪里的姑娘最美最“够劲”，哪一位姑娘还是“在室女”等等，这还不过瘾，信里还夹带着一张分析女人“弱点”的图解，请他多多指教，并要他一定要回信，彼此切磋“手艺”。

这封颜色浓重的信，弄得他当场面纸耳赤又转为脸色灰败，不知如何向在场的镇亲王、福晋解释。

他已经把塞阳恨得牙痒痒的了。

步入硕亲王府花厅，镇亲王府的四贝勒萨放豪立即受到热烈的接待，侍女们皆掩袖在暗自评头论足着，不愧为即将奉皇恩出任将军的贝勒爷啊！实在是风流倜傥、相貌堂堂、年少英俊呵！大将之风在他的举止中表露无遗。

萨放豪喝了口热茶，浑身的不自在，心想：这里的侍女怎么回事？一个个眼光都像在活剥生吞他似的，充满了侵略性，像极了那个七贝勒，不怀好意！

萨放豪坐正了身子，咳了一声，意图调整这奇怪的场面。

“咳！”他看了看侍女们一眼，故作轻松的问：“你们七贝勒不在府里吗？”

侍女们先是面面相觑，继而笑得不知所云，其中有一位比较年长的侍女做了个万福，脸上皱纹笑得花枝乱颤的说：“四贝勒说笑啦！您真是幽默啊！”

萨放豪莫名其妙的看着她们，这算什么答案？幽默？他只不过问了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居然也被称赞为幽默？她们的马屁也拍得太不高明了吧！不愧为硕亲王府的女侍，和塞阳还真像啊！

一种恐怖的感觉自萨放豪的心中升起，在这里坐着，仿佛和十几个塞阳相处似的，像是随时会发生什么状况之外的事，令他坐立不安。

“咳！”他又再次以咳声掩饰不安，“请问，五贝勒什么时候会到？”

说曹操曹操到，五贝勒托纳反剪着双手，笑吟吟的由后厅转入。

“咦？怎么突然来访，也不事先叫人通知我，也好让我准备美酒佳肴款待你啊！”托纳在萨放豪身边坐下，神情愉快的说。

“只是顺道经过罢了，怎么好意思教你劳师动众，我会过意不去的。”萨放豪极为客气的说，心里则是在计算着怎么开口打听关于塞阳的事。

“你来我硕亲王府，是我的荣幸，一点都不麻烦。”托纳满是欢喜的说。

结交权贵之流，本来就选择与自己家世最接近的为优先考虑，镇亲王府极为受到当今皇上的重视，萨放豪本人又即将出任将军一职，前途自是无可限量，人品相貌又是一流，能和这位御前当红宠臣结交，是再好也不过了！

“我听闻北门的‘宝春馆’聘请了一位新厨子，手艺一流，几道家常菜做得入味三分，想请你和七贝勒一起去品尝品尝，不知意下如何？”萨放豪说出事先拟好的草稿，一字不漏的说。

“没问题，当然好啦！”托纳欣然接受，他的重点完全放在能与萨放豪同游以及吃的上头，完全还没想到其它的部分。

“太好了！”萨放豪以为计谋得逞，愉快的说：“那么就请七贝勒出来吧！”

终于马上就可以见到塞阳了。萨放豪沉住气，心想着。

“七贝勒？”托纳摆出一张纳闷的脸孔。

“是啊！”萨放豪不疑有他，笑颜逐开的说：“前几天承蒙七贝勒的热情招待，心里一直记挂着。我们现在出发，刚好赶得及午膳的时间，我已经派人预留了雅座，也准备了好酒，咱们今天喝个痛快。”

看萨放豪兴奋的样子，托纳实在不忍心泼他冷水，可是这盆冷水不泼又不行，这个大乌龙实在太明显了，就算现在不说，以后也一定会被拆穿，还不如早早自首。

“这个……关于七贝勒的事，实在是……”托纳在琢磨着如何说明比较婉转，他现在总算有点后悔那天苟同塞阳的破主意了。

但谁又知这向来古怪非凡的塞阳，竟会和端正的镇亲王府四贝勒相处得那么融洽，还让人家上门来邀约，真是不可思议，塞阳不是向来最排斥这些王公贵族子弟的吗？

“七贝勒是难得一见非常豪爽明快的人，我跟他很谈得来。”萨放豪以为托纳不愿意邀塞阳同行，连忙附注说明。

“这个……这个我知道……”托纳吞吞吐吐的说，心里直嘀咕着，塞阳“豪爽”，这是全硕亲王府上上下下都知道的事，也是硕亲王爷和福晋最头痛的事情，说她豪爽算是比较斯文的讲法，其实塞阳已经可以算得上是“脱缰”了。

“那么，就赶快请七贝勒出来吧！我的马车在外面等着。”萨放豪喜孜孜的催促着。

托纳期期艾艾，为难的看着萨放豪，“其实……其实这个七贝勒是……是”

“是什么？”萨放豪兴致勃勃的问，眼眸发亮，像想窥得塞阳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似的。

托纳寒毛全竖了起来，萨放豪感兴趣的眼光让他害怕，只不过这个秘密绝对会让萨放豪满意的，也绝对会让他自惭到抬不起头来的，和塞阳比箭、对饮了一整个下午都没发现她是个女人，也实在太迟钝了吧！塞阳出落得如红霞般娇媚迷人，萨放豪怎么会真的以为她是男人呢？还真相信塞阳是什么七贝勒呢！唉，这个镇亲王的四贝勒，实在没什么常识，也没什么大脑

……

“托纳，你刚刚说七贝勒其实是什么？”萨放豪继续追问这个待会儿会让他自己羞愧而死的答案。

既然萨放豪死命追问，托纳也只好豁出去，舍命陪君子了，他牵动着嘴角，看着萨放豪说：“其实是……这个塞阳其实是……女的。”

塞阳兴冲冲的去赴萨放豪的约，那个中规中矩的四贝勒居然会主动邀约她，难得之余、受宠若惊之下，她当然欣然应允，根本没有想到西洋镜可能已经被拆穿这档事，还照旧做男装打扮，手摇羽扇，一副王孙公子、油腔滑调的模样。

来到紫湖边，老远就瞧见萨放豪在向她招手。

“七贝勒，这边！”萨放豪笑吟吟的，英姿焕发。

“四贝勒真是雅兴不浅啊！选在紫湖同游，莫非有什么佳人陪伴我们？”塞阳笑眯眯的问。

紫湖边的景色乃是京城之一绝，青山环绕、绿柳摇曳、繁花似锦，每到午后，阳光点点的洒在湖面上，许多游船在湖上撑着篙，画舫笙歌不坠，是许多贵族雅士们喜欢附庸风雅的地方。

“七贝勒猜得不错，我邀请了几位姑娘，同都是‘醉青楼’里著名的才女，待会儿请七贝勒好好‘指教指教’。”萨放豪另有所指，说得是上回书信中塞阳提到的“见解”一事。

“呃——是吗？”塞阳的喉咙仿佛被骨头梗住了，没想到萨放豪居然真的邀请什么青楼名妓来了，她只不过是信上开开玩笑罢了，无伤大雅嘛！他竟然当真？

“正是！”萨放豪一反常态，亲热的拥住塞阳的肩，将她一路给拥上了画舫。

一踏进船里，塞阳当场吓了好大一跳，萨放豪何止请了“几位姑娘”而已，简直是一团姑娘嘛！莺莺燕燕的，好不热闹啊！

“四……四贝勒，你这是在做什么？请了这么多姑娘来，就只有我们哥儿俩，这岂不是有点浪费？”塞阳看着眼前这副奇观，众女斗艳，搔首弄姿的，一个个细挑的眉毛，吹弹即破的皮肤，像无数的彩蝶飞在紫湖上，飘飘然的，醺醺然的。

“七贝勒怎么说这种话呢？”萨放豪故意轻佻的撞了塞阳的腰一下，压低了声音，得意的说：“七贝勒可以自在点，这里都是我的心腹属下，不会有外人，尽管放心的荒唐吧！”

塞阳扭动着嘴角，为难的看着一片女人，“这个……姑娘委实太多点，不知从何玩起啊……”

“哈哈！七贝勒爱说笑啦！这可不像你七贝勒会说的话啊！”说完，萨放豪附在塞阳耳边轻轻念着，“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句话，七贝勒应该不陌生吧！”

塞阳皮笑肉不笑的回答：“是啊！是啊！不陌生！不陌生！”

她是很想“折”啊！但不知从何折起，况且，恐怕那些姑娘们也不会同意她折。

“来，七贝勒，我为你介绍一位才女，保证你一定会喜欢。”萨放豪自然的牵起塞阳的手，掀起珠帘，进入宽大华美的船舱。

他们入座后，一时间热闹万分，斟酒伺候的姑娘争先恐后的讨好硕亲王和镇亲王府的贝勒爷，见面礼行个没完没了，塞阳冷眼旁观，看着这笑成一团的庸脂俗粉，心想：萨放豪这个急色鬼，亏她前些日子还把他当成老实人看，原来还暗藏着这一手，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个例外。

“啊！七贝勒，刚才说要为你引荐一位才女，差点给忘了，瞧我，真是糊涂啊！”萨放豪先是自责，继而笑开了眉说：“我要介绍的这位才女不是别人，正是‘晓月楼’的锦舒姑娘，她可是京城里的花魁，琴、棋、书、画无一不会，七贝勒应当认识才对。”

说着说着，锦舒由后头转了进来，一张俏生生的脸孔淡扫娥眉，一袭银绿色的衣裳娇艳动人，她怀中抱着一只琵琶，嘴角儿带着妩柔的笑意，眼眸深情的像要滴出水来似的，无一处不撩拨人。

塞阳不禁呆了呆，这锦舒何时变得如此美了？

“怎么着，贝勒爷，您不认得我啦？”锦舒紧挨着塞阳坐下，一双明媚的狐狸眼尽向塞阳死命的放电。

“怎么会不认得，才个把月没见嘛！我怎么敢忘了你这位酒国第一大美人？”塞阳恢复了神智，笑了笑说，心里打定既来之则安之，反正已经上了贼船，就看着办吧！

“记得就好，我还以为贝勒爷这么没心肝，真狠得下心不来看我，原来是请镇亲王府的四贝勒安排了这场盛宴，您还真是有心哪！”锦舒甜甜的笑窝绽放着，一双手开始不规矩的对着塞阳胡来。

“这个……嘿……嘿嘿！”塞阳含糊其词，避重就轻的喝了口酒，心里暗骂萨放豪这王八乌龟也太会替她找麻烦了吧！自从两个月前无聊上晓月楼去闲逛时，锦舒情意绵绵的提出要陪她春宵一度的事情后，她就吓得再也不敢上晓月楼去晃了，没想到萨放豪居然把这个难搞又没什么智商的“才女”给弄到这里来，这分明存心教她难看嘛！

萨放豪看着塞阳和锦舒的对话，他差点没抽筋，塞阳竟然真的认识锦舒，而且个把月前才去捧场过？这算什么？她可是个女人耶！假戏真作的太敬业了吧！居然连这种风月场所都去？她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蒙骗过去的？萨放豪大大的好奇起来了。

三

船舱里一片笑语喧然，塞阳眼底闪过一抹昙花一现的诡谲光芒，然后就开始聚精会神地应付起这混乱的场面来了。

“七贝勒，我敬您一杯，请。”锦舒媚然一笑，举杯邀塞阳。

“好说！好说！这么久没去晓月楼看锦舒姑娘，你就罚我几杯吧！只要你展颜一笑，就算要千杯下肚，亦是无怨无悔。”塞阳转着眼珠子逗趣的微微一笑，不疾不徐的一仰而尽，还连喝三杯。

在旁的萨放豪则是看得目瞪口呆，塞阳的样子完全像个个中老手。

“怎么啦？四贝勒，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塞阳看着萨放豪，精神奕奕的问。

“怎么会？你太多心了，咱们喝酒吧！”萨放豪掩饰地举起酒杯，不敢与塞阳美丽的明眸相遇，然而一阵潜意识里的骚动犹是悄悄扬起，塞阳美好的唇型、清丽的脸庞无一不触动他，所谓佳人，大概就是如此，只不过他心目中的这位佳人比起别家的闺秀要来的狂放个三分，率性个五分罢了。

“七贝勒，听说您今年又拿到‘兴武门’驯马大赛的冠军了，是吗？”锦舒朝塞阳抛了个绝妙的媚眼，软声的问，一边将手靠到了塞阳的衣袖边。

“你怎么知道？”塞阳眼睛登时一亮，咧着嘴笑。

“唉哟！谁不知道呢！”锦舒讨好的语气腻人又夸张，“您告捷的消息一传回晓月楼，咱们都在盼着您什么时候会来报喜，谁知道，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贝勒爷来！”

“这么说，是我的不对啰！”塞阳笑眯眯的问，眼眸露出调皮光芒。

“锦舒可不敢这么说！”锦舒又靠近了塞阳几分，美艳与妖娆流露无道，她对塞阳的企图心在热情间毫不遮饰的展现。

“嘴上说不敢，心里却是在埋怨我吧！那么，罚我什么好呢？”塞阳轻佻的捏弄着锦舒的下巴，出其不意的朝锦舒粉颈落下一吻，几位姑娘见状，皆起哄的嬉闹了起来。

萨放豪没想到塞阳会有这种举动，难道她真把自己当成男人了？

如此活色生香的一位绝代美人硬装扮成男儿身，不啻是件暴殄天物的事，多少亲王、世子都尚未指婚，却容许她在此胡乱瞎来，还得寸进尺的公然调戏女人，这成何体统？而且他作梦也没想到城里众家男儿追逐的“兴武门”驯马大赛冠军居然是落在塞阳的手上，这、这、这……他有点不是滋味。

萨放豪的脸色难看极了，差点就忘了此行的重要目的，不由自主地鞭挞起塞阳来，他也说不出是自己吃味还是怎么着。

“咳！七贝勒。”萨放豪半转过头冷哼一声，硬邦邦的说：“锦舒姑娘虽然是晓月楼的人，但我一向待她极为尊重，请七贝勒也要适可而止才好。”

“你……这是在吃我的醋吗？”塞阳泛起一丝笑意，“我不知道锦舒姑娘原来是四贝勒的人，冒犯之处，还望多多见谅。”

萨放豪七窍生烟的瞪视着塞阳，她是真不懂还是装傻？他和这些烟花柳巷的姑娘哪里有什么交情，今天为了一逞计谋临时要仆从去找些不正经的女人来，已经教部属们“另眼相看”、大大的跌破眼镜了，还谈什么吃醋呢！他是压根没想过这回事。

“我……”萨放豪心烦意乱的正要开口，就被塞阳打断了。

“锦舒，人家四贝勒都放话了，你还不知道要表示、表示吗？”塞阳眼眸盯着萨放豪追加了一句，指令却是对锦舒下的。

锦舒喜不自胜的起身移到萨放豪身边，她得意极了，如果这事儿传回晓月楼，不知道有多少姑娘会羡慕死她的手腕呢！两大亲王家的贝勒爷为她争风吃醋，而且都是年少有为、俊俏潇洒的郎君，啊！她快陶醉晕毙在这一刻了。

“四贝勒，锦舒跟您陪罪，多谢四贝勒的爱怜……”娇嗲的说着说着，锦舒软绵绵的在萨放豪唇上落下一吻，接着娇羞的别过头去。

塞阳看得咬牙切齿，不由得暗骂着，瞧萨放豪那头大色狼的色样，像三魂掉了七魄似的，两只眼睛瞪得像青蛙，一副想立即上锦舒的蠢相，没眼光！真是没眼光！这种女人成箱成打的在京城里泛滥勾搭着男人，他居然也要？哼！没品味！

萨放豪同样也看着塞阳，他脸上苦笑着，心里却在乱跳，塞阳那要杀人的眼光是为了什么？难道她在吃锦舒的醋？不可能啊！如果她真吃醋，就没理由要锦舒过来向他“陪罪”，也没理由不阻止锦舒那令人吃不消的花痴举动啊？实在想不通。

“四贝勒是被佳人的吻给冲昏头了吗？怎么不言不语？”塞阳充满恶意的斜睨着他，没好气的问，陪在一旁的侍女不停为她斟的酒都被他快速的解决掉了。

“不、不是的，我……”萨放豪思索着该如何適切地开口，不然看情况，触怒塞阳是很容易的。

“莫非你想留锦舒姑娘下来过夜？”塞阳停顿几秒后，又开始激将似地继续说：“锦舒娇妖多情，想必你夜里不会寂寞。”

这是什么意思？萨放豪先是一愣，对这个提议瞠目结舌，塞阳老是教他措手不及，不必说留女人陪宿了，他至今可是连女人的半根手指都没碰过，何况同榻而眠这种天大的事，如果不是他心爱的女人，他是绝对不肯失身奉陪，塞阳真是太小看他了。

塞阳以为他的不语便是默许，心里更恨得牙痒痒的，嘴上却云淡风轻的吩咐，“锦舒，还不快谢谢四贝勒，这可是天大的恩宠啊！”她真想把萨放豪撕成两半，当着她的面和女人这样勾搭……枉费她对他一见倾心，那些好感现在全烟消云散，没个踪影了！

“谢谢四贝勒！锦舒一定会好好服侍贝勒爷，不会教贝勒爷失望……”娇柔的声音由锦舒口中吐出，像故意在挑逗萨放豪的心，也像故意在暗示今晚将有的迷人之夜。

萨放豪没有被挑弄起，倒是塞阳被激怒了……

“既然你晚上有佳人相伴，现在应该不吝陪我多喝几杯吧！”塞阳咬牙，赌气似的说，她现在存心将萨放豪灌醉，心里打着如果让他烂醉如泥，那么晚上就不会有什么搞头的主意。

嘿！嘿！塞阳打的如意算盘他怎会不知，“没问题，一定奉陪！”萨放豪居心叵测的扬起

一丝笑意。

太好了，正中下怀，他原本就是想要痛快的和塞阳喝上一场，再痛快的教塞阳醉得不清不楚，好揭发她的女儿身，这么一来，事情就会按照原计划进行，只不过中途出了点小插曲而已，没什么嘛！

日暮时分，萨放豪看着醉倒在桌沿的塞阳，眼神炯炯，唇边泛起一丝得意的笑意。

“全部退下吧！塞阳贝勒已经醉了，不准来打扰。”

他一个命令，侍女仆从井然有序的走出船舱到另一艘画舫上，偌大的空闲里就只剩下萨放豪与塞阳了。

他还真不能小觑了塞阳的酒量，说她千杯不醉也不为过，如果不是他一直偷偷地趁塞阳不注意的时候将酒往旁边的小壶里倒，恐怕现在趴在桌上的人就是他自个了。

“七贝勒！七贝勒！”萨放豪故意去摇塞阳，看看她是否真的醉死了。

“唔……”塞阳呶语一句，换了个边，继续睡下去。

萨放豪满意的一笑，将塞阳轻而易举的抱起，进入船舱里另一间布置柔美的房间。

好轻的身体啊！和她平常剽悍的样子判若两人，萨放豪轻轻的将塞阳放在床上，她诱人的脸孔近在咫尺，弄得他心跳一百，他凝视了她好半晌，用手指轻划过她的脸庞，像在珍视一件宝贝。

想不到硕亲王府里还藏着这么一位性格独特的美人儿，虽然她的行为举止是比较不合常理些，但他却打从心里欣赏她，塞阳远比那位皇上有意许配给他的十四公主有意思多了。

他喜欢塞阳！喜欢她的活力，喜欢她的野性和疯狂，喜欢她常出轨的调调，也喜欢她的特立独行和她的玩世不恭与诡异——他要娶她为妻！这个想法刺激了萨放豪的所有的感觉，多么美好啊！他开始期待有塞阳相伴、朝朝暮暮的生活，那一定会非常有趣。

“塞阳……”萨放豪在口中轻轻念着。

堂堂七尺之躯的大男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塞阳勾人心魄的甜笑仿佛就在眼前萨放豪俯下了身子，堵住了塞阳的唇，深深的吻了她，一任热情在唇齿间放纵，他已经无可救药的陷落。塞阳浑身竖起了寒毛，她动也不动挺直了背脊，吓出一身冷汗，开始昏茫了起来。

怎么回事？萨放豪居然在她熟睡之际偷偷亲吻她？塞阳乖乖的让萨放豪的温柔辗过一遍又一遍，全身几近瘫痪，内心激动摇荡着，萨放豪的吻有着气震山河般的气势，让她脑中像给战车压过似的，有点无法思考。

她不过想装成醉死，看看萨放豪怎么对锦舒下手罢了，没想到他下手的对象居然是自己？还把一干人等都先支开了，想来他是有预谋的。

萨放豪一定是以为她真的醉得不省人事，所以才敢放胆的吻她，还吻得那么久那么投入，她真是咎由自取，谁教她没事装醉干嘛啊！

天啊！好可怕！着实教她大开眼界，原来堂堂镇亲王府的四贝勒是个只爱男人不爱女人的变态！

恶！塞阳在心里呕吐起来。

塞阳沉静多了。

“咱们塞阳好象变了，比较像个女孩子了。”

“女大十八变嘛！我早说过不必担心的，瞧，她现在不是挺柔顺的吗？”

这是硕亲王府里王爷和福晋最近常出现抬杠的对话内容，他们都非常安慰，一向活蹦乱跳的塞阳转性了！非不再胡乱出府造孽，还大有就此金盆洗手的模样，总算让他们这颗向来悬在半空中的心可以放下了。

这天塞阳又死气沉沉的趴在花园里凉亭中的栏杆上，双眼无神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格格，你是怎么回事啊！”南袭惊心的说：“自从你那天喝醉了教萨放豪贝勒给送回来后，就变得神不守舍，连平时最爱去的麻将馆也不光顾了，这实在不像格格你的本性啊！”

听到萨放豪的名字，塞阳就要抽筋。可怕的男人、变态的男人、恶心的男人……令她无精打采的男人！

“这样不好吗？”塞阳瞟了瞟南袭，有气无力地说：“你不是老在抱怨都是我害你成为分

数最低的侍女，这么一来，你不就可以得最佳进步奖了吗？还嫌不好啊！”

“格格这么体恤南袭，南袭高兴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嫌弃？”南袭先说说好话，继而叹了口气又说：“可是看格格现在每天闷着，南袭巴不得格格变回从前的野样子。”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啊！”塞阳的抗议也是无精打采的，“为我好也就算了，好话里还不忘损我，真有你的！”

“南袭说的是实话，格格以前虽然每天教奴才担心受怕，但总是充满活力，脸上挂着笑容，和你现在的样子真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啊！奴才担心……担心格格会不会是染上什么怪病了……”

塞阳朝天干瞪眼，这个南袭哟！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拜托！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塞阳不以为然的嘟哝。

“格格还是像只闲云野鹤来得好，反正南袭都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了，总胜过现在像只病猫……”南袭的期盼和唠叨多得没完没了。

真想把头剃下来送给南袭算了，把她的过去说得像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她有那么无可救药吗？“南袭，你少说几句，让我安静的想想事情好吗？”塞阳恨声地说，此刻她已一个头两个大，偏偏这个小丫头还不放过她，像极了她额娘似的，不烦死她绝不甘休。

“格格，我是担心你啊！”南袭一脸悻悻然，委屈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你哟！”塞阳极其敷衍的答话。表情很散漫，百无聊赖般地拔着花草的叶子想着心事。

对于萨放豪只爱男人这档事，她先是震惊，后又同情，再接下来又庆幸自己早早发现了这个秘密，还不至于爱上了他，否则她的下场就惨兮兮喽！

她抚了抚胸口吁出一口气，心想：好险！只不过是把他夺去个吻而已，还没有成为他魔爪下的牺牲品，总算扳回一城；但是以前怎么都没看出些端倪呢？也难怪，他们只不过才相处了一次，知人知面不知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她也真窝囊透顶了，八百辈子才看得顺眼的一个男人，居然有断袖之癖？这教她情何以堪，怎么消受？唉……真没力气。

“格格，无缘无故的，你叹什么气啊！”南袭又开始“关心”她了。

“我这是幸福的感叹啊！”塞阳亦真亦假的说：“有这么一位体贴入微的侍女在关心我，你说这教我怎么不幸福的叹气呢！”

“格——格！”南袭扭起腰，鼓起腮帮子，十分不满意。

“你别气、别气！我是开玩笑的。”塞阳嘻皮笑脸的讨好。

“如果你心里不痛快，就出去走走嘛！整天闷在府里，会闷出病来的。”南袭“关心”地提出建议。

塞阳笑容可掬的看着南袭，“奇怪了！以前你总是教我要乖乖的待在府里，免得你难交代，现在居然会鼓励我出去走走？天要下红雨喽！”

说是这么说，但是为了萨放豪这个突发事件她闷得也够久的了，应该可以出去遛达遛达了吧！只要小心点，没这么倒霉会碰见萨放豪吧！好，就这么决定了！她要重出江湖，嘿嘿！

这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一株一株的在山间谷底相映成趣，将大地点缀得如诗如画，虽然气候有些寒瑟，但仍不减塞阳的游兴。

塞阳骑着一匹威风凛凛的黑马，马儿双眼炯然，她在马鞍上英姿焕发、神采飞扬，此刻她穿着在身上的是一件帅气潇洒的男装，更显得她有份夺人的霸气。

今儿个塞阳是专程出来射猎的，平时她就经常瞒着硕亲王、福晋独自出游，近郊附近的地方大都教她玩遍了，但是这片林地她倒是第一回来，空气清新，颇为幽静。

“好啊！想不到京城里还有如此空旷的地方，改天可要带南袭出来逛逛，免得她像个小土包子似的，只会念念念，念得我头都大了！”塞阳深深吸了口气嘴里这么念着。

下午她要溜出府时，南袭居然主动的帮她打点着衣裳，还连声催促地快些走，看得出来她喜不自胜，连眼睛都高兴的笑弯了。

南袭这奴才还真是真心的为她好呢！

“驾！”想到这里，塞阳一时兴起，一夹马肚，大喝一声往前驰去。

风在她身边快速的经过，马蹄翻飞，这般策马狂奔总是能教塞阳兴奋不已，她口里忘形的吆喝着，扬起马鞭，飞驰向前。

奔驰了好一阵子，眼前终于看见有人了，原本她还真以为这是什么禁地呢，人影都不见一

个，这会儿，可以找人说话啦！

塞阳猛然拉住缰绳，掉转马头，居高临下，眉飞色舞的朝走来的那两个人打招呼。

“两位姑娘，真有闲情雅致啊！独自在此散步，难道不怕盗贼出没吗？”塞阳笑嘻嘻的问。

那两位姑娘吓了一跳，其中一位像是丫鬟的姑娘用手护住了另一位，佯装勇敢的开口道：“你别吓唬我们了，这里是京城的辖区，哪里会有什么盗贼？”

“是吗？”塞阳微微一笑接口道：“难道你没听闻这里前些日子才有一位将军府的千金小姐来赏花，结果因为不小心落单而被捉去当押寨夫人的事？”

“你少胡诌！”小丫鬟嗤之以鼻的瞪着塞阳，十分不满意她这种吓人的话，但心上却又有点动摇害怕。

“我没有胡诌，是你们太孤陋寡闻了！”塞阳嘻嘻一笑，诡异的看着另一位装扮富贵华丽的姑娘说：“这位小姐想必是京里哪位富商的千金吧！瞧小姐这身金光闪闪、价值连城的珠宝，可是很容易招来匪徒的觊觎哦！”

那位千金小姐被塞阳瞧得浑身不自在，脸红得直至耳根子去，眼睑低垂，抬都不敢抬起头来，她的心在翻腾，怎么回事啊！这男子看人的眼光多么放肆啊！他的眉目五官出色俊朗，举止神情自负邪门，他那一脸有点可怖慑人的笑意在她看来竟成了神秘难测，这是在宫里没有见过的男人，很与众不同的男人。

“你……你别再说了，我……我们一点儿也不怕！”那丫鬟逞强的回嘴，其实早怕得牙齿打颤。

“不怕就好，那么我先走一步了！希望你们能逃过一劫，姑娘后会有期！”塞阳挥起马鞭，做出要离开的样子。

“喂！你这个人好过分哪！”小丫鬟急忙放声的喊，一副气忿难平的样子。

“此话怎讲？”塞阳拉着缰绳，笑意盈盈，“我又没有对姑娘做什么，怎么称得上‘过分’两字，此言差矣！差矣！”

见小丫鬟气呼呼的斗不过他，那位小姐虽然怯生生，但却细声细气的开口道：“这位公子，我和侍女不小心与家仆走失了，你能指点一条路径吗？否则天色将暗，我担心会有公子所言的匪徒出没，到时候我们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可就要被人欺负了。”

塞阳恣意的笑意遍布在脸上，她调侃的问：“难道小姐就不担心我是不良宵小？”

“你……你不像。”千金小姐又垂下了睫毛，像有点顾忌又不得不回答似的。

塞阳笑了，这位千金小姐还真是纯情啊！

“好吧！就冲着小姐这句话，就算我本来想怎么样，现在也不能怎么样啦！”塞阳往东方一指道：“你们往这边走去，不久就可以看到让人休憩的茶馆，我想小姐的仆从大概会在那里吧！”

“多谢公子。”

那位小姐称谢，但并未做行礼之姿，可见平时没有这个习惯，定然身分极为崇高。塞阳见状，只笑了笑，心想：搞不好这位小姐是个皇亲国戚，哪家王府的千金呢！

“小姐保重！”塞阳随手摘下枝头一支樱花递到那位小姐面前，她勾勒出一抹俊俏的笑意盯着那小姐看，这使得那位小姐呆了一呆，心头小鹿乱撞，有点心慌。

此时红霞映满了天空，塞阳衣冠楚楚又风度翩翩，刻意营造的气氛是足以教任何女人迷醉的。

“这枝樱花送给小姐，就当做我们有缘相识的纪念品吧！小姐可别忘了我。”说完这句话，塞阳即嘴角带笑，纵马而去，潇洒的身影消失在林里。

那位小姐微感惆怅的遥望着塞阳的影子，无端的痴迷。

“公主，咱们快走吧！”丫鬟催促着，“天快黑了……”

“嗯……”那位公主的声音带着微微的头抖，举起步伐，但仍依依不舍，带着满腔的遗憾，她幽幽的叹了口气，盈盈然的眸子像在说着什么世间的男男女女啊！

她有些害怕起来，为什么她会有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陌生男子而已，值得她这尊贵的身分如此牵挂吗？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

将甜言蜜语挂在嘴边对塞阳来说是最稀松平常的了，她能在几分钟内说出一大串令人痴迷的情话，这全都拜成天混在青楼里之赐，什么都没学到，只学到了油腔滑调，看到稍微象话的女人就不由得脱口而出，考虑都不用考虑。

所以她方才对这位公主说的正是展现她的本能，一种潜意识发挥到淋漓尽致后果。

塞阳绝对不会想到她正引了个大风波，否则她一定会恨死了自己的口无遮拦。

京城里举办舞剑挑战赛喽！这是当今皇上为了庆祝国泰民安特下旨举办的，与会者奖赏丰富，名列前茅者皇上将亲自召见，无论王孙贵族或者平民百姓都可自行报名参加，参加者均可获致纪念品一份，不过参赛者只限男性，谢绝女性。

这可是件轰动全京城的事，每位稍有两下子的公子哥儿都摩拳擦掌的蓄势待发，准备一战扬名天下受召于皇上，免去十年寒窗苦读之苦。

硕亲王府里的几位贝勒爷当然也都兴致勃勃的前来报名，准备在皇上面前一展其才，不愿输给和亲王府、安亲王府、隆亲王府、镇亲王府及敦亲王府等等几个在朝廷实力相当的王府，非要皇上对硕亲王府另眼相看不可。

练剑的事在全京城每个角落如火如荼的展开了，硕亲王府也不例外，贝勒爷们组成了一支“必胜队”，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分日夜的练习，每个人的脸上都喜孜孜的，像是誓在必得，优胜已经落在硕亲王府似的。

这天风和日丽，“必胜队”又在练武场比赛开来了。

“唉！平时软脚虾似的兄长们，现在一个个的英姿焕发，争气得还真教人不习惯呢！”塞阳懒洋洋地说，她坐在一旁的亭子里幸灾乐祸的边摇羽扇，边看笑话。

南袭撇了撇唇，冷言冷语的说：“依奴才之见，贝勒爷们也甭练习啦！反正再怎么练都没用，只要他们的妹子一出手，他们就全给打得落花流水，“必胜队”稳成了‘必败队’，现在贝勒爷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来求求格格别一时兴起跑去参加那个什么舞剑大赛才对。”

塞阳眉开眼笑的说：“真是知我者南袭也！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参加比赛？”

“格——格！”南袭杏眼一瞪，仿佛不敢相信耳际所听得之言语，“你真要去参加比赛？”

“有何不可？”塞阳笑嘻嘻的答。

“这是皇上举办的比赛耶！你女扮男装，这是欺君之罪，万一露出马脚……会被杀头啊！”南袭的脸已经惊惶地扭曲了起来。

打从这个比赛的消息公布了之后，南袭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深怕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的塞阳格格会手痒的溜去参加，那她就完了，她不仅有愧于王爷、有愧于福晋，更有愧放大清皇朝……

“南袭，你想得太多啦！没那么严重！”塞阳轻摇着羽扇，一派优闲地说。

南袭吓了一跳，抚着胸口问：“格格，奇怪了，你怎么知道奴才在想什么？”

“谁不知道！”塞阳瞄了瞄她，一副了然于胸样，“还不是那一套，什么愧对于我阿玛啦！有负于我额娘啊！对不起大清朝之类的……”

南袭闻言，欣慰的说：“既然格格知道奴才的心意，那么就请格格好好待在府里，不管吟诗也好，作画也行，就是别把舞剑比赛的事给挂在心里，最好是忘得一干二净，奴才也好安稳的睡觉。”

塞阳眼珠子一转，颇具玩味的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睡不安稳、食不知味的，咱们情同姊妹，我怎么会忍心如此整你呢，对吧！”

南袭恐怖的看着塞阳，她要是对自己愈是客气就愈没有好事，瞧塞阳格格此刻一脸笑嘻嘻的，心里稳定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

舞剑比赛这天，阳光暖得使人群陶陶，一长串的砵砵啪啪鞭炮声的响着，大兴土木搭建起来的擂台气势磅礴又宏伟壮丽，再加上一旁的戏台和庙宇，更增添了几许的富丽堂皇，擂台红色的琉璃瓦像是鲜明的指针，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这是御赐的啊！

擂台就搭在紫湖边，青青翠翠，满湖碧莲，绿柳垂岸，煞是清爽宜人，许多小贩乘机发笔横财，把紫湖岸边挤得水泄不通。

一辆黄缎顶盖的马车，由两匹雄健的棕红马拉着进入了会场，骑在马上护卫的数不清，这排场显是皇上已然驾到。

皇上的真面目不是那么容易给人看到的，此刻他的龙尊正坐在珠帘后与几位嫔妃一同欣赏舞剑，伺候的太监、宫娥们无不小心翼翼的图主子高兴。

塞阳身穿一袭藏青色长袍在硕亲王府的休息区里，她双眼流转，显得神采奕奕。她说服了几位哥哥们让她以七贝勒的名义参加，说她只是因好玩，而凑凑热闹而已，而且凭她蹩脚的身手，搞不好还没有机会上场，就给刷下来了！

对于塞阳的要求，几位贝勒爷们先是不肯答应，但后来听了她那个但书，就颇为认同的答应了，反正上擂台前还要经过两道初试，以塞阳的身手，的确不可能上得了台面，所以他们就很放心的成全她这个还不算太荒唐的要求，并且没有告诉硕亲王爷。

只是好玩嘛！反正无伤大雅。塞阳是这么告诉她的兄长们的。

当时只有南袭一个人反射性抖着头颅猛摇的反对，但没有用，谁理她！几个贝勒爷遂又中了塞阳的奸计。

“贝勒爷们实在太不了解自己的妹子了，怎么会胡涂的以为格格绝上不了擂台？奴才真想不通啊！”南袭帮塞阳倒了茶水，口里还在埋怨。

南袭是死求活求一定要跟来的，她威胁塞阳如果不让她跟来，她就要向王爷告密，这么令人内伤的告密，塞阳当然只有答应让她当个小跟班了。

“南袭，你就少说两句吧！待会如果我真输了，非拿你开刀不可！”塞阳舒服的坐在躺椅里，让南袭帮她按摩，十足公子哥儿的模样。

“奴才是担心格格的安危才死皮赖脸的要跟来，否则这种拚个你死我活的场面，我才不爱看呢！多可怕！”南袭噘高了唇，哼着说。

“我知道你疼我，怕我有个三长两短，我都知道！”敷衍过后，塞阳笑吟吟的央求，“南袭，你去帮我看看比剑的情形怎么样了？”

“要我去打探军情？”南袭摇了摇头，“不干！我不干！万一被认了出来我是服侍格格的侍女，岂不丢脸死了？”

塞阳嘻嘻一笑的站起身来，果然不出所料，“那好吧！既然你不敢走出休息区，那么只好劳烦我自己去瞧瞧喽！你在这里准备凉茶等我回来，千万别乱跑。”说完，她便不等南袭表示意见，即一溜烟似的跑了。

塞阳独自拿着参赛单去挑战两关初试，只花费九牛一毛之力的功夫就把那些三脚猫给比下去了，她不但剑术奇高，舞姿更是曼妙，观赛着无不喝采，更有许多堤岸边的商家小姐命仆人送来饮品，表达爱慕之意。

塞阳通过初赛，坐在入围者的特区里，她春风得意的喝着冰镇酸梅汤，眼珠子转啊转的，看看都是些什么三教九流的人来夺魁……嘿嘿！没什么嘛，都是些地痞流氓或是没用的王府公子而已，根本不是为患，正得意之际，塞阳不经意的瞄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使得她差点喷出一口茶来。

她微微一愣，定睛一看，既是诧异又是厌恶，心想：怎么他也来了？！

萨放豪老早就端坐在围席里，他一袭崭新的深蓝色衣衫，正笑吟吟的和同伴聊着天，当他看到塞阳，心里无疑一喜，他实在好久没有看到她了，思念都快溢出来了。

自从那天从紫湖把她送回硕亲王府里后，她就足不出户，而且谢绝访客，害他想进一步有所行动都束手无策，同托纳打听消息，托纳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逼得他快急坏了。

还好皇上英明举办了这场舞剑大赛，依塞阳的个性她绝不曾轻易放过这个玩乐的大好机会，一定会露面的，果不其然，她真的忍不住出现了。

萨放豪脸上不动声色，心里不由得乐翻了天。

她好美！在府里非但没把她给闷丑，反正愈见明丽，水波流转的眼眸、诱人的红唇，还有娇俏的笑颜，他简直无法把眼光移开。紧紧盯着塞阳，萨放豪脸上满是笑意。

接触到萨放豪揶揄目光的塞阳，则是手忙脚乱的将眼光掉开，她可不想看到那头变态的家伙！

怎么事先没预设他也会来参赛呢？如果早想到，打死她也绝不会来的，这下完了，他那不怀好意的眼光是什么意思？他又想对她怎么样？不行！这次她绝不会再让他得逞了。塞阳握紧拳头，暗暗下定决心。

“硕亲王府塞阳贝勒、康亲王府端传贝勒——请——上——台。”评判长拉长着声音，喊了塞阳的名字。

塞阳收起满腹不满情绪，快速的步上擂台，隔着帘，后面的皇上和妃子们全看不清楚擂台

上人的容颜。

“请多多指教！”上了擂台后，塞阳微微一笑，英姿潇洒。

互作了揖，塞阳接过侍卫手中的长剑，她将长剑当胸而立，倏地，一道剑光向上翻飞，她姿态灵活轻盈的舞开来，看得萨放豪一阵赞叹和心仪。

而那康亲王府的端传贝勒手上功夫好看，但脚上功夫却是瘪三，塞阳只用了几招花式就将他给比了下去，全场起立鼓掌，塞阳隐隐约约听见帘后也传来喝采声，不禁得意万分。

塞阳风光得意的回到座位，侍女们立即送上凉茶和软酥点心，吃得她喜上眉梢，乐不可支。

她笑吟吟的眼却不小心地接触到萨放豪的眼光，看得她一阵心慌，别转过头，再也不肯与他眼光相接。

塞阳早已知萨放豪不是省油的灯，但她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是自己唯一的挑战者。

站在擂台上，紫湖边的晚风拂面，星子映满天空，四周灯大点起，一片烟火燃着，车水马龙、热闹万分。

舞剑大赛已经接近尾声了。

站在擂台上的是塞阳和萨放豪，他们是今天舞剑大赛最后两位仅剩有资格夺取冠军宝座的参赛者。现在要争出个长短来，看看谁是这次第一届御办舞剑赛的总冠军，别说面子上有多风光了，光是奖赏就可以从东门排到西门了，数都数不清。

一对俊俏男子在台上屏息默立，衣袂飘扬，观众都精神为之一振，未拔剑先给了一片货真价实的掌声。

塞阳眼光一扫，敛眉片刻，她怎么也料不到还是要与萨放豪交手，而且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萨放豪嘴角带笑的看着塞阳，总算能两个人“单独”相处了，虽然台下有数千万头钻动的人潮也不管了，反正只要能亲近塞阳，他就有办法达到目的。

“四贝勒，请指教！”塞阳率先开口，她声音清脆响亮，吸引众人不由得将眼光放在她身上。

“好说！我正要请七贝勒手下留情呢！”萨放豪眼角也是笑，嘴角也是笑，看来没有半点惧色，倒像是快乐的不得了的样子。

“这小子一定在打什么浑主意！”塞阳暗暗咬牙，如果不是在这种场面下见面，她的表现就不曾是这么温和了。

“请！”

塞阳全神贯注，慢慢的由疾而速舞开来，萨放豪手中的剑则倏起忽落，教人看不清他的剑法，一来一往、翻翻滚滚，看得台下的观众连声叫好，热烈万分。

“你来真的？”萨放豪舞到塞阳身边，袖边碰到了她的手，惹得塞阳一阵白眼。

“莫非四贝勒将皇上举办这场舞剑大赛的恩典当成儿戏？”塞阳斜瞟着他，语气中充满挑衅。

“你言重了！”萨放豪笑了笑，浑然不觉塞阳的火药味。

可恶的男人！还装作那副无关紧要、悠哉悠哉的样子，如果把他的秘密给宣告出来，看他是否还笑得出来？

“你在生什么气？”萨放豪既不戒备，反而借故更靠近塞阳，亲昵的在她耳畔问，这个举动不太明显，任擂台下观众千万，恐怕没有人能看得真切。

这个不知大难临头的家伙！莫非想再次非礼她？这次她塞阳可不会白痴到又令他得手，上回是失算，但谁又能料到外表雄赳赳、气昂昂的镇亲王府贝勒竟有断袖之癖？

塞阳尽力要自己忍耐着，谁知他竟更过分了！

“这些日子不见你，实在牵挂，几次登府拜访，你都避而不见，难道是在责怪我那次在紫湖游船上招呼不周？”萨放豪以不解的眼神望向塞阳，看得她一阵鸡皮疙瘩乱飘。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还敢开口相询？“住口！”塞阳一喝声，撇了撇嘴，按捺不住了。

她阴沉沉的竖着眉，直勾勾的往萨放豪肩上刺了一剑，登时穿破衣袖，一道细细血丝喷流而出，非但台下轰声鼓噪，就连台上比武的两人也呆了。

塞阳没想到自己一出手竟可以这么容易的伤到萨放豪，而萨放豪则万万没想到塞阳会毫无

预警的向他袭击。

“你……你怎么不躲？”看到萨放豪身上流的血塞阳有点失神。

“我……我也不知道……”萨放豪看塞阳一眼，和她一样呆愕。

他们在台上的“眉来眼去”让台下的人看不出端倪，两大贵族的贝勒血拚擂台，这肯定会是明天的马路大消息。

“不得怪我，这……这是……这是给你的教训，谁教你是个大变态……”塞阳的声音由大到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什么？你说什么？”萨放豪听不清楚她支支吾吾在说些什么，但“变态”两字倒是教他给听仔细了。

塞阳不理他，径自大人有大量的加了句：“你放心好啦！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就算是为了这一剑做个补偿吧！不过以后再也不可以了。”

萨放豪莫名其妙的看她那一脸庄重的样子，想再追根究底，但千回百转之中，负责医护的太医们已经赶到了，擂台赛暂停，再多的疑问句都暂且打住，他无奈的让众人五花大绑，簇拥着里伤去了。

塞阳呆愣在一旁，晚风吹来，只见灯火辉煌。

唉！树倒猢狲散，没趣极了。

皇上召硕亲王府七贝勒进宫觐见。

“这是怎么回事？说！”硕亲王环顾着他几个儿女，拍着桌子跳脚。

刚送走颁圣旨的首领太监，硕亲王就忙不迭的叫了六位贝勒爷和塞阳出来，一个个排排站好肃立鹤候，他眉毛到竖，满脸的怒容，气到了极点。

“阿玛……”身为长子的大贝勒多愆，虽然想挺身而出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委，但是一看到他阿玛那一脸要啃人骨头的凶相，就将话硬生生的给吞回去了。

“怎么？不敢开口吗？”硕亲王神经质的指着他们每一个，气急败坏的说：“闯了祸事，以为不开口就没事啦？如今皇上宣召觐见，教我如何交代得过去？你们是存心要把我的官帽给摘了不可，是吧！”

“阿玛……”托纳吞吞吐吐的想解释。

“你不要辩解！”硕亲王一句话将托纳斟酌了许久的解释辞给堵回去，并没有好脸色的继续说：“成天只知道玩！原以为可以靠你们这几个混小子在这次的舞剑会中争光，没想到适得其反，惹出这种天大的祸端，那镇亲王府可不是省油的灯，如今他们的四贝勒教我们给刺伤了，这怎么善了？”

“阿玛……”二贝勒也想开口。

“没话可说了是吧！”硕亲王迅速的又将他的话堵回去，用鼻子冷哼一声，继续开骂道：“真是没用的东西！今天杀人，难保明天不曾放人！我怎么会如此冤枉，生了这些没用的败家子，脸都丢光了！枉为当朝元老，教我怎么面对列祖列宗？”

“阿玛！您说完了没？”塞阳优闲的、想也不想的开口：“皇上是要咱们府里的七贝勒‘立即’进宫觐见，不是叫他明年再觐见，搞清楚嘛！还长篇大论，万一耽误到时辰，才真的要被杀头。”

“对！对！”硕亲王爷一被提醒，马上恢复神智，赶忙将主题转回，“是谁？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冒充本府的七贝勒参赛？而你们几个居然都没发现？真是糊涂！”

六位贝勒爷面面相觑，他们已经十分后悔了，为什么当初要听信塞阳的话，什么凭她一个女流之辈，绝不可能进得了总决赛，什么只是好玩，凑凑热闹而已，她还说自己搞不好还没有机会上场，就会被刷下来云云的……笨啊！他们怎么会那么容易教塞阳的鬼话给说服了？明知道她向来古怪，却还要上当？

看着自己六位兄长的黑面菜，塞阳由衷的于心不忍，决定出手搭救。

“阿玛！”塞阳清了清喉咙，笑嘻嘻的说：“皇上召见是件好事，阿玛怎么说得好象横祸道殃似的，这话如果给皇上听见了，他可是会不高兴的哦！”

硕亲王嘴角扭曲，瑟缩的跳开了三丈远，他抚着胸口，惊魂未定的说：“我哪里有这个意思？你……别胡乱说话……”

“既然没有，当然是最好的啦！”塞阳吟吟一笑站了起来，她气定神闲的说：“皇上所要召见的七贝勒就是孩儿在下我，孩儿上擂台比武剑，虽然没有争得光彩，但也争到了个教皇上

召见的恩典，不算辱没了硕亲王府吧！”

“你……你……你……你说什么？！”这个打击可比刚才被宣召时还巨大，硕亲王本来以为是他哪个儿子贪玩，故意以七子之名参赛而已，没想到上台的，居然是他的女儿……

天啊！又一项欺君之罪，他要昏倒了。

“孩儿知道阿玛心里高兴，但也别乐昏了头，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进宫觐见，旁的，都等孩儿口府再说吧！”塞阳不疾不徐的从椅子上站起来，而硕亲王正好相反，他一屁股地跌进了椅子上，半晌都说不出话来。

“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才好？”硕亲王正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时之间无法接受事实真相不说，还搞得焦头烂额。但塞阳却笑了，“阿玛不必太过自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啦！想必阿玛近日鸿福齐天，就要升官！安啦！”

塞阳笑着拍了拍硕亲王的肩膀一下，却教硕亲王毛骨悚然。

硕亲王急吁吁的阻止，“塞阳……快……快点儿住口……这……这话可要当作没说过啊！若传出府去，这怎么得了？”

塞阳呵呵的笑，也难怪她阿玛硕亲王会脸色发青得连连否认了，他已是当朝集权贵于一身的重臣，地位次于皇帝之下，万人之上，她这席话，分明是暗喻他有篡谋之心嘛！无怪乎他要郑重的否认了。

“阿玛不必紧张，孩儿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啊！”塞阳露出春花般娇艳的笑容，但开心的只有她一个人，其余的个个脸色凝重，都在担心这次的皇上召见，可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塞阳，你此番进宫，可不许胡言乱语，要知道轻重啊！”福晋拉着塞阳的手，殷殷交代。

“额娘放心吧！”塞阳嘴角一场，一点也不以为意，“姊姊是皇上第一宠妃，料想皇上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对孩儿不曾太苛责，就请阿玛、额娘放宽心，等候孩儿口府的好消息吧！”

意气风发的塞阳换了男装出府，她神气活现的乘着一顶八人抬的大轿，前呼后拥的进宫去了。

皇宫里的气派是无处可比拟，宫殿正宅，院落重重，适逢夜晚，回廊曲折灯影缤纷，处处是灿丽，无处不琉璃，满园花枝招展，像座世外桃源。一身华丽馨香的宫娥们以及顶翎官服的太监穿流不息，鼓乐之声在远处传来，分外像仙乐一般。塞阳从未进宫，只觉处处新鲜，这园子比起硕亲王府来要奢侈上一百倍，人虽众多，却见严谨，没有一点嬉闹声，毕竟是皇宫啊！

皇上是在“潜龙殿”召见塞阳的。因为是皇帝平时休息之处，所以气氛比较惬意，不太严肃，服侍的太监虽然也多，不过都和颜悦色，大概是因为知道她是硕亲王府的人，所以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股奉承巴结的脸色来。

塞阳坐在椅中，喝着香喷喷的茶，桌上是各色精致点心，用考究的器皿装着，看来颇为可口。

等了约未半个时辰，塞阳正要大叹无聊时，太监却来宣告，皇上驾到了，闻言，塞阳连忙起身，心想不知道姊姊可有跟着来？自从她那位贵为薜妃的姊姊进宫后，她们姊妹就已经好久不见了，还真有点想念。

“皇——上——驾——到——”长长响亮的通报声后，珠帘由宫女掀起，浩浩荡荡的十几名穿戴华丽的太监一字排开来，接驾的气势吓死人。

塞阳也随众人下跪请安。

真是麻烦，看来当皇帝也没什么好的嘛！连在自己家里也不能放轻松，时时刻刻一大堆人跟进跟出，到什么地方都要大声被通报，万一肚子疼，要上个厕所怎么办？莫非也要人层层通报？

胡乱想象一番，混乱过后，塞阳知道这位皇上已经就定位了，她没等太监放话，就自动自发，乱没有神经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一看之下，塞阳先是发愣，继而忘了将头重新低回去。怎么会有如此英姿焕发的男人？他身穿着大袖黄袍，剑眉挺鼻，眼神炯炯有光，身形高大，看来威武有劲。这就是皇上？怎么和地想象的完全不同？而且，他还对着她笑呢！这笑撞得塞阳一阵莫名其妙的乱，分明是种挑逗嘛！可是，没有道理啊！皇上根本不知道她是女人，怎么会挑逗她？除非他和萨放豪一样，是个大变态……这更没有可能了，皇上的嫔妃何其多，如果他

不爱女人，可大大不妙。“你就是塞阳贝勒？”皇上看着她，笑意吟吟，而塞阳也着实不知道他在高兴什么。塞阳点了点头。皇上又笑了，“起来吧！不要拘束，坐着和我讲话。”塞阳依言坐下，皇上手一挥，下了命令，“都退下吧！没我的旨令，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一时之间，大厅内男的、女的，一下子退得干干净净。

“现在没有人了，你可以放轻松一点。”皇上双目定定的看着塞阳，和颜悦色地说。

“谢谢你！”塞阳喝了口茶，颇为满意，直觉眼前这皇帝还不错，至少懂得体贴人，看来她可以要额娘宽心了，省得额娘整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担心姊姊入宫后会被冷落，真是杞人忧天了。

皇上深有好感的看着塞阳，龙心大悦地想：天下怎么会有这般好看动人的美少男？连他后宫的三千粉黛都尽失了颜色。如果不是今天在擂台上看过她舞剑时的威风凛凛和不留情面，还真难以相信眼前这位看来飘逸又雅致的人会是个男子。

“塞阳贝勒知不知道镇亲王府的四贝勒伤势严不严重？有没有大碍？”皇上也喝了口茶，轻描淡写的问。

塞阳乍然听到萨放豪的名字，差点喷茶，“臣……不知道。”她据实以告，她确实不知道，因为事后一阵混乱，她逃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心情去打听。

“塞阳贝勒居然漠不关心？”皇上一对闪烁逼人的眼睛似笑非笑，“黄昏在擂台上的事，现在恐怕已经传遍全京城了，各种猜测齐来，塞阳贝勒不想解释解释吗？”

“臣惶恐。”塞阳打官腔的说了句，这话是她向她阿玛学来的。

皇上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你不像。”

塞阳不明所以，“不像什么？”

“不像惶恐啊！”皇上理所当然的接续说：“传你觐见，非但不推托，反还神态自若，可见你一点都没将刺伤镇亲王府四贝勒的事放在心上，何来惶恐之意？”

眼珠子转了转，塞阳低头敛眉说：“臣是担心在心里，不好说出来罢了。”

“这样？”皇上颇有兴味。

“是。”塞阳恭恭敬敬的回答：“比武比剑，不慎受伤是常有的事，并非塞阳有意向萨放豪贝勒下手，今天的事纯属意外，硕亲王府向来和镇亲王府友好，而萨放豪贝勒的心胸广博，理应该不会计较这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才对。”

皇上微笑，“如果真如你所言，当然是最好，否则这场由皇宫举办的舞剑赛落得败兴下场，让天下百姓看笑话了也不好。”

塞阳心里一跳，这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倒像是在责怪她似的。

塞阳还没回答，一阵嘈杂的声响便传来，首领太监急忙走进“潜龙殿”，神色甚为不安。

皇上脸色一沉，对着首领太监没好气的说：“我不是吩咐过，不许任何人前来打扰的吗？弄得如此吵闹不休，成何体统？”

“回皇上的话，是饶远公主来了，奴才们阻止不了。”太监跪了下去，被指责得浑身冒汗。

“哦？”皇上松开了蹙眉，似乎没那么生气了。

话还没说完，就见到一位衣饰华丽出色、环环佩佩的女子由几个宫女陪搀着走了进来，袅娜亭亭、脚步轻盈，一脸的撒娇笑意。

这是最受皇上喜爱的五妹，受封饶远公主，名讳端捷。

“不知道皇帝哥哥在见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就连我也不许打扰。”端捷的笑脸一现，满室生辉。

“怎么过来这里了？不用陪皇额娘用膳吗？”皇上没板起脸色，端捷是他的嫡亲妹妹，对她，他向来纵容三分。

“不必！皇额娘有几位嬷嬷陪着，还会需要我吗？”端捷往皇上身旁一坐，立即发现了正盯着她看的塞阳，不禁一股燥热涌上心头，怎么会……

“皇帝哥哥，这位是……”端捷迟疑的问。

“这是硕亲王府的七贝勒，塞阳贝勒，衡妃的亲弟弟。”皇上笑了笑，做了简单的介绍。

端捷又娇又羞的沉吟着，她记得塞阳，就在不久之前，她往庙宇上香，回程途中和丫鬟迷了路，幸得塞阳的指点，才得以在天黑前和侍卫会合，为此，她一直感念着。

塞阳的脸对她来说实在不容易忘记，尤其是那天在山谷的樱林里一别之后，她几乎无时无刻想着塞阳，每一想起，总要惆怅个老半天，怨自己生在深宫内院的帝王之家，否则以她端捷公主的花容月貌，有哪一个男子不曾为她心动呢？而她当日却匆匆与塞阳擦身而过，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见过公主。”塞阳礼貌的向端捷请安后就摆出一脸的受宠若惊，因为公主眼中分明对她有爱意，这连白痴都看得出来，莫非这位公主天生豪放，想要对她来个一见钟情？

想到这，塞阳不由得全身为之一僵，顿时一个念头闪进她脑海：妈啊！这怎么得了？

正糟糕情急，端捷就细声细气的开口道：“过去不曾听闻过塞阳贝勒进宫来，不知道皇帝哥哥这回召见，是有什么大事吗？”

端捷掩着袖口，忍不住开心的偷笑。太好了，她早盼晚盼的，总算知道塞阳的身分了。

原来她的梦中情人是堂堂硕亲王府的贝勒爷，而且蘅妃还是他姊姊呢！总算是皇亲国戚，身分匹配得过，如果她能和辅国将军之子解除婚约，那么，她不就能与塞阳双宿双栖了吗？有塞阳这么俊俏的郎君相伴，可要羡慕死一大群人了。端捷在心中打着如意算盘。

皇上一笑，闲适的说：“也没什么大事，塞阳今天在舞剑比赛上刺伤了镇亲王府的萨放豪贝勒，我特地要他人宫，了解真相，以免将事情闹大了。”

“既是比赛，必有所损伤，皇帝哥哥何必太在意。”端捷娇声的说，她的心现在已经一心一意的放在塞阳身上了，仿佛他们的事已成定局似的。

“我明白，只是询问而已，我自分寸。”皇上如此说。

他当然不曾真的怪罪于塞阳，本来他就是因为今天在擂台上的帘幕后对塞阳产生好感，才急着在晚上就召见塞阳入宫的，塞阳台前的玉树临风和不羁，令他有想一窥究竟的好奇。关切萨放豪伤势既只是个借口，现在又怎么会怪罪于塞阳呢？更何况塞阳的外貌，真不是普通的出色，已堪称得上是醉人了！皇上在心里笑着，当然，他的心思，现在没有人知道，而端捷的心思，也同样没有人知道，只不过他们两个人的目标，都是同一个人罢了！

五

“储秀宫”里，皇上一边吃着蘅妃亲手剥的果子，一边赞赏有加的说：“爱妃，你的七弟真是英雄出少年，昨晚我宣他觐见时，他非但没有惧色，反而显得从容优雅，胆色过人，且人品一流，很令人欣赏。”

贵为一级宠妾的蘅妃漾起了甜美的梨涡，以为皇上和她打情骂俏，她抿着嘴角，娇意浓浓，不依的回答：“皇上开臣妾的玩笑吧！我可不来哦！”

“我哪里开你玩笑了？所谓君无戏言，难道我的话会有假？”皇上沉稳自若，懒洋洋的揽住了她，春风拂面的说：“你有个出色的弟弟是件好事，不必太过谦虚，过些日子，我打算让他入宫任职，想必他会有一番作为，也会胜任愉快。”

蘅妃可无法敏捷的答应了，她的笑容冻在嘴角，这皇上口里的人，是她娘家硕亲王府的人吗？怎么她听也没听过她有哪个兄弟如此争气，还得到皇上亲口嘉许的？

“皇上刚才就是说，臣妾的“七弟”胆色过人，人品一流？”蘅妃的心不规则的怦怦乱跳，乍惊还疑的重复了一遍。

“是呀！”皇上谈笑风生的拉长了声音，昨晚见塞阳的愉悦心情还留着，塞阳那双水灵灵又黑白分明的眸子，直教他到现在还有点神不守舍，只是未免有点无稽，塞阳可是个男人哪！

“端捷公主也见着你七弟了，刚才我去她那里，她还赞不绝口，能让端捷那丫头看得上眼的，总没有几个吧！话说回来，你们姊弟也应该很久没见了，要不要改天我再召他入宫，让你们好好叙叙？”话虽是这么说，但实际上是他还想再见见塞阳。

“七弟？”蘅妃实在狐疑，不懂皇上那飞窜出的满意是从何而来。

蘅妃记得，在她入宫以前，她额娘亲生所出是六男三女这是绝对错不了，而硕亲王府里的两位侧福晋进府也有数十年了，从来也没听说过有哪一个什么时候怀孕生子的，怎么现下她突然跑出个七弟来，真教她搞不清楚状况。

“塞阳指婚了吗？”皇上声音暖如醇酒，诡谲的扬起浓眉。

“塞阳？”蘅妃眼皮直跳，怎么话锋一转，又问到塞阳身上来了？“她还没有指婚，大概是因为玩性还重吧！”

“你知不知道，塞阳有没有中意哪家的小姐？如果没有，安亲王府的三格格才貌双全，知书达礼，倒是配他得过。”

蘅妃睁大了眼睛，皇上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啊！真是胡来！

“等让塞阳封了官职，再为他指婚，硕亲王爷一定会很高兴。”深怕蘅妃没听清楚似的，皇上又自顾自的安排着，但让人看不出他是真心还是假意？是试探还是有谱？

蘅妃芳心如麻，差点吓得魂飞魄散，皇上现在嘴角里说的，可是她的亲妹子呀！

“皇上的意思是，要塞阳……出任官职，然后……再为她指婚？”蘅妃心惊胆跳的追问了一句，就怕听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当然就这么决定了。”皇上捏了捏蘅妃的手心，他那轻松闲散的样子和蘅妃成了明显的对比。

这话仿佛平地一声春雷响起，无情地轰炸着蘅妃的心房，皇上意味深长的笑还留在嘴角，看来，她必须要弄清楚了，否则让她的妹子入朝当官再明定婚配，她硕亲王府可难逃满门抄斩的厄运。

蘅妃派人偷偷捎了封信回硕亲王府，要塞亲王爷以作寿为由，使她得以顺利回府省亲，理由正当，皇上赏了许多体面的礼物和金银珠宝给硕亲王爷祝寿，而身分崇高、当红纳权的蘅妃就轻易的瞒过皇上，在塞阳被宣召入宫的半个月后，有惊无险的回娘家了。

蘅妃回府是件大事，处处讲究面子的硕亲王爷表面上办得风风光光、既盛大又招摇无比，惹得全京城人发出赞叹的眼光。

但是一等到蘅妃前脚踏进王府，王爷却马上打发管家招待宫里来的大批人马，独独将蘅妃引入一座幽静的内院，进行秘密的会谈工作，此次出席会晤的还有福晋跟六位贝勒爷和吊儿郎当的塞阳格格。

“阿玛，虽然说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您怎么也不稍个信来，害孩儿一个人在宫里干着急啊！”蘅妃埋怨的首先发言。

“我怎么料得到皇上会有那种意思啊！”硕亲王急得老汗直掉，心想他这次可死定了，进退两难，说是欺君，不说也是欺君，这可怎么才好？

“东儿，你说皇上要塞阳出任官职，这可是真的？”可怜的福晋惊慌失措，惊惶中叫出蘅妃出嫁前的小名，真不敢相信这事是真的。

“额娘，难道要等皇上的圣旨都下来了，才来打算吗？”蘅妃很不满意眼前的情况，如果塞阳是格格的事爆发出来，势必会影响硕亲王府的形象，也会波及她在宫中的地位，这么一来，她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势力，岂不是会毁于一旦？

“你额娘的意思当然不是这样，现在出了这种事情，谁也不愿意，得赶快想想法子啊！你在宫里，何不找个机会向皇上说清楚？”硕亲王异想天开的说。

“孩儿可不敢哟！”蘅妃没好气的说：“谁不知道皇上的性儿，他虽然平时温柔有加，但阴狠起来也是有目共睹的，否则这大片江山是如何打下的？要孩儿去做开路先锋，难保皇上不会在一怒之下，将咱们满门抄斩哪！”

“那怎么办？可怎么办才好？”福晋一生顺遂，从来没遇过什么风浪，谁知道竟会生出塞阳这个女儿来，好事不干，乌龙事做尽，为她的后半生平添“坎坷”。

“阿玛、额娘！我说事到如今，最好把塞阳送到别处，眼不见为净，什么烦恼都化解了。”大贝勒多憨自以为聪明的插嘴，想做点有贡献的建议。

但他的话才甫落就惨遭几双白眼同时瞪视，均在想真是个破主意！

“亏你身为硕亲王府的长贝勒，将来好歹也是要承袭爵位，居然说出如此不知轻重的话来，你敢说出口，我还听不下去呢！”硕亲王气得跳脚，青筋都爆出来了。

多憨吃了败阵，只好乖乖的闭起了嘴巴。

沉寂了半晌，蘅妃清了清喉咙，颇有威仪的开口道：“塞阳，你过来。”

一直一副懒骨头样子的塞阳受到召唤，总算振作起精神来了。

“塞阳给蘅妃请安，蘅妃吉祥！”塞阳双手扶住左膝盖半跪，二话不说的先行了礼，继而抬起莹亮有神的双眸，眼里看不出忧虑，也看不出焦急。

“快起来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行礼？”蘅妃又好气又好笑，她拉过塞阳的手，仔仔细细的左右端详。

真是个美人儿呢！匀称的身材、如云的黑发、浓淡相宜的白皙面容、明亮的杏眼，长长翘翘的睫毛透着俏皮，这等的非凡姿色，皇上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我入宫时，塞阳才十二岁吧！现在居然出落得这么楚楚动人，如果我不入宫，想必咱们

姊妹定有许多体己话可说吧！”蘅妃不禁感叹起来。

入宫五年，深宫里的日子有时也真乏味，若不是皇上待她还算宠幸，恐怕她就更寂寞了。

“东儿快别这么说了，你是富贵之人，这些话要忘了才好。”福晋连忙迷信的打断伤怀的气氛。

“就是啊！”硕亲王也转怒为笑，“你在宫里甚得皇上喜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身为你的家人，都深觉光彩，皇上时你好，我们都感到很欣慰。”

“孩儿知道，孩儿只不过是一时有感而发，阿玛、额娘不必担心。”蘅妃微一叹息，想起了此行的主要目的，便忍不住问塞阳，“妹子，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吗？”

塞阳淡淡的掀起了嘴角，快意洒然的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皇上也许只是说说而已，他是个大忙人，日理万机都焦头烂额了，怎么可能会记得这种小事？你们且暂时不要操心吧！万一成真，看在阿玛和姊姊的面子上，皇上也会恕罪，现在讨论这些，不是言之过早了吗？”

“我们是为了你好啊！”三张嘴不约而同的说。

“我也是为了你们好啊！想太多没好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塞阳亲昵的靠了靠蘅妃，神采奕奕的淡笑着，“再说，有姊姊在啊！我一点也不担心！”

但愿如此！希望塞阳这次闯的祸，也能像她过去所做的顽劣事一样，雷声大，雨点小，没事！在场的所有人除了塞阳，如此祝愿。

奉父命登门探望萨放豪的塞阳，心中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

才一踏进镇亲王府，塞阳就寒毛直竖的想逃，再一想到待会儿要看到萨放豪，她就恶心的想呕，而她薄薄的嘴角早掠过无数次轻微不易察觉的抽搐，更别说和萨放豪面对面时，细胞会死多少了。

没天理嘛！只不过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居然就弄得惊天动地，让皇上召见了不说，还连累她姊姊想尽办法的回府一趟，现在居然又要她硬着头皮来探那变态的痛，这是什么跟什么嘛？这种倒霉事，都让她接二连三的碰着了。

“南袭，你说一会儿见到了萨放豪那变态，我要说我是谁？”塞阳对着身边的南袭，大刺刺的问。

今天的塞阳是以规规矩矩的正统女装出现，一身翠绿色的新衣裳加上长及地的银白棉袄，衬托得她雍容华贵，眉目之中英气逼人，不由得令南袭心中大喜，她可是已经好久不曾看过她们家的格格这么“正常”地盛装打扮了，平时塞阳都是邋邋遑遑得不象话，不是以风流倜傥的男装出入王府，就是不修边幅的令人望而兴叹，今天这种端庄秀丽的模样，简直像是脱胎换骨似的，她怎么能不高兴呢？只可惜塞阳的言谈举止若能稍加收敛收敛，那就更完美了。

“格格，拜托您小声一点好吗？这里是镇亲王府耶！”南袭连忙附耳过去，非常、非常、非常不安的提醒着。

“我知道啦！你别紧张兮兮的，难不成我们会教人给撵出去不成吗？”塞阳扬扬眉微顿了一下，胸有成竹，嘴畔浮现起一抹笑意，“谁有这个胆量敢叫硕亲王府的格格走人——没错吧！”

“人在屋檐下嘛！格格。”南袭已窘得无处安身，这么大刺刺的挑衅言语，怕此时早已传到镇亲王爷和福晋的耳里了吧！听闻镇亲王府里的福晋是一级难缠的，这会儿又不知道会生出什么事端了？

这格格又忘了王爷临出府前苦口婆心的千交代、万交代，竟在别人的地盘上捋虎须，还半点警觉性都没有，这番是专为友好而来，可千万不能变成反目成仇啊！

“我自有分寸，不劳你操心。”塞阳好整以暇，双眼炯亮地堵住了南袭的嘴，镇亲王府里的管家领事在前头带路，想必南袭也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如果不是她阿玛威胁利诱的要她来镇亲王府平息风波，而她额娘又泪眼涟涟的掩袖啜泣，整得她永无宁日加上烦躁不已，恐怕她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主动来看萨放豪了。

绕了段长长的回廊，终于到了萨放豪的寝宫了。

还颇为雅致的嘛！没想到那个无耻之徒也会住在这么清高的环境，塞阳打量着眼前的景物喃喃自语着。

“格格请，我家主子就在里面，奴才已经先行通报过了。”管家打开了房门，恭恭敬敬的朝塞阳作揖。

“嗯！”塞阳故作镇定的点了点头，留下一班她带来的随身家仆立在原地。这些家仆全是硕亲王爷安排在她身边监视她行为举止的，如果待会她忍不住对萨放豪口出秽言，想必他们一定会一五一十的禀告硕亲王，她才不会自挖坟墓呢！所以她才带了南袭，就快步的踏进了萨放豪的房中，颇有那么一点壮士断腕，一去不回头之势！

萨放豪身着简便的睡袍，他肩夹上绑着纱布，看来气色倒不错，自从塞阳踏进这个房门口之后，他就一直笑眯眯的看着她，看得她卜通卜通的心脏直作响，像似快要跳出胸膛来了。

“四贝勒这么目光炯炯的看着我，想必伤势一定是没有什么大碍了，我还是告辞的好，以免打扰你的休息。”塞阳坐下才不到五分钟，却被萨放豪探索的目光弄得极为不耐烦，萨放豪对她目不转睛，简直是到了迷恋的地步。

“格格请留步，我很喜欢你来，一点都不会打扰。”萨放豪不疾不徐的开口挽留塞阳，这句话又把她的脚给绑住了。

所谓客随主便，既然萨放豪都说话了，塞阳也就只好勉为其难的再留下来，更何况，这探病只探了五分钟，显得太没诚意，若给家仆们回去嚼了舌根，她又要被刮得焦头烂额。

“格格——今天怎么会想来看我呢？”萨放豪收起了大胆的目光，改换一种温文而含蓄的眼光，这令塞阳好过多了，她不喜欢被一直当成稀有动物来看。

萨放豪总算问到来因，省得她闲扯打屁，浪费时间，也该是摊牌的时候了，她阿玛交代过，要她主动道歉，并且告之她的真实身分，不许再有半分隐瞒，“咳！”她故作正经的避开萨放豪直扑过来的深情压力，“这说来话长，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得完的……”

塞阳摆出了一个准备好长谈一番的姿态，自觉得既飘逸又高段，计划中，想必此时萨放豪一定给迷得忘了她的罪行才对，不料萨放豪却微微一笑，倏然站起身走到她身边。

“格格不必为难的解释，其实我早就知道塞阳贝勒是格格你所扮的。”

就像一切皆停格似的，塞阳吓了好大一跳，她迅速的望向萨放豪，不假思索的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一定是舞剑那天不小心露出了马脚，他靠她靠得那么近，又死皮赖脸的一直纠缠过来，肯定是当时给他占了便宜去！

萨放豪顺理成章的回答：“就是当日与格格把酒言欢，格格又派人送信来和我讨论京城里各家的青楼设施和名妓手艺之后，我‘感谢万分’，特意登门造访，碰巧格格不在府内。托纳贝勒这才告诉我，是这么一回事。”

塞阳愈听脸愈燥热，瞬间像漫天燃烧的彩霞，如果照时间上算来，那么……紫湖画舫里的那个热吻是……

天啊！塞阳张大了嘴，杏眼圆睁的瞪视着萨放豪。

这个超级混球！既然他早知道她是女的，为什么还吻她？难道他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古板大道理吗？

忿怒刺激焚烧着塞阳每一根僵硬的寒毛，“你……”她咄咄逼人的看着萨放豪，但碍于南袭好奇的眸子，一时之间她也问不出口，为什么萨放豪要乘人之危的吻她，这点真是教她一下子想不明白。

萨放豪笑了，笑得低沉而深厚，轻漾着如释重负的微笑，“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承认你是硕亲王府的格格呢！”

萨放豪那副贼透又乐不可支的模样，真教塞阳想打断他的下巴，再把他吻过她唇际的那片下流嘴角给撕下来。

“你笑什么？闭上你的嘴！”塞阳羞涩又不争气的耳根红得落入萨放豪眼中，她不胜恼火的用指尖重戳他受伤的肩头，咬牙切齿的瞪视着他。

萨放豪任她出气，一会才倒了杯温茶送到塞阳唇边，柔情万千的凝视着她。

“喝点水吧！你要怎么出气，都随便你。”萨放豪一副要任凭塞阳宰割的样子，这种样子反而使吃软不吃硬的塞阳完全使不上劲来。

塞阳接过茶杯，咕噜一声的将满满一杯子的茶给喝完，惹得南袭在一旁笑意飞扬。

“你笑什么？”塞阳斜睨了南袭一眼。

南袭笑不可遏，“格格，您现在的样子，好象……好象咱们王爷哟！”

一听南袭的话，塞阳也笑出了声音，这一笑，笑得比南袭还要大声、还要放肆，一想到她阿玛平时气呼呼地被她哄住的样子，就不禁会心的从喉中逸出有趣的笑声。

“我是阿玛的女儿嘛！当然像他啰！”塞阳撇了撇唇，调侃轻斥的说：“倒是你这丫头，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堂堂的镇亲王府耶！刚才还提醒我要庄重点呢！容得你在此如此狂妄放肆吗？”

“哎哟！奴才不敢！”南袭马上跪下去，脸颊上的笑意却久久不褪。

“起来吧！别教四贝勒看笑话了。”塞阳抿抿唇，巧笑嫣然，这一笑，妩媚生姿，又把萨放豪的魂勾去了一半。

“塞阳你……你不生我的气了？”萨放豪定定的看着她，主动将彼此的称呼提升到最亲昵的程度。

“还生什么气啊！你都教我给刺了一剑，我可没那么小气！”塞阳仰起她那张精致绝美的脸，的确看不出有什么怒容。

萨放豪不由得暗暗感谢起南袭来，若不是她歪打正着的圆了僵局，他和塞阳之间，还有得磨呢！而塞阳这一场兴师问罪，也没那么容易終了。

“你不气就好，那天我一时迷惘，才会对你那么做……”

塞阳倏地将眉头一松，烦躁的将眼光掉转开去，挥了挥手，粗声粗气的说：“我都说没事了，你就千万拜托，别再提起来了好吗？我会作恶梦的！”

萨放豪会意的住口了，塞阳快然不悦的眉告诉他，还是少惹她为妙。

“格格，什么事啊？神神秘秘的！”南袭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看他们两个古古怪怪的样子，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情事。

“关你什么事啊？尽会打破沙锅问到底，又不是猜灯谜，你那么想知道谜底吗？”塞阳快嘴快舌的消遣南袭。

“奴才只是关心格格嘛！何必那么凶？真是好心没好报！”南袭从鼻孔里冒出一声冷哼，嘀嘀咕咕的埋怨。

“谢谢你哟！你的关心还真令人感激涕零呢！”塞阳又浮现出一个可恶透顶的笑容。

“格——格！”南袭不满的噘起嘴，一脸不服气的又要反驳了。

“好了，我们出来的也够久了，是该回府了。”塞阳打发着南袭，“你先去吩咐，将轿子准备好，随时起程。”

南袭没趣，只好不情不愿的行礼告退了，少了南袭的瞎搅和，塞阳总算可以好好的表达表达心意了。

塞阳吟吟一笑，对着萨放豪，笑意像春风一般漾在她姣美动人的容貌上，“说实话，我该向你道歉，若不是我莽撞又不分青红皂白，你现在就不必受这伤的苦了，请你原谅，并且要多多包涵。”

萨放豪似笑非笑，他英气逼人的眼光，扫得塞阳有份骚动在心中缓缓游移。

“你看什么？”塞阳摸摸自己的脸，不解的问。

“很少看见你这么客气，有点不习惯。”萨放豪微微一笑，实话实说。

萨放豪的不卑不亢使得塞阳脸红了！靠得如此亲近，塞阳第一次清清楚楚，好好的和萨放豪两两相望，这才发现，萨放豪还真是颇为卓伦出众的，和第一眼对他的印象分毫不差，会这成她这些日子以来对他的愈看愈不顺眼，都是误会惹起的。

“你喜欢我对你凶吗？”塞阳星眸半掩的俏脸，此时率真明朗。

“你喜欢怎么对我都行，就是别不理我就可以了。”萨放豪一派洒然的说。

“我会不理睬你，那是因为我以为你有断袖之癖，是个只爱男人、不爱女人的怪物，所以我当然要躲你像躲鬼啦！谁教你不事先说明白！”塞阳滚烫着面颊，语焉不详的说。

“以为我只爱男人？”萨放豪一脸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让你有这种错觉了？”

塞阳先是有一点羞意，继而收敛了脸上的笑意，清了清喉咙，正色的说：“就是……就是你在画舫上亲吻我的那次，我以为你喜欢的……喜欢的是男人，谁知道你老奸巨猾，原来早算计好……”

“所以你吓得连动也不敢动，任凭我下手？”萨放豪微感莞尔，原来他一直被塞阳当成性别不正常人士看待，无怪她见到他，总是阴沉加三级，刮风兼下雨。

“否则你以为是什么原因？”塞阳挑挑眉，笑容可掬的为自己找台阶下，说得脸不红、气不喘，如果萨放豪知道她这阵子在暗地里是如何折损、诅咒他的，肯定会对她感冒至极。

“这么说来，其实你那天并没有醉倒啰？”萨放豪半眯起眼睛，一脸受辱的表情，啼笑皆非又喜忧参半，如果塞阳当时是清醒的，那么换句话说，他肆无忌惮热吻她的样子就全让她给瞧在了眼里了，这真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该沮丧。

“当然！”塞阳既滑头又可恶的说：“我的行事作风向来是去芜存菁，酒精那类的废物，

很难留在我的体内。”

“既然如此，那上次的约会不能算数，什么时候可以再和你同游紫湖？这次我保证一定小心的将你当成淑女看待。”萨放豪认真的提议。

“真的？”塞阳的眉毛挑得老高，隐含促狭、讨价还价的说：“你保证下回不会有什么佳人同行？也不会有那些俗物的打扰？”

“我保证！”萨放豪很快的允诺，塞阳的回答令他精神为之一振。

“那么，就等你的伤好了吧！我们再联络。”塞阳说得豪气干云、慷慨万分，前脚已经走到了门边，又神经兮兮的回过头去给他一个乱笑，笑得萨放豪牵牵挂挂，放心不下，恨不得自己早好了伤，立刻插翅飞到她的身边去。

从镇亲王府出来后，塞阳一阵神清气爽，她不理自己现在是女装打扮，硬要骑马，塞阳格格心情好，谁敢阻拦？南袭也只好叹气摇头，乖乖的屈服在轿子里跟着塞阳的骏马遛达。

大队人马来到京城里最热闹的市集，街道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小贩和买卖人潮。

“真是舒服啊！”黄昏夕阳洒满着大地，塞阳脸上浮现着若有似无的和煦笑意，她既轻松又悠闲，一行人缓缓前进，衣饰华丽的硕亲王府家队行在大街上，颇为引人注目。

才在感觉释放快意，眼前就飞奔而来一个腰间挂大刀的大汉，虎虎生风的，他跳着走，看起来身手不赖，很有两下子。

“站住！下马！”大汉突然向塞阳放话大喝，恶狠狠地拦了车队的去路。

“大胆狂徒，竟敢无礼！”忠仆们一拥而上，无奈此行派的都是家丁，毫无用武之地，只消几秒钟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纷纷挂彩，一个个伏地呻吟不已。

“天——啊！”南袭半掀起轿子的布帘，看到眼前有流血的场面，她骇然变色，马上夸张的捂住了嘴，失声叫喊出。

塞阳嘴角缓缓扬起一丝笑意，不疾不徐的说：“南袭，别大惊小怪的，这位大哥只不过想向咱们借借马匹而已，你坐好，把布帘放下，别教人看笑话了。”

“小姑娘，你很识相，把马匹留下，我不曾伤你。”大汉很满意塞阳的表现，露出赞赏的神色。

“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嘛！老兄，你就别客气啦！你看上这匹马，是它祖上有德，烧了好香，是它的荣幸啊！”塞阳笑嘻嘻的回答，眼看着就要轻轻的跃马而下。

抚着落腮胡，大汉频频点头，“你很会说话！长得又美，很好！很好！”

“不打不相识嘛！相逢自是有缘，老兄，你贵姓啊？”塞阳已经快要跃下马了，嘴里仍油腔滑调的问着，却趁大汉一个分神，夺下了他腰际明亮亮的大刀。

“你、你做什么？快还给我！”大汉情急的举起手朝塞阳一个横劈，大有要一掌将她毙命之意。

“起手无回大丈夫，你没听过吗？”塞阳微一闪身，嘻嘻一笑的扬了扬刚得手的战利品，“东西已经是我的了，怎么还你？你好意思要吗？”

“岂、岂有此理！岂、岂有此理！”大汉一急就会结巴，听在塞阳耳里分外逗趣。

“你也知道岂有此理？那么你刚才还要抢我的马呢！这怎么解释？”塞阳故意尖起嗓子，怪声怪气的嚷着。

“这、这怎么比？这、这又不同！”大汉还要狡辩。

“这、这为什么不同？同、同样都是抢劫啊！”塞阳努力了半天，还是控制不住泛滥的笑意，索性就顽皮的学起大汉说话来。

大汉被塞阳的言语攻得一阵手忙脚乱，稍一不注意，便让塞阳有机可乘，一脚踢过去，正中“要害”，痛得他弯腰抱痛。

“你怎么啦？起来啊！”塞阳停在大汉的面前。故意将他的刀左晃过来，右晃过去。

“臭丫头！”大汉恶狠狠地开骂，脸上涨成猪肝色。

“奇怪了？你刚才不是说我长得很美吗？怎么现在又变臭了？”塞阳缓缓移动轻盈的步履，灿烂如花的笑靥正巧落在另一个人眼里。

阿洛乘骑在另一匹快马上迎面而来。他是辅国将军之子，专门负责京城里方圆之内的治安问题，而适才塞阳手下败将那名大汉，就是他在缉拿的逃犯之一。

“看你往哪里逃？”阿洛乘颇有威仪的大喝一声，他的属下们立即蜂拥而上，将大汉五花大绑。

塞阳的薄唇微微向上扬，挂着一种淡淡而兴味盎然的笑容。

“这位姑娘，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在笑我吗？”阿洛乘直勾勾的看着塞阳，没有掩饰对美女的兴趣和好感。

“对！”塞阳肯定的回答他，对阿洛乘特意表现出来的男性魅力无动于衷。

“我有什么地方值得姑娘笑得这么惹人侧目吗？”阿洛乘的兴趣愈来愈浓了，既带刺又不好沾手的玫瑰，他最喜欢摘了。

塞阳明显的露出一丝揶揄的笑意说：“我在笑这人明明已经手无缚鸡之力的蹲在地上无法动弹了，你还有模有样喝问他要往哪里逃，这不好笑吗？”

阿洛乘微微一愣，他笑了，“我只是按照惯例随便问问。”

塞阳巧笑倩兮，“惯例——也要看看实际情况吧！否则会不伦不类，要记住！”

塞阳优雅的跃马而上，家仆们痛过之后，纷纷就定位，规规矩矩的列队跟在塞阳马后，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打道回府吧！今天的事大伙一个字都不许泄漏，否则就……”塞阳露出一个威胁加不怀好意的眼光，看的众人丝毫不敢有异议。

硕亲王府的马车队走远了，阿洛乘望着塞阳的马上英姿，再看到轿子上皇族的记号，他得意的笑了。

六

这天，晨曦拂照，端捷公主就醒了，贴身丫鬟忽兰服侍她梳洗更衣后，就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望着她家主子。

“公主，您近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忽兰微有嗔怨的咬着唇，小心翼翼的问着。

“怎么啦？我脸上刻了字吗？”端捷轻轻一笑，站定身让侍友们为她披上鲜红色的斗篷。

“奴才实在猜不透公主的心意，自从那日在皇上那里见过塞阳贝勒之后，公主就整天魂不守舍的，教人好生担心。”忽兰的直言直语引来端捷一个腼腆羞涩的笑容。

“你知道塞阳贝勒是谁吗？”端捷泛起一丝甜蜜的笑意问。

“不就是硕亲王府的贝勒爷吗？上回舞剑的事，弄得人尽皆知，想不知道他，都很难！”忽兰没什么好气的回答。

“忽兰，你好象对塞阳贝勒很不满意喔？”端捷抿唇而笑，“塞阳贝勒招惹过你吗？瞧你一脸义愤填膺的，像恨不得宰了他似的。”

“奴才是恨不得没错！”忽兰神情讥诮的打鼻孔里冒出一声冷哼，“谁不知道公主您已经许有婚配，且离大婚之期已不远了，皇上宠爱着您，宫里都为您的喜事在欢腾准备着，哪里知道半路会跑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塞阳贝勒来，搅和得您芳心大乱，这怎么得了？若教额驸给知道了……”

“死奴才！谁嚼舌根说我芳心大乱了？”端捷脸颊上莫名其妙的泛起一层嫣红云霞，“你千万别胡言乱语，若给我皇帝哥哥听到了，可会把事情闹大的。”

“公主是在担心万一皇上知道您芳心另有所属，且那个对象是塞阳贝勒时，会不让他入朝为官？”忽兰叹了口气，无奈的摇头，“公主都快要身为别人家的妻子，却还在为了个不相干的男人想得如此体贴仔细，奴才都要为额驸抱屈了！”

端捷静默了半晌，才幽幽地说：“你不懂！自从那次在樱花林里遇到塞阳贝勒之后，我就一直期待能再见到他，如今虽然相见恨晚，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他未婚，我也未嫁，为什么不可以……”

“什么？”忽兰瞪大了眼睛，“原来咱们上回去进香，回程中遇到的那个登徒子，就是塞阳贝勒？”

“呸！你别胡说，他才不是什么登徒子。”端捷反驳忽兰所言，呈现出一股迷蒙的眼神低吟着，“那日他温柔体贴，在马上英姿凛凛，还好言告之我们出路，虽然是萍水相逢，但很难令人忘怀。”

“天啊！那分明是玩世不恭和油腔滑调，公主居然会为他魂牵梦萦？还一直记挂到今天？”忽兰拍着额头，几乎要昏倒。

“你别尽挑他的坏处讲，反正我心意已决，无论如何，我是不曾不战而退的。”端捷执拗而坚决的说：“至少在大婚之前，我要想办法让他明白我的心意，如果他对我也有意，我便不嫁给任何人，只愿与他厮守一生……”

“公主！您别傻了知道吗？”忽兰急得直跳脚，“这件事是万万不可能的，您的身分崇高，皇上丢不起这个脸啊！”

“皇帝哥哥向来疼我，不会有事的，放心！”端捷胸有成竹的一笑，像是木已成舟，而 she 已被塞阳拥在怀里似的。

“奴才真不知道该怎么劝您……”

话未落毕，内寝宫女即来禀报，说是额驸来了。

“额驸来看我了，你小心点，别说溜了嘴，知道吗？”端捷理了理衣裳，给忽兰一个严厉的眼神，随即从容的泛起了笑意。

阿洛乘大踏步的走入端捷的闺房，他魁梧的身材，威风凛凛的样子英气照人，非但仪容风采一流，他的强悍也是令人敬佩的，当场就轻易赢得忽兰一个认真崇拜的眼神。

阿洛乘才是忽兰心目中最佳额驸人选，他叱咤风云，和美貌才艺兼备的公主是天造地设的一双，远非那个没名没气的塞阳贝勒可比拟的。

忽兰暗暗下了决心，非帮阿洛乘将端捷的心挽回不可。

“额驸吉祥！”忽兰笑得极为神秘，为了自己的决心在得意着。

阿洛乘点了点头，径自在端捷身退坐下。

“公主上回说想吃的甜品，我派人采买齐后，已经送进宫里来了，你尝过了吗？”阿洛乘用黑黝的眸光望着端捷，像是在娇宠她。

“我都尝过了，很新鲜，皇帝哥哥也说好吃呢！谢谢你啰！”端捷笑吟吟的回答。

距离她指婚给阿洛乘已经八个月了，这段日子以来他们已经可以熟稔的相处，像一般未婚夫妻似的开彼此的玩笑，也彼此关心，偶尔兴起，她也会和阿洛乘出游。大致来说，他们感情发展得很平顺，同样身为满清儿女，虽然长在深宫内院，但在行为上总是多了点豪放不羁，没什么拘束。

“如果皇上和公主你喜欢，改天我再让人送进宫来。”

“好。”端捷语气温婉的答应，继而很像个未婚妻般寻常的问：“今天要忙些什么案子吗？如果护卫京中安全的责任太大了，我让皇帝哥哥给你别的差事做，可好？”

“不，不用，我忙得过来，太闲的工作，反而会令人无所适从。”阿洛乘笑意轩然的说：“再说，每天在京里巡视也能碰到不少好玩的新鲜事，如果整天让我在朝廷里做文书工作，我会闷得发慌，到时候你的夫君恐怕就会变成一只软脚病猫，新婚之夜怎么办呢？总不能要公主来服侍我吧！”

端捷被他给逗笑了，虽然贵为公主，但她很喜欢听阿洛乘讲这些有点暧昧的笑话，内容简单，但却能增加他们彼此之间的亲密，至少是旁人都不敢对她提起的。

“你哟！别老是这样！万一教这些狗奴才给传了出去，辅国将军之子的一世英名就扫地了。”端捷斜睨着他，口头上抱怨，其实也没真的责怪的意思，反而双眼晶晶发亮，看来兴致颇好。

“好吧！既然如此，我就讲些别的事让你解解闷。”阿洛乘笑了笑说：“昨儿个在市集上，我在追赶一名带大刀越狱的逃犯，数十个人围剿不住，你猜怎么着？最后是教一名女中豪杰给捉到逃犯，还是位贵族呢！”

“哦？有这样的事？”端捷喝了口茶，眼角余光瞥到忽兰在一旁眼眸发亮，听得比她还专心呢！端捷暗地里一笑，这丫头真是奇怪，就一心向着阿洛乘，如果来日她真嫁给了阿洛乘，非要他收忽兰当小妾不可。

“这还不算什么，你可知道帮我捉到逃犯的人是谁？”阿洛乘笑意深深的说：“你绝对猜不到，贵族里居然有这样的千金，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生平第一次，让我大开眼界。”

“你就别卖关子了，快些告诉我吧！”端捷咕咕笑道，望了眼忽兰，调侃的说：“你没瞧见咱们忽兰丫头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么？”

此言一出三人相视而笑，忽苗则有些不好意思。

阿洛乘兴致勃勃的说：“据我派人明查暗访的结果，那位锐气万千又顽劣非凡的姑娘竟然是硕亲王府的三小姐，塞阳格格，想不到吧！”

端捷蓦然听到塞阳的名字由阿洛乘口中吐出，差点将手里的茶碗给打破，忽兰也好不到哪

里去，她心跳得好快，心想莫非额驸已经知晓公主叛情之事，故意进宫来探个虚实？

“塞……阳？”端捷心绪不宁又脸红心跳的问。

“是啊！”阿洛乘不疑有他的回答，一脸兴奋的神情仍在继续讲着，“知道此次捉拿逃犯有功的人是塞阳格格，我身为统领将军，自然要登门拜谢一番，顺便颁发荣誉扁额一面，以示鼓励。”

“塞阳……格格？你……你什么时候要去？”端捷口干舌燥的问，但她又想：莫非塞阳有个姊姊或妹妹且与她同名不成，但无论如何她仍想再见他一面。

“待会就出发，给硕亲王府一个惊喜，他们一定会很高兴。”阿洛乘自顾自的计划着，眼里有着期待，他实在太渴望再次见到塞阳了，她那俏生生的样子，纵驰而去的潇洒背影，再再都是他一直在道寻的理想女子，纵使他已有婚约在身，但他仍想孤注一掷。

“额驸……我……我想去。”犹豫半晌，端捷终于开口要求，塞阳真正出任官职不知会是什么时候，如果她不好好把握眼前这个难得的机会，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意中人，虽然塞阳贝勒也不一定在府内，但她还是想试试运气。

“公主也要去？”阿洛乘微感愕然，没有理由吧？

“是呀！”端捷恢复神采的淡然一笑，但仍颇为不自然的说：“我……也想给硕亲王府一个……一个惊喜。”

这未免也太牵强了，不成理由嘛！忽兰看透了端捷的心意，马上就想阻止她，“公主，您这个时候出宫，恐怕不太好吧！奴才怕万一皇太后传见，不好交代。”

“我是随额驸出去走走，难道这也不行吗？”端捷立即摆出主子的架式，白了忽兰一眼。

阿洛乘虽不愿意端捷跟去，但也不便拦她，“如果公主真想出宫散心，我们这就启程吧！反正我们也好久不曾一起出游了，去完硕亲王府，我们还可以到别处走走。”获得阿洛乘的首肯，端捷胜利的笑了，她心头一热，仿佛塞阳就在眼前。

硕亲王爷没事府中坐，本来悠哉悠哉的午后和福晋在花园中喝茶闲聊，做做嘴皮运动，正夸到塞阳近日表现还算良好，颇感安慰之时，没想到大事竟会从天上掉了下来。

两位贵客兼娇客翩然来到，让他一点准备都没有，手忙脚乱了好一阵子。

“不知道公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真是失礼。”硕亲王频拭汗，公主大人亲自造访，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来？

“王爷不必多礼，本宫只是顺道过来坐坐，没什么事。”端捷笑吟吟的坐下，看到硕亲王爷，她就倍感亲切，如果她和塞阳婚事有成，那么，眼前这个可爱的老人就是她的公公喽！这教她怎能不心花怒放。

“府中欠缺整理，实在汗颜。”硕亲王还在猜测公主来访的目的。莫非皇上近日对他的表现不满意，所以故意派他最亲近的妹子来看看？不会吧！他自忖几个月来没犯什么大失误，只除了塞阳舞剑的乌龙事件外，其余一切都相当守本分的进行着，连上朝出席率都是朝中第一，无人能比得上他，照理说来，皇上应该不会不信任他才对……可是为什么公主会突然跑来？

“硕亲王府浩然有致，到处窗明几净，王爷不必过于自谦。”端捷笑眯眯的说。

“是啊！王爷非但将府里打理得如此舒适明净，连儿女们也个个毫不逊色，当真令人好生羡慕。”阿洛乘别有深意的说。

“不知道额驸的意思是……”硕亲王胆战心惊的问，莫非是他哪个孩子又闯祸了？一定是的！否则负责统领安全的阿洛乘怎么会到府亲自来造访呢？

“硕亲王还不知道呢！我今天就是特地来向王爷道喜的。”阿洛乘不自觉地笑意满面。

“道喜？”硕亲王眼皮直跳个不停，直觉稳定没有好事，“何喜之有？”

阿洛乘打铁趁热的说：“昨日塞阳格格协助东统领军捉到越狱逃犯，所以找今天特地来嘉许表扬一番，王爷有女如此，应该甚感光荣。”

“塞……阳？”硕亲王一听到塞阳的名字立即面带忧色，不安的问：“额驸肯定没有看错，是我硕亲王府的塞阳格格？”

“万万不会有错！”阿洛乘邀功似的开口：“塞阳格格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她离去时乘坐的是贵族的马轿，经过一番调查之后，终于确定了格格的身分，绝对正确无误，不会弄错。”

硕亲王和福晋对看一眼，都心有戚戚焉，看来人是不能夸的，一夸就会出错，果真没错。

说曹操，曹操到，塞阳一身俊拔的男装，踩着轻松惬意的步子由外面进府了，她丝毫没感受到府里不寻常的气氛，依然笑开了脸，兴高采烈的进花厅。

“嗨！阿玛、额娘！用过膳没？”塞阳嘻皮笑脸的打招呼，还没看到带来炸弹的两个人。

端捷公主可是打从塞阳一进门槛，就眼心里全是塞阳了，她顿时散发出强烈的情感波动，忽而娇羞，忽而脸露不安，连眼眸中都泛起薄薄的雾气，像在埋怨塞阳的不解风情，又像在招唤塞阳早点看到她似的。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当然用过膳了。”硕亲王将忧虑藏在心底，只假意咳了一声，眼睛瞪得比铜铃大，他对着塞阳猛使眼色，“没瞧见有贵客在吗？还不请安？”

塞阳将眼光调到端捷身上对她微微一笑，心想原来是她。

“公主——你好！”塞阳语气中增添了几许暧昧，故意行了九十度的大礼，把端捷公主羞得不知如何是好。

“你……你别多礼。”端捷眉眼都不敢望向塞阳，只盼时间能停住不动。

“公主今日怎么会突然来到硕亲王府？是皇上要公主来的吗？”塞阳索性大刺刺的在公主身边坐下，眉对眉、眼对眼的和她说话。

“不……不是。”端捷低垂着眼睑，不敢正眼看着塞阳。

塞阳微感好笑，这位端捷公主听闻娇气逼人，但现在却分明是十足小儿女姿态，完全不像谣传中的那般受宠娇蛮。

“那么，公主——是特意来看望塞阳的啰？”塞阳似笑非笑的扬扬眉，别有深意的瞄了瞄阿洛乘一眼。

“塞阳，不得无礼，你还没向额驸问好呢！”硕亲王眼看着再胡闹下去可不行，连忙出手阻止塞阳的乐在其中。

“额驸？”塞阳上上下下打量着阿洛乘，她撇撇嘴，认出阿洛乘是昨天在市集上捉拿逃犯的那个爆笑将军，“你便是额驸？”

“正是在下，你是……”

阿洛乘目光炯炯的瞧着塞阳，直觉眼前的这个人昨天那位婷婷夺目的塞阳格格是如此相像，简直像是从同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一举手、一投足间，充满了相同的盎然兴味。

看他跟公主好象颇为熟悉，还把自己这个额驸视若无睹，当成死人一样。阿洛乘很不是滋味的在猜测公主与他的关系。

“我是塞阳贝勒，额驸不知道我吗？”塞阳一作揖，笑得无礼。

阿洛乘一点头，“原来你就是声名远播的塞阳贝勒啊！那么塞阳格格……”

塞阳眼眶中闪过一丝促狭而不易察觉的笑意，不疾不徐的说：“我妹妹身体微恙、正在寝宫中休息，额驸有什么事吗？”

“格格身体不舒服？”阿洛乘马上紧张起来，“莫非是昨天和逃犯争斗时伤了身体？这严重吗？”

阿洛乘简单的将昨天的事说了一遍，听得王爷、福晋冷汗直流，而塞阳则是趣意横生的从头到尾望着端捷，看得端捷满脸窘状，又喜又羞，浑身不自在。

听完阿洛乘夸大其词的描述，塞阳暗自觉得好笑，她昂着下巴笑眯眯的说：

“没事！没事！塞阳格格她只是有点伤风感冒罢了。几天就好。”

“那么就请王爷、福晋代我转达慰问之意，我改天再来拜访。”看不到塞阳格格本人的巧笑倩兮虽然令阿洛乘非常失望，但他有信心，一定会再见到塞阳的春花之姿。

“谢谢公主和额驸关心。”硕亲王、福晋、塞阳齐声说，一路送客送到马车都远了，这才得以松了口气。

“看看你，你又去招惹什么逃犯、什么额驸、什么公主了，这、这怎么得了？”硕亲王一回到花厅，就忙不迭的绕着屋子直跳脚，振振有辞的数落着塞阳。

塞阳又好气又好笑的轻睨了硕亲王一眼，抢白道：“女儿怎么知道他那么无聊，还去调查我的身分？真是吃饱没事干，怪不得京城里的治安愈来愈差了。”

“你还不认错？”硕亲王恼羞不已，“如果不是你自己无聊，去管什么闲事，人家会找上门来吗？”

塞阳做了个很“衰”的表情，她耸耸肩，无所谓的说：“就算是孩儿的错，可以了吗？我想回房睡觉了，阿玛、额娘，午安！”

“午什么安啊！”硕亲王一肚子怒气又要发作了，“大白天的，不振作一点，你还睡？”

塞阳挑挑眉，不以为然的摘下帽子，故意动作特大的拢拢她那一头乌黑亮丽的发丝问硕亲王，“阿玛苦不让孩子回房，孩儿就这副怪样子坐在厅中，待会如果又有什么天大的娇客驾

到，事先说明，可别怪我喔！”

“塞——阳——”硕亲王发出几近精神崩溃的狂啸怒吼。

“孩儿不惹阿玛生气了，孩儿先告退！”塞阳以她那一脸牲畜无害的招牌笑容开溜了。

火上加油、煽风点火之后，塞阳很快的逃得无影无踪，留下一脸严峻面孔又喜欢训戒的硕亲王，恨不得要烧尽好香，塞阳这个麻烦包袱，唉……

过没几天，硕亲王府果然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皇上下诏要塞阳入朝为官了，虽然这是预期中的事，但真正接到旨意，仍弄得众人提心吊胆，天天不安。

硕亲王亲自写了信到宫里要衡妃好生掩护自己的妹子，千万别露出了马脚，塞阳格格正式任官，这是史无前例的事，硕亲王紧张兮兮，整天耳提面命的要整个王府牢记塞阳的新身分，不能出半点差错，也不能泄露一点口风，这使得王府上下人仰马翻，日无好日，犹如在水深入热之中。

而那天塞阳春风得意第一次进朝，她表现得颇为识大体，得到许多同辈官僚的喜爱，她又圆滑、又懂交际手腕，没多久肯定会在宫里如鱼得水，优游的不亦乐乎。

正在乐不可支，额驸阿洛乘远远的迎来，塞阳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阿洛乘劈头就先笑吟吟的向她道喜，继而长长的祭出自己的爱慕，关怀溢于言表的问：“不知道塞阳格格的身体好些了吗？可需要吃些什么名贵的补品？”

塞阳支支吾吾的，“啊！她很好！很好！已无大碍，多谢额驸关心。”

“那么说来，格格现在应该可以见客了？”阿洛乘顿时眸光发亮，像是无比兴奋。

“这个……这个……再过一阵子吧！”塞阳模模糊糊的推搪。

“是什么原因？”阿洛乘马上产生别的联想，“莫非格格的病情另有隐瞒，是否贝勒爷不想让我知道吗？”

塞阳连忙摇手否认，“没……没那回事！你别瞎猜，女人家嘛！总是有些大大小小、见不得人的病痛，额驸应该相当清楚才对啊！怎么问起我来了？这教我怎么回答？”

“对！”阿洛乘自责的一笑，放松了心情，“是我大意了。”

总算扳回一城，嘿！“呃……那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再见！”塞阳赶忙抛下一句，然后“落跑”。

塞阳急忙脱离阿洛乘的魔眼之下，一个“不悦”的念头闪进她的思维，这蠢蛋阿洛乘的细胞还真是没神经至极，没事干嘛来问什么病情，害她只好胡乱诅咒自己，还说自己生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怪病，超级牺牲！忍耐他还真得要费好大一番功夫才行。

自此之后，这类的事情层出不穷，塞阳非旦疲于应付，还说自个已病入膏肓时好时坏，惹得自个整天神经兮兮。

“唉！”塞阳无精打彩的趴在桌上，半天动也不动，浑身没劲，懒洋洋的。“唉——”气如游丝，塞阳又是一声长长气若游丝的叹息，比午后那道斜斜的阳光还长、还刺耳。

“格格，你安静点好不好？”南袭白了她一眼，手里一点也不斯文的在整理塞阳的官服。

“我又没有找你讲话？”塞阳揉揉僵硬的颈子，吊吊眼，又深叹一口气。

南袭冷冷的一笑，“但格格已经严重地打扰到我的宁静了。”

塞阳的注意力顿时被南袭吸引了过来，她跳到南袭身畔，左看右看的，眼珠子转了一圈之后，才说：“南袭，我发现你愈来愈目无王法了，我可是你主子耶！瞧瞧你，对我这是什么态度嘛！自己检讨检讨，知道吗？”

“奴才何必检讨？”南袭将下巴抬的高高的，一点罪恶感都没有，“格格一个人可当两人用，府里的人都快将奴才给笑死了，我瞧不用多久，奴才就会羞愧得自动卷铺盖走路，省得和格格看不顺眼！”

“哇！这是什么话啊？”塞阳连忙又跳开去，“话说的这么酸，是谁给你喝醋了？”

“没人！”南袭整理好官服，便将塞阳的女装一一拿出来摊平，嘴里没好气的说：“格格，您到底要当官当到什么时候？难道您不知道这种行为已犯了欺君之罪了吗？”

“所谓积非成是嘛！你没看见我阿玛、额娘都默许了吗？我又能怎么样？”塞阳可是老神在在，“莫非你希望我跑到皇上面前承认自己是个女的，好教他把我给杀头吗？”

“算了，刚才说不过格格，格格好自为之吧！我口干舌燥，不讲了。”南裘撇撇嘴角，自怨自艾地对塞阳报以无比痛惜的一眼，看得塞阳浑身不对劲。

这算是什么？像在怜悯她似的！

“嘿！我先出去走走，等你气消再回来。”塞阳嘻皮笑脸的抓起斗篷，二话不说的便冲出房门。

叠碟青山，落日之后，彩霞燃烧着天空，一层层的变幻着。嵯峨巨石屋边，塞阳驾马远眺着，总算还有这好风好景可以让她郁卒的心情稍稍转好。

“唉！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塞阳幽幽然的叹了口气，迎风而立，颇有几分无奈心情，她入朝当官，也已经有些许天了。

“塞阳！”一个浑厚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塞阳回过头去，出现在她面前的居然是萨放豪，他正神采奕奕的在骏马上对她笑，既温柔又深情。

“这么巧？你的伤都好了吗？”塞阳看到他，由衷的露出一个好久不见的微笑。

“我的伤都没什么大碍了。”萨放豪紧紧的看着她，关心的问：“倒是你，看起来像很不开心，是在心烦什么？”

“没什么！都是些小事，讲也没用。”塞阳脸色丝毫未变，只是淡淡一笑。

萨放豪以体贴的口吻，万般诚恳的说：“我听说你入朝当官的事了，对于这件事，我真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若不是我使你对我有误解，你就不曾在擂台上刺我一剑，若没那一剑，皇上也不会认识你，添了这许许多多的错综复杂，你进朝当官虽然是很荒谬和不可思议，但既已成事实，千万要忍耐下去，总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塞阳笑颜逐开，红通通的唇边还泛着一丝娇憨的弧度，“我还好啦！就怕真拨云见日时，我阿玛和额娘还有姊姊都会比我还难受，如果皇上别那么少根筋就好了！”

“还有心情说笑，真要佩服你。”

“不挖苦自己行吗？”塞阳意兴阑珊的说：“反正局面扳都扳不回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精彩的也许还在后头呢！或许皇上会帮我指婚也说不定，嘿！真是好笑”

萨放豪深深的凝视着她说：“别这么想，刚入朝总会有些不习惯，你一定有办法克服的，要加油！”

“真是谢谢你啦！你可是我这阵子以来唯一可以解解闷的对象，现在连南裘这小丫头都不太理睬我了，真搞不清楚她，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她的反应像是我在作奸犯科似的，弄得我乱没人格的！”

“别和她一般计较。”萨放豪露出一股朝气蓬勃的活力说：“上回我们的约定，还算不算数？”

“约定？”塞阳最近脑袋有点不灵光，所以忘了。

“是啊！”萨放豪缓缓的微笑，“说好了，等我伤一好，咱们就要再游紫湖一回，弥补上回的差错，不是吗？”

“你还记得？”塞阳笑了，脸颊泛起一层醉人而异样美丽的光芒，满怀旖旎的情趣。不知怎么，现在和萨放豪相处起来令她如沐春风，特别没有拘束。

“当然记得！这是属于我们的秘密。”萨放豪儒雅的继续看着她。

塞阳眼底浮现一抹笑意，顿了顿才说：“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走吧！喝个痛快去！不醉不归！”

“好！不醉不归！”背着夕阳，他们一勒缰绳，马蹄声达达，双双纵驰而去，淹没在山外山中。

“格格，您的包里！”南袭手捧着两个方方正正的锦锈盒，紧绷着寒气逼人的脸，不高兴的跨进了塞阳的房间。

“什么东西？”塞阳马上喜孜孜的丢掉手中的卷宗，看到礼物就发亮的眼睛，不假掩饰心中的高兴。

“奴才哪里知道？我又没有透视眼！”南袭语气硬邦邦的回答，粗鲁地将盒子放在桌上。

塞阳瞥眼偷瞄南袭，“你又哪不顺心啦？我记得这两天我表现良好，严守本分，除了进宫之外，什么地方也没去，你还不满意？”

“问格格您自个儿吧！”南袭心中一口怨气提上来。

塞阳不以为忤地直笑，“好姑娘！你就别和我打哑谜，我可没闲工夫玩这猜谜游戏，进朝之后才发现学问不如人，我还有好多进退应对的功夫要学习呢！”

“是吗？”南袭白眼瞪得老大，“既然如此，格格怎么还有空去招惹这夫妻俩？”

“哪‘夫妻俩’啊？”塞阳非常不明白南袭的话中有话。

“还会有谁？端捷公主和额驸啊！”南袭一撇唇没好气地答，接着便用食指用力的戳着盒子顶盖说，“证据确凿，格格要怎么解释？”

塞阳见状粗手粗脚的拆开锦盒，其中一只漆黑的盒子里是只簪子，纯金手工打造的，十分精巧优雅，研判之下，应该价值连城；而另一只藏红盒子里装的是一方手帕，男子用的款式，落款纤细，绣工也好，看得出针针用心。

塞阳将这两样东西翻过来看过去，看过去又翻过来，半天之后，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

“这是什么意思？谢媒吗？”塞阳研究起来，“但……这个……他们两个的婚事又不是我决定的，啧啧！再说，我也没那个权力……”

南袭腮帮子气得鼓鼓的，“奴才当然‘肯定’端捷公主和额驸不是在向格格表达谢意，而是——爱——意！”

塞阳坏坏的笑了笑问：“你怎么知道？”

“白痴都知道！”南袭嗤哼一声，“端捷公主派了最贴身的侍女亲自送来，鬼鬼祟祟的，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而那位阿洛乘额驸就更妙了，三天两头死皮赖脸的往府里来，打听来、打听去，主要目的就那么一个，想见格格！”

塞阳摸摸自己脸蛋，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我还真不知道，我那么受欢迎？居然老少咸宜，男女通吃。”

南袭拉长了声音，生气的瞪着塞阳，“格格！你应该要好好的、认真的，反省、反省才对，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眉开眼笑的。”

“反省？”塞阳颇为赞同的猛点头，附和着说：“对！反省！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要开始反省、反省，你赶快去帮我准备几笼虾饺和肉包子来，哦！别忘了，我还要上好的春茶，泡得淡一点，味道才对、才会香。”

南袭开始咬牙切齿，“格格，奴才才正觉得有点欣慰时，您就不能多给我些新希望吗？说要反省，却是在打牙祭，这成何体统？”

“有什么不对？”塞阳理直气壮的回答：“要有好的反省过程，首先当然要先充实肚皮，吃饱了，精神才会好，那么一来，才会认真的思考过错，反过来说，如果饿着肚子，我看是反省什么都没意义了啦！所得到的结论，一定还是一个字饿！”

南袭闻言，一字一句咬牙的说：“格格怎么一点都不焦急？现在同时对您表达爱慕之情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妹子端捷公主；而另一位，则是皇上妹子的未来夫婿赫赫有名的辅国将军之子，奴才都在为您捏把冷汗了，而您却若无其事，还这么凉快！”

“我要紧张什么？”塞阳优雅的一笑，“现在发春坠入情网的又不是我。别人喜欢不分青红皂白的爱下去，关我什么事？”

“怎么不关？您是当事人耶！”南袭真不敢相信，塞阳会这样说。

塞阳又开始对南袭玩迂回百转的捉迷藏了，她清了清喉咙，双手反剪，踱过来又踱过去，用一种无比沉重的声音说：“南袭，首先我要感谢你对我的指控，接着，我要郑重的否认上述罪状，你听好了，所谓‘当事人’的意义乃是‘有当事’，有形成某种行为或关系，才可以称得上，清楚了吗？而在这个当口呢，出污泥而不染的我——塞阳格格本人，什么也没对公主做，因为无法做；当然也没对额驸做什么，因为没有机会，所以，这件事，干卿底事，又干——我——屁——事啊！别把我讲得像是个猎艳高手似的！”南袭投降的竖起白旗，不胜愁苦又外带悻悻然的恳求塞阳，“格格！奴才被您给搅得胡里胡涂，头疼得很！反正奴才只知道这件事生死攸关，不能等闲视之，绝对不能！”

“废——话——”塞阳还以为南袭又要说出什么有建设性的话，没想到仍是老调重弹。

塞阳对花痴公主端捷的心意怎么会不明白，凭她晓事后纵横青楼的光荣优良历史，女儿家的媚态娇态后所暗藏的情愫是瞒不过她的，光是端捷那双时时不安又游移在她身上的眼神就足以教她给摸穿了底细，更遑论其它了。

真没想到自己居然有魅力到这种地步。

“皇上宣——塞阳贝勒觐见。”首领太监来报，此时塞阳正在蕙妃行宫里快乐逍遥的说些三姑六婆的闲言闲语，正兴头上，就被打断了。

“皇上宣你呢！塞阳，快去觐见吧！”蕙妃连声催促，顺便帮塞阳理理衣裳。

“唉？没趣。”塞阳任凭蕙妃的巧手在她颈上动来动去，不由得叹了口气说。

“小声点！”蕙妃一个魂飞魄散的眼光飞来，“隔墙有耳啊！传到皇上那里，你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知——道，姊姊别紧张。”塞阳拉长了声音，显得十分玩世不恭的说：“瞧我进宫任职都已经一个多月了，出过什么差错吗？现在人人都对我赞赏有加，你安心啦！”

“你斯文点！”蕙妃又细细的叮咛。

“这句话姊姊常挂在嘴上，我记得很牢，不会忘。”塞阳笑嘻嘻的道，她趁四周没人在，轻佻的摸了把蕙妃的脸蛋，这才昂首阔步的朝“潜龙殿”走去。

“潜龙殿”中，除了皇上之外，竟无半个侍者在君侧，皇上一见到塞阳，立刻笑吟吟的要她坐。

“皇上，服侍您的太监、宫娥呢？怎么个个不见人影？”塞阳捡了句客套话做开场白。

“是我要他们退去，有爱卿你陪着就够了。”皇上俊帅的脸庞一瞬也不瞬的看着塞阳说。

“臣——受宠若惊。”塞阳照着“皇宫生活手册”中所载的标准答案作答。

“担任官职以来，还习惯吗？”皇上和颜悦色的说：“蕙妃常在我耳边念着，说你不喜欢争名夺利，也不喜欢这些富贵荣华，要我早点休了你的官，好让你轻松快意的生活，这可当真吗？”

这个姊姊还满够意思的嘛！塞阳颇为安慰的想。

“臣的确不太习惯宫中的日子，可能是向来闲云野鹤惯了，故一时之间还调适不过来。”塞阳依样书葫芦的答。

“怎么卿的说法与我听到的多有所出入？”皇上似笑非笑的说。

“臣斗胆，敢问皇上听到了什么有关臣的耳语？”塞阳希望幸运之神能多多眷顾她，好教她早日得以脱身。

皇上微微一笑说：“据众家臣子的综合心得，卿你实在是一流的交际人才，非但辩才无碍，且手腕其高，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同，都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将相之才。”

“有……有这样的事？”塞阳头皮发麻的问。

这都要怪她自己，有事没事像个哑巴一样就成了，但她偏偏管不住自己的舌灿莲花，看到好的、不好的，总要拍它一拍才过瘾，如此一来，“最佳人缘奖”不颁给她，要颁给谁？千错万错，都怪自己呀！塞阳不禁痛心地责骂起自己来。

“卿太谦虚了，实在难得。”皇上温柔的说。

她谦虚？这连塞阳自己都要怀疑，在她塞阳格格的字典里，是没有这两个字的，如果这句话让硕亲王爷给听到了，那她可就大大扬眉吐气一番啰！谁教她阿玛老是不看好她这匹千里黑马。

塞阳从容的一笑后，便十分恭敬得体地回答说：“臣年纪尚轻，许多事不懂，是宫中大臣们抬爱了，可能是爱屋及乌吧！看在我阿玛的面子上，大家都对我礼让了三分。”

“爱屋及乌……”皇上看着塞阳，顿了顿才缓缓的继续说：“这句话颇为正确，我大概也是因为蕙妃的关系，所以对卿你——有特别的偏爱关心吧！”

皇上也为自己找了个乱不错的台阶下，想将那份没由来对塞阳的好感给掩饰起来，他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心中蕴藏的“不正常”

对自己臣子的不正常。

塞阳回给皇上一个感激的笑容，算是接受了皇上的说词，心想：很好，棋逢敌手，至少目前皇上表现良好，还把她当个人看，起码她总算在皇宫里得到一点点的尊重了，哪像她这阵子以来在硕亲王府过的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算哪根葱啊！乌烟瘴气的，想起来就沮丧。

忍一时风平浪静嘛！塞阳相信离得救点不远了，她绝不曾不战而败，而胜负，总会分晓。

当真屋漏偏逢连夜雨，才在“潜龙殿”里和皇上皮笑肉不笑的聊了两个时辰，一踏出门口，刚想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时，却连站都还没站稳就被端捷公主派来的小宫娥给请到御花园里去了。

莫非他们兄妹俩都有相同的癖好？专爱挑别人精疲力尽的时候来找碴？

到了御花园，塞阳职业化的摆出一张潇洒温柔的笑脸，迎向凉亭里的端捷公主。

“公主殿下这么急着派人找我，请问有什么大事发生吗？”塞阳快言快语的思想速战速决，今天她适逢女人的生理期，有点累，需要好好调养调养，顺便喝点甜品滋补滋补。端捷悠闲自在的先啜了口热茶，才微微一笑问：

“听说刚才皇帝哥哥找你啦？你们谈些什么？”塞阳悄悄地、不为人发现地露出一个抽筋的表情，这是哪门子的问话？谈什么？关她什么事？

“只不过是寻常的聊天，都是聊些国家百姓的事，皇上忧国忧民，令我等钦佩不已。”塞阳摇头晃脑，八股的回答。

“唉！”端捷自顾自的叹了口气，对于塞阳的答案没怎么理会。塞阳莫名其妙的看着端捷，搞不清楚端捷现在在搞什么名堂。

“唉！”又一声来自端捷口中，缈缈幽幽然的叹息。一连两声叹息都其哀怨无比，塞阳就算再想把自己当成死人也很难，“敢问公主，是什么事使您烦心了吗？”她慢条斯理的问。

当然，最好是没事，好让她快点回硕亲王府里去睡个够，不然黑眼圈是愈来愈大，她这“满清第一美人”就快沦落为“满清第一黑人”了端捷先是半晌不作答，片刻之后，她才羞答答的问：

“你……可收到了？”

这像道元宵灯谜，旁人可能会听得迷糊，塞阳倒是稍一凝神就懂了，“塞阳收到了，多谢公主殿下的抬爱。”塞阳一揖到地，不忘中规中矩的回答，惨不忍睹的后续联想，则暗藏在皮下组织里，打算顺利回到硕亲王府里再好好坐下来与南袭研究研究。

唉！这种已经挑明了面对面示爱的情况，必定只好构成“当事人”的条件了，自己竟然这么快就与公主同流合污，真是可耻啊！

“你……收到了，那么……就好。”端捷双颊嫣红，早已不敢将正眼望向塞阳。

塞阳趁端捷心醉神迷之际火速告辞，这样一直演变下去也不是办法，公主的春梦无边，她也难辞其咎。

想想往后还有大半辈子美丽的、可爱的、迷人的、灿烂的曼妙岁月要度过，塞阳就不禁热血沸腾，十万青年十万军，她非攻出一条活路来不可。

她塞阳格格终于得以放长假了，但是，这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时刻，她的假期得来不易，完全是以血汗交织而来的。这么说法，不是她自吹自擂，而是委宜一点也不夸张。

“格格，想不到您当官还真当出个兴头来了，连和乱贼盗匪大打出手这种事也亲自参与，还奋不顾身的，真是勇敢哪！”南袭削着水果，一边啧啧称奇的说。

“你在损我？”塞阳半躺在床上，口里一边滋滋有声的吃着果子，一边含糊不清的说话。

“奴才哪里敢！”南袭掩袖，一脸似笑非笑，“格格现在是当朝红人。对皇上护驾有功，京里谁不在谈论您的英勇事迹。这消息起码会轰动个一年半载停不了，奴才不过是和众人一样，衷心的崇拜格格而已。”

“你少来！”塞阳撇撇嘴，反唇相讥，“你心里不知道将我反反复复、狗血淋头的骂过几千几百回了，现在嘴巴上就捡好听的讲，以为我就会相信了吗？”

事出有因，塞阳那天第一次在宫里当班执夜，这是新任官职的人三个月才会轮到一次的闲差事，宫里本来就有大批侍卫禁军保护，出事的机率是微乎其微，不应该说是要等于零才对。谁知道就这么倒霉，皇上在薜妃的“储秀宫”里过夜，几十名乱臣贼子潜入开打，一时之间杀气漫天飞舞，塞阳一开始是冷眼旁观，热闹看得非常起劲，只差没搬张凳子坐下，但是后来看着看着，愈来愈不对，她亲姊姊正被人架刀挟挟着！所以嘞！不由得塞阳不自认倒霉，她只好咬起牙根，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匪窟”准备义救薜妃，到最后，匪贼捉是捉到了，打也打过瘾了，只不过，塞阳也当场昏到了，大概是因为刺激太深的关系吧！她从来没有光明正大的和

人打架还被鼓掌喝采的，因为在这晚之前，她的这种不礼貌行为从来就只有被硕亲王爷提耳朵刮修的份，两者之间差距太大了，所以推算之下，一时之间情绪无法平衡才会昏倒。

塞阳被送回了硕亲王府，又大大闹了一整个通宵，太医皆忙进忙出的，将她断的骨头接上了，没断的也顺便接上了，弄得她现在身心不太健康。

“格格，你还想吃点什么？”南袭停下手边的削水果工作，声音温和的问。

塞阳受宠若惊的张大嘴唇恐怖的看着南袭，刚入口的那颗果子差点喷出来。

“南袭……你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对我这么善良了。”塞阳的声音充满了透明的感恩和喜悦。

“是吗？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南袭还是那一号表情。

果真是因祸得福啊！塞阳嘴角阖不拢的笑，整个人都轻飘飘、快意了起来。

她非但可以暂时脱离进皇宫的苦海，还重新赢回了南袭的忠心，简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亲上加亲，付出的血汗，老天爷总算给了她公平的代价，虽然有点不合逻辑，但又何妨！

塞阳的“公伤假”至今已放了快一个多月了，她康复的情况非常良好，已经像头健壮的小牛会吃又会跑，再加上南袭现在对她的“青睐有加”以及萨放豪三不五时温柔的探访关怀，两个傻瓜常含情脉脉的一对望便望了大半天，使她快乐的都要冲向青天，放假放的不亦乐乎。

这天塞阳闲来无事，支撑断骨的木板已经拆掉，她的四肢恢复灵活，赶忙换上银绿的新衣衫，花枝招展的跑到自家花园里的堤桥上故作风雅的赏花。轻叹万事万物的变化。一株大杏树在她头顶上荫翠着，大片阳光由树叶间筛落下来，风景好得令人目不转睛。

“总算我还保有点贵族的气质，如果给阿玛和额娘看到，一定甚感安慰吧！”塞阳的身子倚在拱桥上，长发飘飘然的，衣袖也飘飘然的，颇有几分娉婷之色，自己觉得十分长进。

塞阳笑颜逐开的接续咏道：“这当真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看来我的噩运就快尽数褪去了，只要时间一久，皇上就会忘了有我曾经入朝任职的这回事，他忘记，我便自此逍遥自在！”愈想愈得意，不禁有种苦媳妇熬出头的慨喟之气在塞阳心中升起，她既心满意足又觉得自己很天才。

正想象一切如意的美好处时，眼前这远将行而来的一个人却差点教她魂飞胆散。

妈啊——身穿大袖皇袍的那人，不正是皇上吗？

塞阳没敢再多看一眼，便掉转过头。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逃向自己房中，才踏入门槛就和一个不明物体撞了个满怀。

“哎哟！格——格！”南袭忍痛站起，一脸的菜色。

“别叫我！这下完蛋了……”塞阳顾不得痛处，匆匆的往屋里踱去，脸色相当凝重。

“格格！别进去啊！”南袭亦顾不得疼痛连忙扯住塞阳的衣袖，十万火急的说：“刚才王爷派人来报，说是皇上亲自移尊降贵的来探望格格的伤势，这会恐怕已经在路上了，王爷要格格快快前往六贝勒的房中安歇，千万别露出马脚……”

塞阳伸出去的一脚，闻言马上掉转方向，她还有心情喜孜孜的说：“还好阿玛英明，已有所安排，想得周到、很周到！”

“格格，现在不是废话的时候，您就快去吧！五贝勒会替您掩护，快点！”

在南袭的催促下，塞阳又像火箭射出似的冲往五贝勒托纳的房里，而等在房里的，非但有托纳，还有她额娘。

“塞阳！快！快躺下！”福晋一把将塞阳按下，胡乱的将被子往她身上丢，又要顾及将塞阳一头女子才有的飘逸长发给遮掩住。

“额娘，您轻点……斯文点……别紧张嘛！”塞阳才将被子盖好，只露出一张脸蛋来时，门外就已经开始骚动起了。

“皇——上——驾——到——”太监通报声传来。

皇上一驾到全体跪下接圣。

塞阳半眯起眼睛看着皇上坐到了她床沿海的椅子上，正笑吟吟的看着她，一旁的人全肃立无声，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皇上吉祥！”塞阳做出一个想起身的动作。马上就被皇上给制止了。

“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卿只管躺着休养便是，这些礼节，暂时全废了吧！”皇上温柔的说。

正中下怀！塞阳的确也没有要起来的意思，她身上穿的，是套道地的娇娇娃娃装，当然死也不能给皇上看到。

“多谢皇上体谅。”塞阳马上发自心底给皇上一个衷心感谢的笑容。还要装得十分虚弱的样子。好再多骗一些假来放。

“卿是为了我而受伤，我自然要多加体贴，否则岂不是辜负了卿舍命相救的忠诚了吗？”皇上盯着塞阳，十分怜惜的说。

“臣为皇上尽忠职守是本分内的事。皇上今天来看我。倒教塞阳感到汗颜，区区小伤，皇上不必挂心。”塞阳此时只想早点打发走皇上，叫她说什么甜言蜜语都不成问题。

“爱卿你——是不是有位与你容貌相似的姊妹？”退疑了一下，皇上终于问。

完了！去了！毁了！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话题太敏感，让皇上主动提起，稳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呃……皇上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塞阳硬着头皮说话。

“适才在来卿这里途中的堤桥上，我看到了一名女子凭窗而立，她举止风雅，容貌与卿一模一样，身着银绿衣衫，飘逸而动人，但尚来不及探个清楚，她便已匆匆离去了。”

“哦——她啊！那是……是……”塞阳支支吾吾，要说是谁呢？怎么办？真是头大……

“是谁？卿。”皇上眼眸发光，等待塞阳的答案。

“是……是臣的胞妹……塞阳格格，与臣只差一岁，所以……所以容貌有所相似，皇上看到的，大概是她吧！”

塞阳的冷汗流了一身，当面向皇上扯谎，她眼角余光撇到硕亲王爷和福晋的脸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惨白的像只鬼。

“应该没错，难怪长得这么像，简直如出一辙！”皇上颇为心花怒放的说。

“当然！打同一个娘胎出来的嘛！”塞阳口无遮拦的接了句话，一眼看过去，只见福晋正对她瞪着眼睛。

“这……塞阳格格她，还没有指婚吧！”皇上微笑着问。

“没，舍妹年纪尚幼，不太适合。”塞阳想也不想的就说。

“既然如此，那很好！很好。”皇上频频点头。塞阳望着笑颜逐开的皇上，不懂这“好”谓何来？别人嫁不出去，他高兴个鬼？

不过，这个答案在皇上打从硕亲王府里回到宫中的第二天，塞阳很快的就懂了。因为皇上的圣旨，明明白白的颁下来了。

八

皇上颁布圣旨，册封硕亲王府的塞阳格格为蜜妃，三个月后进宫。

消息一来，几家欢乐几家愁，如果册妃之事发生在半年之前，硕亲王爷一定眉开眼笑，大大的赞赏塞阳的光宗耀祖，但是现在，一切情况都在颠覆的状态下进行，教王爷怎么高兴的起来？他只有一个女儿，怎么当成两个人用？再生一个女儿也来不及了，更何况有没有“能力”还是个问题，要他不急出白头发来都很难。

就在塞阳格格被指婚，硕亲王爷合府都紧张万分，连额驸阿洛乘也都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相当高兴加上相当兴奋，那就是花痴公主端捷。

端捷一心一意想讨好梦中情人塞阳贝勒，心想这么一来，塞阳的妹子入宫为妃，她便可以近水楼台的全心巴结奉承了，这还不教她乐歪了嘴吗？

塞阳伤势恢复后，由太医诊断报告，一切无恙，皇上又迫不及待的要她入宫任职，非但给她升品加级，而且还官位不小。

纵然塞阳快被皇上给整疯了，但真相在硕亲王爷的怕死心态下又万万不能说，一缸子苦水没地方讲，塞阳白天要扮起笑脸在宫庭中与同僚们周旋打滚，学些不三不四的陋习。下了朝回到硕亲王府，又要看王爷和福晋的哀声叹气和愁眉不展，当真恍如身在人间地狱，没一时好日子。

这天黄昏时分，塞阳以为可以松口气回府休息，谁知道皇上一时兴起，要她陪着到御林里

打猎，她只好继续“工作”。

“卿，你看，满天红霞，气势磅礴，苍穹是如此辽阔！”皇上在马鞍上英姿焕发，意气风发的说，大队人马在后亦步亦趋的护驾着。

“嗯……美……”隐隐约约的，塞阳只答得出这一个字，她累都快累死了，哪有心情欣赏什么红霞？现在的她只要能坐下来好好喝碗红豆汤就心满意足了。

“卿，你说这白梅盛开，代表着什么？”皇上继续兴致勃勃的发问。塞阳在心里嘀咕着。

真啰唆！花开就花开，顶多代表花死不了就是，还能代表什么？“依臣愚见，白梅盛开，乃隐喻皇上廉明审事，照顾国事无微不至，当今天下的百姓们，有福了。”塞阳但愿自己说话的声音还算诚恳。

“说得好！”皇上微微一笑，按着问：“卿你自从伤后，似乎不怎么快活，是有什么事情在困扰着吗？不妨告诉我，我可以替你分忧。”

如果他不能替自己分忧，她塞阳就不知道谁可以了，大扫把星！这一切楣运都是他带来的！

“臣……”塞阳故意欲言又止。

“但说无妨，只要我能力可及，一定尽量帮你。”看塞阳有点迟疑，皇上反而更加大方的允诺。

“那么，臣就斗胆直言了。”塞阳明明已经喜上眉梢却又要装出分外为难的表情，“这……臣自从入朝当官以来，过去的理想都没办法实现，时间全花费在职责上，心情也格外忧闷，想必是臣的天性不适宜为官吧！如果得以免去官职，臣定然会自在许多。”

“卿你——是不是有意中人了？”皇上吟吟笑问。

塞阳愣了愣，“皇上为何如此问？”

“如果不是有了意中人，怎么会想要免去官职，多要些私人时间呢？”皇上自以为聪明的解答。

“没、没这回事！”塞阳摇手晃脑的回答。

“我不相信。”皇上淡然一笑，“只为了在朝任职就愁眉不展，烦恼成这个样子，实在教人不能相信啊！如果卿不愿意告朕实情，朕也就不再追问了，等你想告诉朕时，再说吧！”

脱离苦海的机会就这么告吹，没得到免职的好处，反而被皇上怀疑有了情人而不愿为官，塞阳要大叹：真是得不偿失。

端捷公主探头探脑的进入御书房，对着专心一意练字的皇上打鬼主意。

“皇帝哥哥！”端捷轻声细语的一叫，腻到了皇上的身边。

“怎么突然来了？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陪皇额娘散步吗？”皇上放下毛笔，微笑着问。

“人家想皇帝哥哥嘛！当然就迫不及待的先来看看您啰！”端捷娇态可掬的说。

“你的小嘴太甜了，想必大婚之后你一定能将额驸驯服的安安分分，半点差错都不敢犯。”皇上宠爱的捏了捏端捷的鼻尖说。

“我才不希罕将阿洛乘驯服呢！”端捷轻哼一声，不以为然的说。

“你不希罕吗？”皇上调侃的戏言，“额驸英勇过人，雄才伟略，是许多将门千金心目中的偶像人物，有他身为你的夫婿，你竟不希罕？”

“本来就是！”端捷撇撇嘴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天底下比他杰出的人才多的是，比他俊伟的男儿也多的是，我才不将他放在眼里呢！”

“咦？”皇上错愕的看了她一眼，似笑非笑，“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阿洛乘是你未来的丈夫，你应该要尊重他，并且好好维护他才对啊！”

“我想不出他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尊重维护的。”端捷神情讥诮，想也不想的回答。“怎么啦？你和额驸吵架了吗？怎么语气这么差？”皇上淡然的浮现出一脸笑意。

“皇帝哥哥！”端捷挪动了一下身躯，顿了顿，这才大胆明快的说“我……我不想和阿洛乘成亲。”

皇上瞬间锐利的瞅视着端捷，不想成亲？这可不是闹着玩，“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说完，端捷幽幽的叹了口气，接着才又幽幽的说：“我和阿洛乘的婚事是皇帝哥哥指给我的，我知道哥哥疼我，为我指了一门好姻缘，但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和阿洛乘……大概是没有那个缘分……”

皇上愈听愈好笑，直觉端捷简直是在耍小孩子脾气。

“你倒是告诉我，有哪一家的小姐是和男人有了感情才婚配的？”

端捷一时傻眼，愣愣的看着皇上。

皇上一见端捷的神情，便了然于心的问：“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中意了什么人？否则怎么忽然之间对阿洛乘嫌弃了起来？”

“我……”端捷凝眸含羞，不知如何启口。

“说吧！若你不说，我怎么替你做主？”

端捷忸怩的吞吞吐吐：“您答应我，千万别生我的气，也别生‘那人’的气，我才好说。”

“我答应！快说吧！到底是‘哪人’使得你如此倾心？”皇上一笑道。

端捷别过脸去，心里热呼呼的微微一头，这才脱口而说：“是……是塞阳贝勒。”

“塞阳贝勒？”皇上震惊愕然。

是他——

原来是端捷和塞阳早暗通款曲，怪不得塞阳会郁郁寡欢，原来是他心爱的女人早已有婚配，他是为了这件事在烦恼啊！难怪他不愿在朝任职，定然是怕长久和阿洛乘同朝工作，会忍不住的嫉妒他占有着端捷……

皇上酸溜溜的想着，愈想心中愈不是滋味。

如果拆散端捷和塞阳，他有绝对正当的理由，但是一想到塞阳昨天那张忧郁落漠的神情，他就有点于心不忍，但……要他大方的成全端捷和塞阳，他又有所不甘，纵然塞阳的妹子已经快进宫来做他的妃子了，他仍不想放掉塞阳……多么矛盾啊！“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皇上显得心不在焉的问。

“我们……”端捷娇嗲酥软的开口，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和塞阳算不算是有开始，正想着如何措词比较好。

“好了！不必说了，我全明白了。皇上微牵动着嘴角，罢了！何必听他们之间的情意缠绵呢！多听只有多心烦而已。

端捷感到莫名其妙，她都还没说呢！怎么皇上就明白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和塞阳开始的，她自己可一点都不明白，塞阳只怕也不明白。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反正她的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迎接她的，就是无边春意的快乐天堂喽。

皇上的最新旨意，端捷公主如愿以偿的和阿洛乘解除婚约，虽然闹得满城闲言闲语不断，但是两个当事人倒都高兴得很。

端捷喜上眉梢，毕竟皇上还是娇宠她，只要她想得到的，没有失手过。轻易放弃，至少他现在已经恢复单身贵族的身分，是项有利条件之一。

这对未婚夫妻就这么含笑说珍重再见，彼此给对方一个祝福的眼神，但都偷笑在心里。

“格格，你完了，端捷公主解除婚约，一定是为了你！”南袭铁嘴直断的说。

“神经病！”塞阳懒得理她，回到手中的风月书上，一边将果子丢进嘴里。

几天后，真的好的不灵壤的灵，这个神经病的预言果然成真了，硕亲王府喜事冲天，王爷沐浴接旨。

首领太监宣读：“硕亲王府塞阳格格册封贵妃，饶远公主——端捷婚配塞阳贝勒，两个月后同时举行大婚。”

圣旨宣读完毕，送走了大班报喜的太监人马，全硕亲王府已经兵败如山倒，完完全全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硕亲王八字眉下垂，嘴角也下垂，苦思不出良策，郁卒的等待这场大灾难来临。

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同时身为贵妃和额驸的塞阳只邪门的在一旁但笑不语。

“格格，你疯啦！现在还笑得出来？”南袭担心地望着塞阳。

阿洛乘这方面呢，虽然他失去一位有力靠山的娘子人选，但他一点都不难过，反正他现在心里喜欢的人不是端捷，而是一见难忘的塞阳格格，虽然塞阳格格即将入宫为妃，但他仍具有傻瓜般的大无畏精神，准备继续缠斗，不到最后关头，绝不

“这是喜事啊！我难得如此优秀，非但皇上看中我，连公主也跳出来参一脚，我怎么能不笑？”塞阳想也不想的说。

“塞阳……”福晋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额娘，您放宽心吧！反正女儿只有一个，就算到时要杀要剐，我也只能死一次，便宜占定了，吃不了亏。”塞阳嘻嘻一笑的说。

硕亲王睁大眼睛看着塞阳，怎么回事？莫非这个刺激太大了，她负荷不了，只好强颜欢笑。

原本沮丧的硕亲王反过来安慰塞阳了，“女儿，你别怕，就算要阿玛丢掉乌纱帽，阿玛也会极力保住你的，别怕啊……”

叫人别怕，自己牙齿却打颤，塞阳暗暗好笑的瞧着自己的老爹。

塞阳失踪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连宫里也没有告假，就消失的无影无踪。“说！这是怎么回事？”皇上大怒，拍着龙椅责问，而端捷公主则在一旁哭得梨花带雨，担心的不得了，她的老公，会到哪里去呢？

“启禀皇上，这……”硕亲王欲言又止，不知从何解释起。

“快说！”皇上的脸色凝重，语气欠佳，他就快要迎娶新妃了，而他的爱卿兼大舅子却突然影踪渺茫，教他怎么能不动怒。

硕亲王爷眼看着拗不过，快被皇上给生吞活剥了，只好吞吞吐吐硬着头皮将事情的原委一道来，足足说了一个时辰还不止。

听完前因后果，皇上不可置信的想了想，才问：“你的意思是，塞阳只有一个，而且是个女人？”

“是……”硕亲王将头低垂，万分没脸。

“这么说来，天天来宫里，陪在朕侧的塞阳——是女人啰？”皇上顿时亮起了眼，模样很惊喜。

“嗯……是。”硕亲王还是没敢抬头，太丢人了，要他当众承认这件家丑。

“那不是很好吗？”转念之间，皇上龙心涌起了一大片狂欢。

他原来就对男装的塞阳一见倾心，却碍于身分不敢说出口，找尽借口将她留在身边，难怪他对塞阳总有份说不出的爱怜之情，本来他还想不通的，谜底揭晓，原来她是女儿身啊！这就没错了，害他还一直以为自己对“癖好”方面突然产生了问题呢！羞于启齿了那么久，真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啊！塞阳在他身边这么长久，他居然都没有表示自己的心意，想起来就浪费，现在既然如道了真相，就要快点把握啊！将他喜欢的塞阳快快弄到手才是，以免夜长梦多，再出什么差错。

主意一定，皇上也不管其它了，直接说道：“硕亲王爷听令，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全部既往不咎，但你要将功赎罪，立即寻回塞阳格格，重新研定入宫之日不得有误！”

皇上这道亲口圣旨等于免去了硕亲王府欺君抄家之罪，使全府都大大的松了口气。

“臣——遵旨。”硕亲王府合府全跪，感谢皇上的饶恕之恩。

怎么会这样？端捷公主让这则意外的真相给吓痴了。

“皇帝哥哥！您听听看，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我不相信！”端捷泪盈于睫，踩着脚不愿承认。

“公主，您要节哀啊……”忽兰扶住公主，也掬了一把同情泪。

一场相思竟成空，要她怎么接受心爱的人是女子的事实？付出大把心血投资的对象，临阵逃之夭夭不打紧，还给她致命的一击……端捷又滴下凤泪了。

“我就出这一只棋，将你杀的片甲不留！”树荫下，大石边，塞阳掷下一棋子，坏坏的笑开了脸。

与她对奕的老人霎时变了脸色，颓然之情溢于言表。

“我认输了！”

此语一落，四周立即轰声雷起，塞阳拱了拱手，微微一笑，“认赔、认赔！自动点！输的自己掏出钱来，赢的自己把钱拿走。”

话声一落，铜钱纷纷落在塞阳身旁的布巾上，也有的人自动自发将钱取走。

原来塞阳在和人赌棋兼赌钱，玩得不亦乐乎，大叫痛快。

自从打硕亲王府私自逃走后，她没走得远，只到郊区的尼姑庵里借住，白天遛达出来挑战这些老年棋痴，夜晚则教庵里的尼姑们偷酒喝，日子过得惬意而实在，早将自己被册封为妃、为额驸的事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近她在这里就差点要据地为王了，邻近的人，已经没有一个不认识她。

“唉！这般的逍遥，哪里是深宫内院里的人能体会得到的呢？”人全散了，塞阳独自坐在大石上暂时休息，不由得感叹。

塞阳可是全天底下最只看眼前、不管以后的人了，明知道她的欺君罪还没解决，但她就是能统统忘记，先快意放任的出走再说，因为她始终坚持着一个理念反正天塌下来，也轮不到她先顶着，急有什么用？

“塞阳！”顿时眼前尘土翻飞，有人向她疾驰而来。

该死的！塞阳反射性动作的就想要跑，但没有交通工具的辅助，她当场就跑输了。

“塞阳！是我，你别跑啊！”马上轻轻跃下一人，塞阳溜眼一望，原来是萨放豪，多日不见，还真有点想念。

“咦？怎么是你？”塞阳止住脚步，来的人是她当初一见钟情的白马王子，她当然不可能再跑。

“你不希望是我吗？”萨放豪走到她眼前，笑了笑问。

“当然不是，见到你，至少比见到皇上好。”塞阳实话实说，现在她最怕的人就是皇上和皇上那个要嫁给她的怪妹子。

“你可知道现在满城风雨，谈论的全是你的事？”

“料想得到。”塞阳一个悉听尊便的表情，“这种百年难得一见的大消息，若不教众人嚼烂了舌根，怎么够本？”

“既然知道，你还躲在这里，打算一辈子不回京吗？”萨放豪似笑非笑的问。

“反正左右都是死路一条，我倒宁愿选择死在这里，起码快活些！”塞阳懒洋洋的回答。

萨放豪调侃的道：“你自然快意啰！这些人把你奉若神明，你的棋艺高杆，将大家唬得一愣一愣的，不快活也难吧！”

塞阳有些不好意思，她爬了爬头发，“你都瞧见啦？”

唉！真没形象，又教萨放豪多见识了一项她的恶形恶状，看来，想要掳获他的念头要暂时放弃了。

“跟我回去吧！大伙找你找得人仰马翻，硕亲王爷每天为你提心吊胆，你额娘天天为你焚香祈求，而皇上那方面，他已经不怪你了，早恕了罪。”

塞阳登时眼睛一亮，“真的？有这种便宜事？”

“我难道还会骗你吗？”萨放豪看着塞阳，眼里都是笑意。

“那么，为什么你会出来找我？这可不在你大将军的职责范围内。”塞阳吟吟一笑的问，虽然她身在郊区，但京城的事亦略有知晓，她知道萨放豪最近刚被任派为将军。

“自从你失踪后，我就焦急的不得了，日夜托人打听你的下落，但有一天突然转念一想，依你的性子，喜欢花花绿绿的生活，定然不可能走远，所以便沿着京城四郊，一处一处的找，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教我给找到了。”

“你还真了解我呢！”一朵娇憨顽皮的微笑挑在塞阳嘴角，她感觉到好窝心。

“若不是发生了许多事，我……”萨放豪停住了口，没继续说下去。

“什么？”塞阳鼓励的望向他，有点期盼。

“呃——没什么！”萨放豪顿了顿，风马牛不相及的说：“皇上已经重新为端捷公主和阿洛乘额驸指婚，要他们两个如期完婚，所以这块大石头，你也可以放下了。”

“哦——”塞阳想听的可不是这个，她有点失望。

“我们这就走如何？我想硕亲王爷一定迫不及待想见你了，还有你额娘。”

塞阳点了点头，终于，她还是要回到她肇事的热闹之地了，才离府没多久，她还真有点想念呢！

萨放豪跃上马背再轻轻将塞阳拉起，两人共骑在马鞍上缓步而行，秋风吹过，落叶飘落，靠得如此近，塞阳的心里暖烘烘的，她心想，就这么一直和萨放豪走下去吧！但愿不要再有倒霉事发生就好了。

塞阳格格回府了。

回王府之后，她才晓得事实与萨放豪传递给她的有所出入，端捷公主是又指婚给了阿洛乘没错，但是她自己却仍然得进宫为妃，且日期不变，而离所谓的大婚之日，就在不远了。

“烦——啊！”塞阳在房里胡乱走动，东翻翻西翻翻的，藉以消耗过多的精力。

“格格！稍安勿躁，先坐下吧！”南袭为塞阳倒了茶，又将整堆整堆皇上送来的点心糕饼往塞阳面前放。

“拿走，看了就心烦！”塞阳手肘抵在桌上支着颧，病恹恹的，对那些食物瞧都没瞧上一眼，径自对着珠帘子发愣。

“哇！真是难得，格格看见吃的东西居然无动于衷？奴才有没有看错啊？”南袭不敢相信的直摇头赞叹。

“你没看错，我的确一点也没胃口。”塞阳委靡的将头软绵绵的趴在桌上，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怎么啦！格格，现在事情都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王爷、福晋笑得阖不拢嘴，皇上非但没有怪罪下来，反而还要封您为妃，就快要进宫去威风八面了，您还有什么好烦的？”

“你不懂啦！”塞阳挥了挥手，一副不想多谈的样子。

南袭耸耸肩，实在不明白她家主子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好事全让塞阳给占尽了，连硕亲王向来最担心她会嫁不掉这件棘手事都一并获得解决，这不是很圆满吗？为什么她还整天愁眉苦脸，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要做新嫁娘的幸福女人。

南袭晃出了塞阳的房间，一会又晃了进来。

“格格！”南袭小手在塞阳面前招了招。

“做你的事，别理我。”塞阳还是有气无力的，维持着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姿势，能如此颓废还真训练有素。

“镇亲王府的萨放豪贝勒送贺礼来给您了，王爷要我来问格格，您要不要出去向客人道谢？”

塞阳闻言，咻的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马上恢复生龙活虎的正常模样。

“怎么不早讲？浪费我的时间……”嘴里叨念着，塞阳的手脚动作迅速，特意的整理过服装仪容后，神清气爽的来到前璃，楚楚然、盈盈然的站着。

“你来啦！”塞阳对着萨放豪巧笑倩兮，就像眼前看到的只有他一个人，把其余的家仆侍女都当成道具似的。

塞阳的人像迎风的帆，全开了。

“塞阳。”萨放豪站了起来，他的笑容还是那么彬彬有礼，神情教人看了也舒服。“你——好吗？”他向她招呼。

眼线实在众多，联想说句心里话都不方便，塞阳只能站在那里幽柔如梦的对着萨放豪笑。

塞阳当机立断的决定为自己制造机会，于是发话：“你上回说要带我见识见识广湖客栈的醉鸡，如何？今天有空吗？”

萨放豪不是笨人，当然知道塞阳的意思，他很合作的接过话尾，“格格如果肯赏脸，那是最好的了。”

“那么，我们就走吧！”计谋成功，塞阳笑开了脸。

两人正要出去，站在一旁伺候的老管家李嬷嬷却面无表情的开口了：“格格，您现在是有婚配在身的人，不太适合随便乱跑吧！再说，您又即将贵为皇上的妃子，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教我们如何向皇上交代？”

冷水泼得可真彻底，塞阳恨不得狠狠踢这不相识的婆子一脚。

正进退两难，南袭忽然冲了进来，二话不说的朝李嬷嬷急急喊话：“李嬷嬷！不得了！你侄女儿在厨房给热水烫着了，你快去看看啊！”

南袭死拉活拉的将李嬷嬷拖走，临跨出门前，她得意兮兮的留给塞阳一个古怪的笑容。

好家伙！南袭这小丫鬟的小心眼总算站在她这边了，塞阳开心的笑。

塞阳和萨放豪来到紫湖边散步，这是他们一吻定情的地方，虽然因为事情的变化而没什么发展，但塞阳仍没有忘记那个救她怦然心动的吻——她的初吻。

少女的“第一次”总是最甜蜜、最难忘的，尤其她的对象是这么一个器宇轩昂又温柔的男人，塞阳觉得萨放豪很有男人的魅力，若不是后来接二连三出现的那些倒霉事，她死也要施展小女人的勾魂术将他给钓上，凭她那张她自觉长得不是普通美的超级俏脸蛋，加上随时随地可以刻意营造出来的弱不禁风，只要如此这般，不费吹灰之力的，萨放豪一定会成为她的裙下之臣，终身对她爱若珍宝……

但……但无奈事与愿违，她——塞阳格格，号称堂堂满清第一大美人，端庄文雅的时候没人在场。但只要一不走运，粗野的杠龟相一定会让萨放豪给看见，流年不利，她不知道是招谁惹谁了，如今想重新扮娇柔样蛊惑萨放豪，真是有点力不从心啊？

“塞阳，过些日子你便要进宫里，这阵子的恭喜之声，一定听了不少。”萨放豪看了她一眼后说，他的眼珠深沉而且紧迫，像带着某种无形的热力望进她的心里去似的，而他的话，像是客套而没有任何意义。

“有什么好恭喜的？我一定过不惯那种日子，如果当初知道仍然要入宫，我就不会跟你回京了。”塞阳一副怨女幽幽的口吻，斜睨了他一眼，其实心里正想张口大骂，若不是你这只胡涂虫没打听清楚，我会变成什么鬼王妃吗？

萨放豪只是苦笑，“我也不知道情况会急转直下变成如此，谁也不知道皇上竟然还是要执意册你为妃，如果我早知皇上对你有非分之想，我也就不会带你回京了。”

“唉！什么事都没有‘如果’的，世事不能重来，也不能后悔。”塞阳用力的拨着湖边柳岸的叶子。

“你有什么打算？”萨放豪也只能陪着她慢慢的散步，不敢阻止她的暴力行为。

“什么都不能打算。”说完，塞阳回头朝他邪门的一笑，嘲弄地回了句：“嘿！皇上是当今世上权势最重的人，除非我想去跟阎王爷抢饭碗，否则就安分点，我全家老小还指望我光宗耀祖呢！尤其是我阿玛，依他最近咧起嘴笑的程度，我看不久就要帮他换副‘义嘴’了。”

“侯门一入深似海，宫廷里的生活明争暗斗的多，不过还好，薜妃已经在宫中多年，想必你不曾受到欺负。”萨放豪知道“欺负”这两个字是绝对会发生在塞阳身上的，只不过转换了角度，不是别的后妃欺负她，而是她一定会去以欺负别人为乐，而他这么说，不过是想引塞阳开心一点。

塞阳先是沉吟的用牙齿半咬着嘴唇，接着便抬起下巴无所谓的说：“侯门深似海的道理我懂，反正我早想开了，皇上的后宫那么多女人，现在他喜欢我，将来也一定会出现更年轻、更美的女人教他迷恋，到时候他还不是会将我冷落。与一大堆女人分享一个男人，很可悲，我倒希望能嫁给一个普通人，能两个人相守到老，至少他会一心一意的爱护我……”

塞阳的话教萨放豪沉默了好久，他何尝不想阻止这桩人人称羡的天作之合？他认识塞阳比皇上早，对她虽不是一见钟情（因为当时并不知道她是女子）倒也二见倾心，喜欢她怪怪的行为和笑起来明媚开朗、不见忧愁的笑容，更爱她洒放不羁的疯狂作为。塞阳奉命入朝任职时，他也在暗暗为她祈祷，祈祷少根筋的她不要露出马脚，只不过他向来不擅长表达，而没有说出口罢了。

如今皇上下旨册封塞阳为妃，他一个臣子，又怎么能跟皇上抢妻呢？纵然皇上的妃子多塞阳一个不算多，少她一个也没有影响，但是皇命难抗，怨天怨地都已解决不了问题，塞阳像颗璀璨的星星，距离他日渐遥远。

看着塞阳，看不出她心中的想法，他不能在此时卖弄他的坦白和诚实来试探塞阳，万一她的答案……

但愿他能知道塞阳心中真正的想法，也好教他理出一个方向来。

“格格，您要去哪里？”南袭本来卷着袖管在磨墨，伺候着塞阳练字，塞阳却突然二话不说的抛下毛笔站起来，让她出其不意的吓了一跳。

“没什么，我去透透气！”

说完，塞阳快快的步出房门，将一脸不解发愣的南袭给留在脑后。

翠绿湖边，这是塞阳平时最喜欢来的地方之一，满山苍绿映着碧绿湖水，花开成簇，薄薄的雾拢聚着，人烟稀少，只有几只水鸟在点缀着湖面，看来轻松惬意。

“如果我也能像鸟一样有翅膀就好了，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必受苦受难，当什么鬼

王妃！”坐在草地上，露水沾湿了塞阳的衣衫，她喃喃咕咕的在自言自语。

自从被皇恩浩大的册封为妃之后，她就再也心情愉快不起来，每一想到往后的青春岁月就要被关在那不见天日的地方，她就要抓狂，没有比被约束自由更教她难过的了，尤其和她过去的放肆生活一比较，她心头立刻涌出一股痛不欲生的感觉。

“皇上为什么会选上我呢？虽然我是很美没错！但他难道看不出来我根本不适合当个王妃吗？还是他这辈子没做错过事情，想找件事来证明自己不是圣人，也是会犯错的……唉！自古红颜多薄命，这句话就是为我而发明的，真是太贴切了，我的命——真苦啊！”

一大串话没头没脑的进出来，却没料到换来一阵俊逸的笑声。

塞阳的心猛然一跳，是谁？这里向来没有人会来。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开口，来人却自动自发的在她身边坐下，还柔柔的对她笑了笑。

“你怎么不怕？”萨放豪扬着剑眉，露出一个好看、性感的笑容。

塞阳看了他一眼，冷静的慢声说道：“怕有什么用？反正讲都讲了，想后悔也来不及，只不遇话如风、风如屁，没凭没据，就算真要威胁我，也没那么容易。”

“南袭告诉我，你心情不好，所以我到这里找你。”

“她跑去通知你？”塞阳睁大了眼睛，这个惊吓可比刚才乱骂皇上的话被听到了还过瘾，南袭居然会做这么大突破的事？

“有什么不对吗？”萨放豪笑吟吟的望着她问。

塞阳一下子脸红了，这不是太明显了，连南袭都看得出她的心意而将萨放豪找来安慰她，男主角岂有不明白之理？她的心撞进了温暖的湖水里，一时起不来。

“我……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那丫头，教她以后别再去麻烦你……”塞阳期期艾艾的说，充斥在她眼里的不是生气，而是飘远的神志。

“难道你不高兴看到我？”萨放豪嘴角挂着一抹会心而逗趣的微笑，这倒难得，塞阳居然会害羞？瞧她满脸红旦，红嘟嘟的小嘴边还泛着一丝愠意。

“当然不是！”塞阳不假思索的冲口而出，说完，她马上满脸通红的捂住自己的大嘴巴，懊恼已经来不及了。

真是该死！怎么给说出来了？要示爱也该在王府里先彩排彩排啊，否则多没气氛啊！女孩子家该有的矜持相文雅都跑到哪里去了？就算是萨放豪那一双深不可测的黑眼眸再会放电，她也不能让他迷得不但口吃而且变得痴笨啊！塞阳不断在心中严厉地指责自己。

萨放豪似乎很满意塞阳的答案，他吸了口气，眼睛直勾勾的望着她，“塞阳，我有话要跟你说。”

塞阳才稍稍恢复一点点正常，正双手交叠，眼光偷偷瞟向萨放豪，但这一刻又教他的话给吓得心脏差点无力。

他的语气这么正经，表情这么庄重，想说什么？

“你……你有话就说，不必这么客气，我……听着。”塞阳又开始找地上的杂草了，脸上的心窝深深的漾着，藉以掩饰心里的不安，她不能遏止自己内心那股浪潮，等待着他的话。

他是这样让人无法拒绝呵！

萨放豪眼光既清亮又温存的看着她，接着，他缓缓的伸出手去，悄悄的将她的手给握在手掌心里了，塞阳心中一阵悸动，就任他握着不动。

萨放豪不再游离塞阳企盼的双眼了，他定定的望着她，眼神略微激动的说：“塞阳，记得我在紫湖画舫袭吻你的事吗？当时我便已经想要娶你为妻了，你的活力、洒脱深深吸引着我，在舞剑大赛被你刺伤而揭开彼此的误会，我以为是一个转机，却没料到事情变化这么大，你竟然会被皇上召进宫里任职，又被端捷公主给缠上。

“现在好不容易是风平浪静的时候了，我以为可以正式的向你求婚，你却又即将入宫为妃，这些话在我心里犹豫考虑了好久，我不想增加你的困扰，知道说出来也是无济于事，毕竟你快变成皇上的人了，我又怎么争得过皇上呢？现在我说出口了，就算不能改变什么，至少也表达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诚意。”

塞阳听得目瞪口呆，心里掠过一阵几近痛楚的激情，“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她低低的、幽幽的问。

“我没有机会。”萨放豪轻叹，“我希望你对我有一番认识，至少要在彼此不陌生也不讨厌的情形之下，而且我知道你当时尚未指婚，才有把握你不会拒绝我，谁知道后面接踵而来发生的事，让人措手不及。”

“你现在说这些，只会教我更难过。”塞阳闷声应了句。

“至少我要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份感情的存在，迟来的告白总比一辈子被蒙在鼓里好，如果

这会令你烦恼，我很抱歉……”萨放豪的笑容隐没了，声音也低沉了。

“你为什么要说抱歉？因为我……”

塞阳伤风感冒生了病，皇上体恤，延后她进宫的日子，要她好好将病养好，一切不要挂心，等身子好了再说，这使得塞阳大大的松了口气，因祸得福，虽然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快被折腾死了，还好皇上现在宠她，都以顺她的心意为重，虽然有点气馁皇上没将她休掉，但她仍努力不懈，立志做“休妻”。

“格格，你还没入宫就已经这么得宠了，等到正式入了宫，一定很快就可以把皇后做掉，自己当皇后！”南袭眼见情况对塞阳大大有利，忍不住喜孜孜的在塞阳床前叨念着。

“你有妄想症啊？”塞阳冷冷的扫了她一眼，“当今皇后已经生了一堆儿子，东宫太子都已立下，就算我是种猪，速度也赶不上她的历史悠久。”

“话不是这么说！”南袭径自喜上眉梢，“所谓重质不重量，皇上喜欢格格，这往后二、三十年都往格格寝宫里临幸，谁能比得上您？”

“你当皇上白痴啊！”塞阳又给南袭一个超级大大白眼，“皇上的品味没有那么差，三十年后的我早变成了个没什么新鲜感的老女人，皇上才巴不得天天不要”

塞阳没有说下去了，她主动用手勾住了萨放豪的头颈，用缱绻之情柔柔的将他包围住，她献上了自己的红唇，软软的堵住了他的，由坦率的行动说出了自己的爱。看到我呢！”

“唉哟！不要那么实在嘛！至少现在皇上就是爱上了格格，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啊！”南袭与致不减的说，“奴才猜想，皇后和众家嫔妃们一定都如临大敌的在观望格格的病情，将您的生死置身于度内啊！”

塞阳没好气的调侃她说：“什么时候学问进步这么多？怎么都没有通知我？”

“奴才这是向您学的，都是格格调教有方……”南袭沾沾自喜的以为塞阳真的在称赞她。

塞阳叹了口气，若能像南袭这样，未尝不是一种傻瓜人的幸福，至少她就很羡慕南袭冷面笑匠的本领。

“南袭，其实我并不想进宫，宫里的生活，一点都不适合我。”塞阳实话实话，将南袭的幻想打破。

但南袭很快的接口道：“奴才自小伺候着格格长大，自然知道像野马一样的格格是绝对无法适应宫中严肃、拘谨的规矩。”

塞阳拿眼瞪她，不作回答，真是好家伙！得寸进尺。

“但是，奴才也知道格格不想进宫，绝不是单单只为了不喜欢宫中生活这等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而是……”南袭神秘的看了塞阳一眼，诡异的笑弯了眼睛才说“而是——别——有——情——怀。”“什么情怀？”塞阳轻松的问。“‘有情人’的情怀啊！”南袭答得倒顺口。

“你又知道些什么了？”塞阳微感好笑又有点亢奋，和南袭的谈话使她想起在绿草湖畔和萨放豪的热吻，那天过后直教她久久都无法忘掉，那一吻远比他们之间的第一个亲吻来的教她心醉神迷。原来和一个相爱的男人唇齿交融是这么美好的感觉，整颗心像无法降落，凌空跃起，只想永远偎在情人怀里。

“奴才知道格格的心事。”南袭有点得意的看着塞阳。

“哦？”塞阳给了南袭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说来听听。”南袭挑起了眉，像中奖似的乐道：“格格心里有人，所以不乐意进宫，而那个人就是镇亲王府的四贝勒爷，奴才说对了吗？”塞阳被说中心事，也不气恼，只泰然一笑，故意沙哑着声音恐吓南袭说：“你好大的胆子！我就快入宫为妃了，还容得了你在这里胡言乱语吗？”

南袭咯咯的乱笑，“格格，您别否认了，反正你们也不会有结果的，您就不必死鸭子嘴硬，这个秘密只有咱们俩知道，奴才晓得轻重，不会说出去的，放心！”

“谁对你不放心了？”塞阳望进南袭的黑瞳，以食指轻抵着她的唇，轻轻的微笑着说：

“你最好去说给全天底下的人知道，愈多人知道愈好，顺便叫皇上放聪明点，如果他识时务的话，就快些成全我和萨放豪，免得我两地相思，无穷痛苦。况且我这个人向来是没有什么仁义道德观念的，就算进了宫，我不能保证不给皇上绿帽子戴，所以啰！为了节省他日不必要的纷争，还是请皇上早点休了我吧！”

“格……格格……您怎么这么乱讲话啊！”南袭闻言舌头立刻打了结。

“我是认真的！”塞阳娥眉轻蹙，握紧了拳，“我要设法不进宫，无论用任何方法。”

南袭傻傻的问了句：“还有什么方法可用？”

“笨蛋！”塞阳终于逮到机会消遣南袭，“我若知道，就不必在这里与你闲扯屁了，用你的脑子吧！再不用，会生锈！”

南袭委屈的又要开口，忽有侍女急急忙忙来跪报。

“格格！皇上来了！”

塞阳和南袭对看了一眼，都觉灾难无限。

“他来干麻？”塞阳疲倦的低吟了一声。

“格格，奴才求您待会儿可别乱说话，否则王爷和福晋会……”南袭像个老太婆似的又要开始千交代万交代。

“我知道！快帮我把被子盖好，我要装睡，你别说溜嘴了，就说我刚睡下。”塞阳贼兮兮的说，“嘿嘿！如此一来，皇上就会舍不得将我吵醒，舍不得将我吵醒，我就不必和他说话，不和他说话，我就不会心烦虚脱，太妙啦！”

南袭还来不及反对这个欺君的烂主意，塞阳就一个头倒下，开始沉沉的呼吸，像是睡得好熟。

皇上由几个太监陪着进房了，南袭顾不得塞阳，连忙跪安。

“塞阳格格她——睡了吗？”皇上自动自发的坐在塞阳床沿，很满足的看着她绝美的睡脸，柔声的问。

“回皇上的话，格格昨天夜袭睡得极不安稳，才刚睡着。”南袭不敢看皇上的脸，低垂着头回答。

“既然如此，我就不吵她了，你们全退下吧！我在这里坐一会。”

皇上的命令一下，连南袭这个贴心侍女也不得不暂时回避，霎时间，整座院落静悄悄的，只余塞阳不规则的心跳声和皇上款款深情的呼吸声。

“塞阳……”皇上轻唤她的名，过了半晌，假寐的塞阳感觉皇上的手指移到了她的唇边，他动情的在轻抚着她的唇线。

塞阳拼命的教自己镇定下来，告诉自己她又不是青涩的黄毛丫头，千万忍着，只要她一动，就势必会拆穿自己的西洋镜，再克制一点，谁教他是皇帝呢！

皇上对塞阳的迷恋好象不是摸着她的嘴就可以解决的，他俯下身去，不想惊动她，只轻轻的拥住了她，用一种极温柔的姿态。

塞阳任由他抱着，两个人都没注意到门外伫立着一个落寞的身影……

十

皇上为镇亲王府的萨放豪贝勒指婚，对象是十四公主康舒，这个消息塞阳是在用晚膳时听硕亲王爷和她几个在朝任职的阿哥讲起的，大家除了表示羡慕之意外，她几个兄长还互相调侃了一番，看看下一个会是谁有萨放豪的好运气，能当上额驸，这些嘻笑的话听在塞阳耳里却是五味杂陈，分外不是滋味，连饭都只扒了两口就不吃了。

“哼！有什么了不起嘛！额驸？我还不是早当过了！”塞阳回房里喝了两杯小

“什么十四公主！分明就是条小狐狸精！”塞阳咬牙切齿的骂。

“格格，康舒公主虽然不是皇太后亲生，但也是您将来的小姑啊！这样背地里损她，不太好吧！”南袭似笑非笑，揶揄地说。

“什么小姑？”塞阳瞪了她一眼，“老皇帝妻妾成群，儿女泛滥，要这么讲，我小姑可多着呢！”

南袭微微一笑说：“其实格格何必介意？如此一来，您与萨放豪贝勒便是名正言顺的亲戚关系，将来走动的勤些，也没人会起疑心啊！岂不便宜格格了？”

塞阳缓缓的露出顽童似的笑颜问：“你在鼓励我红杏出墙？”

闻言南袭连呛了好几口，赶紧闭上了嘴巴。

隔天，塞阳特地亲自准备了一大车高贵华美的礼物命人送到镇亲王府，恭贺萨放豪的“高中”。

当天下午，萨放豪也回了一份厚礼给塞阳，在礼物中，有一份回函，指明要塞阳亲启。

“情书耶！好令人感伤啊！”南袭双眼发亮的起哄。

“你废话真多！”塞阳瞪了她一眼，喜忧参半的眼眸，灼灼燃烧着热情的不安。

信里是一阙简短的词，萨放豪刚劲有道的笔迹写着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南袭偷眼瞄到，兴奋的直尖叫：“格格！贝勒爷也在鼓励您“爬”墙耶！”

塞阳满心酸楚的将信纸拿到胸前，想不到她小心眼的送贺礼过去，他居然会回这么一封柔而含情，令人读之心迷的情书来。

他真的是这么想吗？照字面上的解释来看，他说只一回的相逢，可以化解无限的相思之苦，纵然相会之日难定，但若两情真而久长，又何必一定要厮守在一起呢？

罢了！算他说的有理，反正南袭也挑明了说，进宫之后，她与萨放豪便是姻亲关系了，管他娶什么十四公主，到时候她与他要如何暗通款曲，又有谁可以管得着她？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窗外疾风劲雨的，塞阳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萨放豪的影子。

终于又熬了半晌，她忍不住爬起身穿上皮裘，披起红斗篷，手打着油纸灯笼，她蹑手蹑足的打开房门，不敢弄出半点声响，一个人静悄悄的来到马厩，牵出她的骏马。

“走吧！骏儿，快带我到萨放豪那里去，令夜如果不见着他，我是怎么也睡不着了！”

翻身上马，塞阳提着缰绳往后门奔去，寒风凛冽，红斗篷随风翻飞了起来。

同在京城，路途并不遥远，塞阳只费了一会工夫就到镇亲王府了，只可惜大半夜的，整座王府门禁森严，大门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塞阳只能在马上凝望，想象着门里的世界，想象拥着萨放豪的温暖。

不知道过了多久，久到塞阳直觉得自己快冻死了，突然之间，那扇红色的大门居然缓缓开了，先是露出一条缝，按着，一个人影出现了。

塞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眼前这个景象是梦，她但愿永远生活在梦中。

“塞……阳？真的是你？”萨放豪的惊讶比起她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非但如此，他眼中的爱意，也是浓烈的。

塞阳在黑夜中更显得眉目如画，楚楚动人，她正对他善意的微笑着。

塞阳不禁泪雾泉涌，生平第一次，她知道什么叫伤心，她快速翻身下马奔到他怀中。

“你——怎么会来？”双手轻轻拥住塞阳的肩，将下颌抵在她的额前，萨放豪仍在不确定中怀疑。

塞阳轻轻摇了摇头，也兴味盎然的问：“你呢？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出府来？”

“我也不知道，就是有股冲动，想出府来看看。”萨放豪答得很诚实，这正是他刚才的感觉，当时他正坐在房里，眼里看的是塞阳早上派人送来的贺礼，不由得心里烦闷，于是就移动步伐，想出府散散心，没想到他朝朝暮暮思念的人，居然会在深夜伫立在府外。

“我真感谢你的冲动，否则就算整晚罚站，我也没办法见到你的人。”塞阳有点羞涩，却又笑意燕扬的说。

“塞阳，你真比我想象中的勇敢。”萨放豪紧紧拥住了塞阳，语音低柔的在她耳畔说。

“夜半逃家私会情郎，就算得上勇敢？我这种行为，不会教你看不起？”塞阳蹙起了眉尖将脸颊埋在他胸前摩挲，醉意醺然的问。

“我希望自己也能有这种勇气。”萨放豪不由得叹了口气。

塞阳听见他的叹息声，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她不胜歉疚的颤音说：“再过些日子，我便要进宫了，而你，也要与十四公主完婚，到时候就算我想同现在一样来私会你，也没有可能了。”

“那天我曾去镇亲王府探望你，皇上也在，所以我就走了。”萨放豪没说出自己当天所看到的书面，因为他知道就算说了，也不能如何。

“啊，你……”塞阳抬起头愕然的望着他，他曾去探她，而她竟全不知情。

塞阳仿佛受万发箭穿胸而过，唇角僵着令人不舍的苦笑。

一番话说尽两个人的无奈，即将贵为王妃的塞阳和即将成为额驸的萨放豪，互相拥抱着，却默然无语。

萨放豪猝然堵住塞阳颤动不已的柔唇，魂萦梦牵，魂萦梦牵……魂萦梦牵！

大病初愈，塞阳穿上男装，理理腰间戴着的玉佩。

“格格，您怎么又穿成这样，您想去哪里？”端着炖品托盘进来的南袭惊讶的看着塞阳，眼里有着不以为然。

“今天天气不错，我想随便出去走走。”塞阳自顾自的整理衣衫，不看南袭一眼。

“格格！你现在的身分今非昔比，外头都是皇上派来保护您的侍卫，走不出去啊！”南袭忍不住的又说。

“我知道——”塞阳拉长了声音，显得不耐烦，“就因为走不出去，我才换了这身衣服。”

“格格，您别再闯祸了吧！眼看大婚的日子就快到了，万一格格有个什么意外，奴才就完了！”南袭来回走动，一副天已经塌下来的表情，像只老母鸡般聒噪着。

塞阳只是抬起头，朝她开怀一笑，事到如今，我还能闯什么祸？该闯的祸不都给闯完了吗？安啦！”

说完，塞阳即转身走出房门，颇为怡然自得的神态犹教南袭不能放心。

京郊外长城黄昏时分，风和云淡，茂草染白的山头，芒草长长飘扬着，透着份萧瑟美感。

蒲公英轻巧的在飞着，塞阳将马放任自由的踱着，自己则顺着小径，缓缓登上了长城，远眺着另一头的山崖，一望无际的茫白，不知道那里的云乡是否比较自在？

伫立良久，塞阳的心思飞不回来，但忽然一阵骚动鼓噪干扰了她，显然是有人也上山来了，塞阳转过身去，直觉有点扫兴。

然而映入眼帘的人，竟是趁着兴致好，微服出游的当令皇上——塞阳未来的夫婿。

“皇上——”塞阳愕然片刻，不禁懊恼怎么这么不巧，偷溜出府，随即被逮个正着。

“塞阳！”皇上则是一派乐不可支的模样。

两个人对看了一会，皇上命令众人都退得远远的，意图明显，他想单独和塞阳相处。

“你的病，全好了吗？”皇上走到她身边，温柔的问，眼里都是关怀。

“嗯。”塞阳含糊的应了句。一旦她承认身体无恙，就没有理由再拖延进宫的日子了！皇上可真贼啊！

“那就好，你生病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常常想去看你，但又有诸多的不方便。”皇上松了口气似的说。

塞阳只能呵呵傻笑，“我没什么，皇上还是要以国事为重。”她自觉回答得很得体。

“如今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到处一片祥和，难道你觉得我没有把心思放在国政上？”皇上不疾不徐的问她。

“不！不！臣不是这个意思！”塞阳赶忙蹙脚的答。

“还‘臣’呢！你就快是我的妻子了，还改不过来？”皇上促狭地说。

塞阳恨不得立即有地洞可钻，堂堂未来的大清王妃，竟一副雌雄难辨又阴阳同体的样子，皇室的脸，可全教她给丢光了。

皇上志不在笑塞阳，随即从容的瓦解了她的尴尬，“塞阳，说实话，我还真怀念你在朝中陪伴我的日子，那时你是我的臣子，老是活力充沛的在殿中莽莽撞撞，行动起来精神十足，笑的时候更像是天下无难事，我很羡慕你的自如潇洒，每次一看到你，我就会暂时忘了身为皇帝的一些禁忌。而跟着随兴起来。”

塞阳听了一愣，这些话，皇上从没对她说过，半晌之后，她才缓缓的开口。“如果可以，塞阳宁愿再回朝当皇上的臣子，回到过去在朝殿与皇上谈论国政的时光。”

皇上的眼睛不期然的和她相遇。

“塞阳，你现在不快活吗？刚才朕登上城时，我看到你在叹气。”皇上镇定的反问。

“我并不适合当个王妃，比较起来，塞阳还是喜欢当个臣子。”塞阳勇敢的看着皇上回答。

“这是多少女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你一点都不希罕？”皇上有点悒悒然。

塞阳张开她那两把黑刷似的睫毛，以最诚实的眼眸，轻声的说：“塞阳知道皇上对我好，我犯下这许多欺君大罪，皇上非但没降惩，反而要塞阳做皇上的妃子，塞阳真的感到很受宠若

惊，但是，塞阳一向自由惯了，我的快乐，并不在皇宫里，如果我进了宫，可能会不再快乐。”

“塞阳……”

塞阳眼中有一闪而逝的畏惧，但亦只在那一瞬间，接着便更坚定的看着眼前这位号令天下的王者之尊。

“皇上，塞阳不识抬举，其实……我心里早有喜欢的人，我们虽不曾私订终身，但若不能和他相守白头，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我知道这很大逆不道，不过现在说出口了，我心里觉得分外轻松，皇上如果要降罪，我也没有怨言，只求皇上不要迁怒于硕亲王府。”

“你……这话当真？”皇上苦笑。

“塞阳不想欺骗皇上。”塞阳阖上眼，毫不迟疑的回答，她那百合般纯洁的脸庞，已说明了真实性。霎时，皇上被她如此直接，没有犹豫的答案震慑住了。

“你可知道，我很喜欢你？”皇上轻啜了一声。

“塞阳很感激。”

塞阳还没睁开眼睛，却感觉到一阵温暖靠近，皇上湿润的唇压止了她的，只轻轻的印在上头，呼吸喷在她的鼻端，旋即离开。

睁开了眼，塞阳有点意外和不知所措，因为她能感觉到皇上的动情和不舍。

“是……萨放豪贝勒吗？”皇上突然看着她的眼问。

像被针戳似的惊跳了起来，塞阳脑海短暂的呈现混沌，她轻咬了一下嘴角，思忖着要如何回话。

“你不必回答我，你的表情已经说出了答案。”皇上目光炯炯的注视着她，眼中并没有怒火，反是微笑。

“皇上怎么知道？”塞阳见皇上没动怒，也缓缓露出一个顽童似的笑脸。

皇上抚着下巴，兴味盎然的说：“萨放豪在今天早朝上回绝了十四公主的婚事，并且坚持要撤下官职，永不入朝。”

皇上的话，一字一句打在塞阳心上，教她直感到惊心动魄。

“他……真这么说？”“君无戏言！”皇上微微一笑。

“皇上打算怎么处置？”塞阳虽然心里正怦然跳动，但却要力持庄重，大着胆子问，她相信皇上不是个不讲情理的人，阴霾终会转为晴天。

“你希望我怎么做？”皇上的表情是纵容的，他故意反将她一军，“将你拱手相让吗？”

“谢皇上！”塞阳连忙跪下。

皇上洒然一笑，也不伸手拉她，只敛起眉，缓缓的道：“我还没答应呢！别谢的太快，教我没有反悔的余地。”

“谢皇上！”塞阳还是这么一句。

皇上看着她，嘴角勾勒着一抹笑意，他摇了摇头，声音暖和如醇酒，“真拿你没有法子，谁教我不忍心看着你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妇人呢？”

塞阳跪着，沉默的不敢插嘴，在皇上面前，她头一次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半晌之后，皇上缓缓的闭上了眼睛开口：“你走吧！快走！则让我后悔，否则我可就不会再放你由我身边逃走了……”

塞阳心弦为之震颤，她充满感激的看了皇上一眼，然后起身突兀的向前抱紧了他一下，随即转身飞奔而去。

晚风中，大片白芒草的山头只留下皇上，在望着塞阳疾行渐远的身影中他叹息一声，纵然身为九五之尊，但世事岂能尽如人意？这件事情，就当成他和塞阳君臣之间永远的秘密吧！从今尔后，他将把塞阳开朗的笑容和活力，都搁在心底。

桃花舞春风！

今天是塞阳格格这个大麻烦要出阁的日子啰！硕亲王爷宿愿了矣，高兴的嘴角都阖不拢，虽然塞阳没嫁给皇上，但好歹总算也要嫁出去了，省得他一天到晚在她后头收拾残局。

“说！你到底是怎么得罪皇上啦？皇上怎么会突然又不要你进宫了呢？”那天，硕亲王下朝后，就这么气急败坏的拍桌子质问塞阳。

“不——告——诉——你！”塞阳回给硕亲王一个暧昧了然的诡异笑容，让硕亲王浑身不舒服。“你、你、你给我说个明白！”硕亲王满屋子追着塞阳问，手指头甩啊甩的，福晋看得

心惊胆跳，生怕他把手指给甩掉了。

“王爷啊！你就好好静下来听塞阳说嘛！不进宫，又没什么大不了……”福晋在后头好脾气的劝着。

“什么？你还帮她讲话？”硕亲王的矛头一下子转向福肋鼻尖上，看看！这就是你调教出来的女儿？好不容易给她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却……却搞成这个样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塞阳趁内乱跑了。

隔天，镇亲王府大队人马来提亲，人家前脚一走，硕亲王爷马上得意兮兮、红光满面的自吹自擂。

“我说嘛！咱们女儿生得芙蓉花似的，当然人见人爱，走了一个皇上不要紧，马上又来了个贝勒爷，嘿嘿！好！好的很！”

南袭掩着袖子，小小声的附耳过去问坐在一旁正笑眯眯的塞阳，“格格，王爷现在口里的乖女儿，就是昨天他嘴巴里的那个不肖女？”

塞阳笑着猛点头，“没错！没错！”

亲事就这么说定了，福晋进房里跟塞阳提起，询问她的意见时，塞阳整个人高兴的跳起来，乐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

“额娘，我愿意！我愿意！”塞阳情不自禁的直欢呼。

福晋斜着眼，脸孔扭曲的看着塞阳，没想到一桩婚事能教塞阳失态成这副鬼德行。

于是两大王府订下日子，由皇上亲自指婚，在这段期间里，塞阳终于肯安安分分的待在府里，按照规定，尚未出嫁的准新娘子是不能和未来夫婿见面的，但是他们以书信往返，写得不亦乐乎，塞阳这辈子还没写字写得这么勤快过呢！

婚礼来临这天，塞阳在南袭和一大帮侍女的手忙脚乱下穿戴整齐，头上簪着珠坠翠绕，一件描金绣凤的新娘衣裳着在身上。她坐在轿里，由硕亲王府给抬了出去，鼓乐队和仪仗队在前头敲敲打打的，鞭炮声更是从好几里外就可听闻，而萨放豪则是骑在马上引着花轿，震耳欲聋的欢贺声中，她只能待在轿里，想偷看他一眼都不能。

“格格，您忍着点，快到镇亲王府了。”还是南袭了解她，不时的将头贴到轿边和她说话解闷。

“我努力忍着！”塞阳嘟了嘟嘴，一边腾出只手来搨搨风，一边拉拉领子说。

“格格做得很好，就快大功告成了……哇——”

塞阳听到南袭这声恐怖绵长的哀嚎，她反射性的将布帘掀起，眼前是一阵混乱的局面。

侍卫随从乱成一团，婢女、嬷嬷们则拥在一堆互相推挤着，几十个留着落腮胡，样子粗野、像透了江洋大盗的粗壮男人正拿大刀乱砍乱杀着。

看样子，是遇上土匪拦轿抢劫了。

塞阳双眸泛起了兴奋的光芒，浑然忘了这是自己的婚礼。

“好啊！这才象话嘛！”塞阳不由得抡起了拳头，笑意盈然，她拉起碍事的长裙角，弯起身就要出花轿去参一脚。

“格格！您要做什么？”南袭大惊喊着，一把拉回了塞阳喜孜孜即将冲出去的身子。

“你没瞧见吗？帮忙啊！”塞阳责怪的看她一眼，颇有真是多此一问的意思。

“算啦！这些，留给侍卫们去解决吧！”南袭用一种连自己都佩服自己的镇定语气瞄了瞄塞阳说，“您一出马，格格想给四贝勒多制造出个情敌吗？”

塞阳顺着南袭的眼光望过去，随即心领神会的嘿嘿笑了。

原来，迎面而来，在马上英姿凛凛，带领追赶逃匪的将军，是位剑眉朗目的俊男儿呢！